碟形世界·第一卷

魔法的颜色

文: 【英】特里·普拉切特

译: L空间私译坊

版本号: 1.0

译者序与重要声明

本人第一不喜欢看序言,第二不喜欢译者过度刷存在感。推己及人,借用一页左右的空间说说几件绝对有必要申明的小事儿。

首先: 为什么要做您正在看的这东西?

时间回溯到 2006 年左右吧,我顺藤摸瓜,看斯蒂芬金《黑暗塔》的时候顺着十二撑天梁守护者里面那个龟的梗找到了一个系列小说叫《碟形世界》,一看之下五体投地,跑去安利给橘子,就是我老婆。橘子说好啊,只要我给翻译她就去看。我试了一下……笔力不足,译文连自己都不满意,兼且考虑到大部分时间都被打游戏、睡觉、摸鱼占用,就暂且搁置了。硬翻译了给原作者抹黑还不如就那么放着呢。

快进到 2018 年,我终于觉得功力差不多够格了,开始动笔。这时《碟形世界》在国内的情况已 经很是一笔糊涂账了。前面一小部分已经有人抢在我前面出了中文版,但小说版权几经易主,旧 版断货、新版没有。所以我琢磨莫不如就从头开始吧,从第一卷开始重新发明轮子。

其次: 今后按照什么顺序翻译?

按原作出版顺序。虽然普老爷本人曾经表示前几部手法稚嫩、设定和后面不符,推荐读者们把作品按照主角分成系列看,但是那么看更混乱。《碟形世界》大致可以分成几个系列,包括灵思风、女巫、工业革命、城市警卫、大学教员团、死神等,普老爷大体上是随心所欲跳着写,同一系列里两本书之间要夹好多其他东西。他还有个习惯就是边写边加设定,往往是影响全局那种大设定。真要按分系列看,您三五不时就会发现突然冒出来个闻所未闻的人或事,完全没有解释,偏偏书中所有人物还全都不见怪,天经地义似的继续往下演。所以虽然前几卷跟后面各种不搭,咱们还是按创作顺序慢慢来吧。

第三: 为什么这个译版大概从第二章结尾分界, 前后味道不大一样?

说来话长。我开始翻译《魔法的颜色》大概是在 2017 年 9 月,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约 2018年 1 月)临时和出版社合作,跑去先翻译了《碟形世界》第二十二卷(《The Last Continent》)和第三十七卷(《Unseen Academicals》),11 月末才回来把第一卷后两章补完。如果您觉得前后味道对不上,那是因为时隔大半年和两本书,我技能熟练度又升了几级。事

到如今已经懒得从头修改。刚好普老爷创作本书的时候貌似也在第二三章之间隔了很久,导致人物性格都前后不一。就当这是个.......奇妙的巧合吧。

第四: 封面那个版本号是干嘛用的?

如前文所说,前两章的翻译零零散散,拖得也长,后来整理汇总散稿的时候我发现居然有十七八 页找不到了……临时重译补全的。其他部分我重理了一遍,好像没缺什么,就姑且算齐全了吧。 如果哪位发现还有其他遗漏部分,请不吝告知,我补完后会更新版本。联系方式:

新浪微博: @高飞他爸爸

如已炸号请用电邮联系: chassit19@outlook.com

严正声明:此译本未经出版社授权,纯属个人爱好项目,本人无借此营利的打算,也请他人万勿派作商业用途。如出版社对"L空间私译坊"有异议,请随时与我联系。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再跟你们合作,各种可抗力和不可抗力限制太多了,不过具体怎么办可以再商量。

感谢橘子充当此系列译本的第一个读者,并辛苦帮我编辑审校。只要你能喜欢就好。

I love you, always.

引子

在一个毫无新意的遥远宇宙里,乌漆麻黑的星界位面中,星云起伏翻涌......

看啊!

神龟亚图因穿越星海,缓缓地游过来了! 从容不迫的四肢挂满氢气结成的冰霜,历尽沧桑的巨壳遍布流星留下的弹坑,海洋般宽广的眼眸蒙着泪水和星际尘埃,坚定地望向旅程的终点。

亚图因的大脑有如城市般巨大,思考速度之缓慢堪比板块漂移。能让它惦记的唯有一件事: 背上的负担。

负担大部分来自四头大象: 贝瑞利亚、图布尔、大泰丰、耶拉金。它们用肩膀托起了碟形世界。花边般的瀑布围绕世界边缘倾泻而下,湛蓝色的天穹笼罩整个世界。

截至目前,天体心理学家们仍未确定大象们的心理活动。

直到被小国克鲁尔¹确切证明之前,神龟的存在一直都是个假说。克鲁尔紧贴着地缘飞瀑,境内最陡峭的山峰则探到地缘之外。于是克鲁尔人干脆在山峰之巅搭了一套巨大的吊车和滑轮组,把几个观察员装在青铜为骨、石英为窗的观测舱里,顺着地缘吊下去,再用规模庞大的奴隶团拉回来。

这些观察员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体动物学家。他们对亚图因和四头大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仍然未能解答关乎宇宙本源和存在意义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亚图因是雌是雄?天体动物学家们用不容置疑的口吻答道:除非造出更大的吊车进行深空观测,否则无可奉告。目前我们只讨论已知宇宙。

有一种理论认为,亚图因从虚空而来,再迈着稳定的步子向虚空而去。这种"稳步爬"派在学术界人气甚高;还有一种在宗教界比较受欢迎的理论,认为既然宇宙里的所有星辰都被无数巨龟驮在背上,那么亚图因当然是从出生之地而来、往交配之时而去:届时,众多

¹ 译注:克鲁尔(Krull)是个奴隶制王国,因为地理便利,盛产天文学家。君主叫"司天君"(Arch-Astronomer),即首席天文学家。

巨龟将短暂而激烈地交配并生出驮着新世界的小龟。这一派也被称为"打炮炸"(The Big Bang)派。

一天傍晚,一位稳步爬派的宇宙龟类学家正在调试新望远镜,打算测量亚图因右眼的反光率,却看到了向轴心方向飘散的滚滚浓烟: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正在燃烧。

不过很快他就沉溺在研究之中把这码事完全抛在脑后。可不管怎么说,他都是碟形世界上 第一个目击大火的外来者。

在他后边,还有其他人哪......

第一章 魔法的颜色

双子之城安卡摩普烈焰肆虐。

火焰卷过法师区,染上一层青绿,时而还闪过第八种颜色——八极光;火舌钻进商人区,引燃一系列油罐和油库,带着火雨和爆炸继续蔓延;火魔烧至香水街,留下满地氤氲;火星引燃药剂师店里的种种稀有草药,烟气让人如痴如狂。

摩普区中心一片火光,对岸安卡区的上等人正在英勇抗灾,奋力拆毁连接两区的所有桥梁。然而却于事无补。摩普港里停着不少船只,满载谷物、棉花、木材,上面还蒙着油毡,眼下烧得正欢。火船的缆绳早被烧断,顺着水流飘过安卡河,像淹死的萤火虫飘流入海,沿途引燃亭台楼阁。火星乘着晚风飘过水面,在远处的庭院和草料场里落地开花。

烟柱直冲天际,随风摇摆,整个碟形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

从几里地外的山头望过去,那场面真是壮观极了。偏巧就有这么两个家伙,吹着风饶有兴 致地欣赏火景。

啃鸡腿的高个子拄了把一人高的大剑,若不是那股子机灵劲儿,单看体型简直就是个从轴心荒原来的蛮子;另一位则矮得多,从头到脚都裹在一件棕色的大斗篷里,举手投足猫一样的轻盈。

足足二十多分钟,两人默默地看着火光,只偶尔交谈两句,争论特别猛的那次爆炸究竟是油罐还是附魔师克利伯的作坊,甚至还下了注。

高个子把鸡骨头丢在草丛里, 悲伤地笑了。

"小巷子都烧光了,我还挺喜欢那片儿的。"

"藏宝库也烧没啦。"小个子想了想,"你说宝石能烧不,我听说那东西跟煤差不多?"

"金子都烧化了,顺着地沟流,"高个子没有回答,"桶里的酒也都烧滚了吧。"

"还有耗子。"

"对,耗子也烧了。"

"大夏天的,不得把人烤死呀。"

"谁说不是呢。突然之间啊,我就想——"他突然打住话头,随即高兴起来,"咱们欠'红水蛭'的弗雷多八个银币来着,这下可不用还啦。"

小个子点点头。

又是一系列爆炸,连成一条红线穿过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两人默默旁观。良久,大个子又开口道:"黄皮子呀?"

"嗯?"

"火是谁放的?"

小个子没吭声,只看着火光照亮的道路。由于顺旋门被第一个烧塌,起火后几乎没人往他们这边来。不过这会儿夜视能力极佳的他居然看到有两条人影打马而来,后面还跟着一头模模糊糊的矮脚家畜,显然是收拾了细软准备跑路的富商。

他向同伴如此这般地描述一番,后者一声长叹: "拦路剪径绝非我辈行径啊。不过你说的在理,世道不好过,我们今儿晚上住哪也还没着落呢。"

说罢他就抄起大剑,迎着骑手走到路间,摆出友好而又不失威胁的职业笑容。

"先生,恕我鲁莽——"

打头的骑手勒住马, 撩开兜帽, 露出一张火烧火燎的面孔, 连眉毛都烧光了, 只剩几撮幸 免于难的小胡须。

"滚! 你是那个轴心地?来的布拉福德?"

大个子顿时发现自己已经失了先机。

"闪边儿行吗?我可没时间搭理你,明白吗?"骑手四下看看,又补充道,"你那个鬼鬼祟祟的同伴也闪边儿去。他人呢?"

黄皮子凑到马前看清来者的面孔: "哟,这不是法师灵思风嘛。"他摆出笑脸,同时在心里默默记上一笔,等着日后算账,"我说怎么听着耳熟呢。"

2原注:在此也许有必要解释一下碟形世界体系的形状和宇宙观。

既然世界是碟形,当然就有两个主要方向:往中轴的方向叫轴向、往边缘的方向叫缘向。因为世界碟本身以 800 天一个周期的速度转动(根据克鲁尔王国的瑞佛古尔先生提出的理论,这是为了让四头大象平均负担重量),所以又产生了两个次要方向:顺旋向、逆旋向。

太阳是一颗小卫星,按照固定轨道围绕世界转动,而世界碟本身也在旋转。因此可以推知碟形世界的一年分为八个季度,而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四季。按扇区划分,太阳运行轨迹与地缘交点所在的扇区是夏季,距离太阳运行轨迹与地缘交点处大约 90 度的扇区是冬季。

所以,在环海四周的土地上,每年从猪守夜开始,接着是春极和第一次仲夏(也就是草芥神之夜),然后是秋极。一年正中点是冷潮节,往后依次是冬次(也叫旋冬,因为此时太阳在顺旋向升起)、次春、第二夏。一年过去四分之三就迎来了万闲节。根据传说,全世界所有男巫女巫在这一天都窝在床上绝不出门。再后来树叶飘落、天气转凉,进入逆旋冬,转眼就是第二年的猪守夜。

无论哪个季节,轴心地的日照都不充足,所以永远一片冰天雪地。地缘部分则到处都是阳光海岛,温暖宜人。

当然,碟形世界上每个礼拜有八天,太阳光谱有八种颜色。在这个世界里,"八"是具有神秘力量的数字。法师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念出这个数。

至于为什么碟形世界被设计成这个鬼样子,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才对众神满腹牢骚、甚少崇敬吧。

布拉福德吐口唾沫收起大剑。没必要跟法师废话,他们基本都是穷鬼。

"法术不咋地,口气倒挺大。"他嘟哝着。

"你不明白,"法师的声音半死不活,"你俩确实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已经给吓死了,所以显不出来。等我活过来再怕给你们看。"

黄皮子指着燃烧的城市: "你从那边来?"

法师用红肿的手抹了把眼睛: "起火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瞧见那位没?后边的。"他指指身后慢慢行来的旅伴。马背上的人可谓骑术清奇,每隔几秒就要滑下来一次。

"咋?" 黄皮子问。

"他放的。"灵思风平淡地说。

布拉福德和黄皮子再次打量这位骑手:一只脚卡在马镫里,另一只脚在地上跳着前进。

"这……是位火法呀?"布拉福德终于打破沉默。

"不……不完全是。打个比方吧,如果说天灾人祸是道闪电,这位爷就是雷雨天穿着湿铜盔站山巅上高喊'众神全是王八蛋'的奇人——哎有吃的没?"

"有鸡,讲明白就给你。"

"那他叫啥呀?"布拉福德也问,他接话茬总比人慢半拍。

"贰花。"

"贰花?这名儿挺逗啊。"

"听完你就不觉得逗了。"灵思风爬下马,"真有鸡啊?"

"辣的。"黄皮子又说。灵思风哀叹一声。

"说起来," 黄皮子打个响指,"大概半个钟头前吧,有一次特别大的爆炸,那是啥?"

"油库飞了。" 灵思风想到那场火雨,不禁皱起眉头。

黄皮子转身,意味深长地对同伴笑了笑。布拉福德哼了声,翻出一枚钱币递过去。这时路上传来一声尖叫,叫到一半又戛然而止。

灵思风闷头吃鸡,看也不看: "这位的本事大着呢,就是不会骑马。"不过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惊呼一声冲进夜色,然后就把那位名叫贰花的人物扛在肩上带了回来。

贰花瘦瘦小小,一身奇装异服:裤管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只到膝盖;花布衫五颜六色,即便在这半明半暗的夜里也刺得黄皮子眼睛疼。

"还行,骨头没断。"灵思风喘着粗气。

布拉福德冲黄皮子使个眼色,转身去研究那件看似牲口的东西。

"我劝你最好别碰,"灵思风检查着贰花,头也不抬,"相信我没错的。那玩意儿有神力保护。"

"法术啊?" 黄皮子蹲下来。

"不不,不是法术,但算是某种魔法吧。跟一般的魔法可不一样。它可以让金子变成铜、同时还是黄金;它能摧毁人的财产、却让人更富有;它让弱者能毫无畏惧地行走在盗贼之间;它还能穿透层层障碍、掠走重兵守卫的财宝。它比布拉福德更强壮,也比你黄皮子更狡猾。"

"......这么厉害, 啥名字?"

灵思风耸耸肩: "用咱们的语言,叫惊、悸、穴。有酒吗?"

"实话跟你说,我可不怕什么魔法。去年我和布拉福德还偷了伊米图瑞大法师的魔杖和月亮石腰带呢,然后就是他那条老命,大致是这么个顺序。那什么'惊、悸、穴'可吓不住我……不过这会我真是好奇死了,给详细说说咋回事呗?"

布拉福德还在观望那头"牲口"。此时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借着曙光,那东西看来就像

[&]quot;长了腿的箱子?!"

[&]quot;听我给你讲,"灵思风答道,"有酒喝就说。"

山下传来一声巨响和一阵咝咝声。终于有机灵人下令关闭安卡河上的水闸。被堵住去路的河水溢出两岸,流向火光肆虐的街道,很快火海就变成洪水中的几座火焰孤岛,并且不断缩小。城市里腾起一片遮天蔽日的烟雾。黄皮子觉得好像看见了一朵黑蘑菇。

骄傲的安卡和贫贱的摩普,双子之城。亘古宇宙的所有城市都无非是它的倒影。安卡摩普曾遭受众多灾祸,又在废墟上一次次重建繁荣。这场火灾摧毁了一切可燃的,随后的洪水又冲垮了所有不可燃的,给幸存者平添诸多苦恼。然而这绝非安卡摩普的末日,只是它悠久历史中一个炭色的逗号、一个火光四射的分号。历史仍在继续。

起火之前几天,一艘商船驶进安卡河口,在摩普这一侧错综复杂的港口和码头间靠了岸。 船上满载着粉珍珠、牛奶果、浮石、给安卡执政官的几封公函,以及一名男子。

这天早上,乞丐瞎休正在珍珠港上值早班。那名男子立即引起他的注意。他杵了瘸娃几下,一言不发地往那边指了指。

这时男子已经上岸,正在码头上看几名水手从甲板上往下搬一口钉了铜箍的大箱子。一个看似船长的人站在他身边。瞎休是久经考验的老江湖,能敏锐察觉身遭 50 步以内的任何一丁儿点金子——哪怕成色不纯。看着搬箱子的水手,他脑袋里嗡嗡地响作一团:要发大财啦!

的确如此。

卸完货,男子就从箱子里摸出一个口袋,掏出一枚大钱。不、不止一枚,而且还是金的! 瞎休像靠近水源的找水棍似的,整个身子都绷直了,还兴奋得吹起口哨来。他又杵了瘸娃一下。瘸娃得到信号,迅速钻进小巷,往市中心跑去。

船长回到船上,只留下那名男子独自呆在码头,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瞎休连忙抄起讨饭碗,堆起满脸的谄媚笑容凑过去。看见有人上前,男子连忙低头在钱包里翻弄起来。

"尊上,日安呀!" 瞎休说。可这时他发现那男子竟然有四只眼,吓得转头就跑。

"!"男子抓住他的胳膊。瞎休发现水手们都在嘲笑他,职业素养又告诉他此处有大量财富,于是僵在原地。陌生男子也放开手,从腰带上取下一本小黑书,快速地翻阅着,然后说:"哈喽。"

"啥?"

"哈喽?"男子又说了一遍,还放大了嗓门,让瞎休能听到每个元音的震动。

"哈个头啊!" 瞎休还嘴。陌生男子露出灿烂的笑容,又在钱包里翻弄起来,这次掏出了一枚大金币,比 8000 元的安卡金克朗3还要大一圈,上面印着没见过的花纹。钱币虽然陌生,它传递给瞎休的信息可是明明白白的: "我目前的主人需要帮助。来帮一把呗?事成之后我们再找个地方乐一乐!"

这么想着,瞎休就放松下来,陌生男子也安心了,又开始查书。

"我希望被引导到旅店、酒馆、客栈、招待所、大车店。"

"啊?这些全都去?"瞎休吓了一跳。

"2 "

瞎休忽然发现他们身边已经聚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卖鱼的、挖蚌的、打零工的闲逛的......

"这样吧,我知道有个酒馆不错,行不?"他无论如何也不想错失这枚金币。就算贼头以默把其他钱币全拿去充公,他也得保住这一枚。他觉得那口大箱子里全是金子。

四眼男继续翻书。

"我希望被引导到旅店、休息的地方、客栈——"

"好好好,跟我走吧。"瞎休赶忙说,拎起一包行李就上了路。男子犹豫片刻,随即跟上。 上。

这会儿瞎休心里的念头多极了: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个异乡人带去破鼓酒馆,可真是好运气,说不定以默还要给自己打赏哩。别看这人心不在焉的,不过绝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³ 译注:创作本书时作者还没想过安卡摩普用什么货币, "金克朗"是胡编的。以后会逐渐统一为"安摩元" (AM\$)。

却又说不清是啥。四只眼睛是挺怪,但那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么想着,瞎休就回身看了一眼。

小个子男人在马路中间不紧不慢地走着,兴致勃勃地四下观望。

但看见的另一样东西让他瞠目结舌。

刚才放在码头上的大箱子正跟在主人身后稳稳地走着呢。瞎休慢慢弯腰想看看箱子底下有啥名堂,又生怕自己连惊带吓、摔个大马趴。

箱子下面有好多好多条小腿呀。

瞎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谨慎地向破鼓酒馆走去。

"怪事。"以默说。

"他有个超大的木箱子呀。"瘸娃说。

"不是商人就是间谍。"以默从手中的肉排上撕了一条,扔向空中。没等肉片到达抛物线的顶点,就被房间角落里扑下来的一团黑影凌空攫走。

"不是商人就是间谍。"以默又重复一遍,"最好是间谍,能值两份钱,身上搜出来的算一份、回头交给官府还能赏一份。你说呢,威塞尔?"

以默对面,安卡摩普第二伟大的盗贼半闭着独眼,只耸了耸肩:

"我查了船的背景,是自由贸易船,偶尔跑一趟布朗列岛。那边的居民都是野人,不知道间谍是什么,可能认为商人是种食品。"

"我看他有点像商人,"瘸娃插嘴,"就是不够肥。"

窗边传来一阵翅膀扑簌的声音。以默起身穿过房间,拿回一只大乌鸦。取下鸟腿上的信后,乌鸦就飞上房梁找小伙伴去了。

以默的乌鸦可是出了名的忠诚。那次威塞尔打算篡夺盗贼工会会长的宝座,却在乌鸦嘴下丢了只眼——性命无虞,一只眼而已。以默从不认为野心是种罪过。

"B12 来的。"以默抛掉空瓶,展开纸条。

"是灵猫戈林,"威塞尔不假思索地回答,"在草芥神殿的鼓楼上执勤。"

"嗯,他说瞎休带着异乡人到破鼓去了。不错嘛。布劳德曼是自己人吧?"

"如果他识相的话。"

"这个戈林是不是也总去破鼓?"以默打趣道。

"……这两笔字写的,我没认错吧?他说有个长腿的箱子。喝高了?"他抬头打量着威塞尔。

威塞尔偏开目光,淡淡应道: "我会管教。"

爾娃看看靠在椅子里的黑衣威塞尔,简直好像端坐树梢的缘地山狮。他猜戈林很快就会成为草芥神⁴中的一员,再用不着去神殿里执勤了。可自己借给他的三个铜板还没讨回来呢。

以默把纸条搓成一团丢到角落: "威塞尔,等会儿我们也去破鼓瞧瞧。说不定还要尝尝那儿的啤酒到底有多好,能把你的手下迷成这样。"

威塞尔一言不发。给以默当左右手,就像被人用洒了香水的鞋带慢慢抽死。

双子之城安卡摩普,环海5沿岸众多名城中的最伟大者,自然也是大量帮派、盗贼行会、犯罪团伙等组织的老家。兴盛的犯罪行业正是它的财富来源之一。在安卡河逆旋向的这一侧,摩普区暗街陋巷里的穷人们主要靠给各个帮派打工跑腿混个营生。所以当瞎休和异乡人抵达破鼓酒馆时,已经有多个帮派的头头听说有个大财主进了城。有些细心的探子还报信说他有本能教人说话的小书、有个能自己走路的箱子。不过这些细节统统被弃之不理,因为有这等本事的大法师从不会在摩普港周围出没。

⁴ 译注:"草芥神"(Small Gods),碟形世界上数量超多的微弱神力,随时可能湮灭。后面有本小说专门讲这个。

⁵ 译注:环海 (Circle Sea) 是被大陆半包围的一片圆形海域。安卡摩普所在的地区就在环海沿岸。

天还没全亮,城里的大部分居民不是没起床就是刚上床,破鼓酒馆里没什么人。瞎休和异乡人走下台阶,箱子就在后边慢悠悠地跟着。目睹这一幕的客人不约而同地低头审视起自己杯中的液体。

老板布劳德曼正在呵斥酒馆里扫地的小巨魔,看见这三位不禁问道:"那啥玩意儿?" "先别提那个。"瞎休说。

异乡人已经在翻他那本小书。

"他要干啥?" 布劳德曼两手叉腰。

"小书教他说话,你爱信不信。" 瞎休嘟哝着。

"书咋能教人说话?"

"我要住宿、客房、寄宿、吃住,你的房间干净吗,要能看见风景的,一宿多少钱?"异乡人一口气说道。

布劳德曼看看瞎休。

瞎休耸耸肩: "这位有得是钱。"

"那你跟他说,三个铜板一宿。但他带的那个玩意儿要放在马厩。"

"?" 贰花说。于是布劳德曼伸出三根红彤彤的胖手指,异乡人的脸上瞬间绽放出心领神会的灿烂笑容,摸出三块大金币就放在对方手心。

布劳德曼愣住了。这些钱足够买四个破鼓酒馆,连地带人。他看看瞎休,一无所获。他又看看异乡人,咽了口唾沫。

"好吧,"他紧张得连嗓子都变细了,"还有吃的呢。你明白吗?吃的。你,吃。懂?"说着,他做出吃饭的手势。

"池?"异乡人问。

"对,"布劳德曼已经紧张得出汗了,"你那本小书给我看看。"

那人打开小书,翻到一页,用手指比着逐行查找。布劳德曼也算识得几个字,他探头看了一眼书页,发现全然不懂。

"哦哦哦哦哦哦,食物!" 异乡人笑呵呵地说着,"是。肉排、肉丁、肉块、杂烩、炖肉、焖肉、肉馅、肉片,蛋奶酥、饺子、牛奶冻、沙冰、稀粥,香肠、不要香肠,豆子、不要豆子,佳肴、果冻、果酱、杂碎。"

"全要!?"酒馆老板有点脱力。

"他说话就这样," 瞎休解释着,"别问为啥,反正就这样。"

酒馆里的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异乡人身上,除了法师灵思风。他正坐在最阴暗的角落,咂着 白水一般的淡啤酒。

他在看那口行李箱。

我们来看看灵思风。

他骨瘦如柴,典型的法师样,深红色长袍的上面用发黑的银线绣着几个神秘符文。只看外表,您可能以为他是因为叛逆、无聊、恐惧、凡心未泯等诸多原因逃出师门的学徒。但您再仔细看看,他脖子上还挂着一枚八角形的青铜吊坠,表示他是无见大学的校友。无见大学是高等魔法学府,校园位置在时空之间穿梭不定,毕业生也有法师资格。灵思风却是个例外,自从一次不幸的魔法事故后,他总共就只能学会一个法术,平时只好满城流窜,靠语言天赋混口饭吃。灵思风是个懒蛋,能躺就绝不站着,心思机灵不输耗子。但他见多识广,熟知宝贝——比如现在摆在他眼前的就是通灵梨木,简直难以置信。

即使穷大法师一生之力,顶多也只能搞到一根通灵梨木材质的小法杖。通灵梨树可稀罕得很,只生长在古代魔法遗迹上,整个环海沿岸都未必能凑得出两根这样的法杖。至于一整个通灵梨木做的行李箱……灵思风暗自合计了一下,就算里面装满猫眼宝石,其价值也难及箱子本身的十分之一。想到这里他不禁心潮澎湃,额头上的血管也抽动起来。

他站起身,向那三人走去:

"我能帮忙吗?"

"闪一边儿去, 灵思风。"布劳德曼呵斥道。

"我只是想,如果能和这位先生用他的母语对话,可能会好一点。"灵思风轻声慢语地说。

他先用自己引以为荣的奇美利亚语和异乡人打了招呼,对方一脸茫然。

"都说没用啦," 瞎休一副万事通的样子, "看见没? 那本小书教他说话呢。魔法。"

灵思风又试了高等博罗维亚语、梵格美语、桑特里语,甚至完全没有名词、只有一个形容词(而且还是脏字儿)的黑敖鲁古语,异乡人对每一种语言都只报以完全不懂的礼貌微笑。情急之下他又试了试蛮族特劳博语,这一次,小个子异乡人高兴得笑了起来:

"终于呀!这位先生,您可真太厉害了!"

(特劳博语的"太厉害了"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是:在传说里的火神居住的啊哇呀哇山麓上生长的钻石木林里把最高大的那棵钻石木砍倒之后再一丝不苟地用斧头和火焰掏空做成的独木舟的整个使用寿命之中只能碰到一次的那种事情。)

"那么长一串,他在说啥?"布劳德曼狐疑地问。

"酒馆老板说什么?" 异乡人也问。

灵思风咽了口唾沫: "布劳德曼,你家最好的啤酒,两杯。"

"你能听懂?"

"当然。"

"那你快说,欢迎他光临。告诉他,早餐的价格是……这个……一个金币。"有那么一瞬间,布劳德曼一脸的天人交战,最终他豪迈地决定了,"对,一个金币,连你那份一起。"

"异乡人,"灵思风不动声色,"如果在这儿落脚,恐怕没到日落,你就得被他们捅刀子或投毒弄死。你记得保持微笑,不要停,否则连我也死定了。"

"别逗了,"那异乡人还在东张西望,"这家酒馆多棒呀。货真价实的摩普酒馆。我听了不知多少关于摩普酒馆的掌故,向往已久了。你看那房梁多古雅,价钱也很公道呢。"

有那么一瞬间,灵思风以为河对岸法师区的魔法泄露了,把他们传送到了其他地方。他飞快扫视了一下四周:没错啊,还在破鼓里面,破墙熏得乌黑,铺地的草垫里小虫乱爬,烂糊糊沤肥似的,啤酒一股馊味儿,喝完了转眼就得尿出去。他试着把眼前的情景和"古雅"联系起来,或者说"古雅"在特劳博语里的对应词——"奥罗海半岛上吃海绵的小侏儒居住的珊瑚房子里所采用的美观而个性的设计",最终徒劳无功。

"我叫贰花,"异乡人说着伸出了手。在场的另外三人条件反射似的盯着他的手心,看里面有没有金币。

"幸会幸会,"灵思风说,"我叫灵思风。不是跟你开玩笑,这地方不安全。"

"太好了!要的就是不安全!"

"때?"

"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

"这个?啤酒啊。谢谢,布劳德曼。对,是啤酒。嗯,啤酒。"

"哦,经典饮品嘛。付一枚小金币应该够了吧,你说呢?我可不想冒犯老板。" 说话间他的小金币已经从钱包里露出来一半了。

"哥额额额额额额额,"灵思风一时语塞,"够。你不会冒犯老板的。"

"那就好。你说这里不安全,就是说经常有英雄和冒险者光顾咯?"

灵思风考虑了一下: "对?"

"太棒了!我要见见这些人。"

灵思风突然灵光一闪,找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啊,你是来找雇佣兵 ('哪个部落给的牛奶果最多就跟哪混的战士')的吧?"

"不,我就是想见一见英雄和冒险者,以后回老家就可以给别人讲啦。"

灵思风琢磨着,如果跟破鼓的常客们见上一面,贰花就不用回老家了。除非他家刚好在安 卡河下游,那样说不定可以浮尸过去。

"敢问您家在?"灵思风问。他注意到布劳德曼已经溜进了里屋,瞎休坐在附近的一张桌旁,正狐疑地盯着他们。

"听说过有个城市叫贝斯帕拉吉吗?"

"我很少去特劳博,只是路过几次,这个嘛……"

"不,不在特劳博。我们的港口总有很多特劳博水手,我才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贝斯帕拉吉是阿加提亚帝国的主要港口。"

"抱歉,没听说过。"

贰花扬起眉梢: "没听过?我们帝国很大的。你从布朗列岛出发,顺旋向行驶大概一个礼拜就到了。你还好吧?"

他连忙跑到桌前给灵思风拍背:他被酒呛住了。

他说的是衡重大陆!

三条街外,一个老头子把一枚钱币丢进酸液,轻轻搅动。布劳德曼不耐烦地在一边等着,坐立不安。房间里到处是瓶瓶罐罐,书架上摆满杂物,看轮廓像是头骨和种种不可思议之物的标本。各种容器汩汩冒泡,弄得房间里有些吵。

"咋样?"布劳德曼追问。

"这种事情急不得,"炼金术士训斥道,"试金需要慢功夫。啊。"说着,他捅了捅碟子,里面的绿色液体在金币周围旋转。他在一片羊皮纸上列起了算式。

"有趣极了。"许久之后他终于开口。

"是直货吗?"

老头子撅起了嘴: "那取决于你对'真货'的定义。如果你想问的是这枚金币跟我们 50 元面额的金币是不是同一种材质,答案是否定的。"

"我就知道!"布劳德曼一声怒吼,转身打算离开。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老头解释道。布劳德曼闻声转了回来,怒气未消。

"啥意思?"

"多年以来,我们的造币厂一直向黄金里添加各种杂质。如今,每枚硬币的含金量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其余的都是银和铜之类——"

"这枚呢?"

"我说它和我们的金币不一样,因为它是纯金的。"

布劳德曼一路小跑离开之后,炼金术士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抽出一小条羊皮纸, 又从工作台上的杂物里摸出一支笔,写下一条极为简短的消息。接着他走到装满鸽子、公 鸡等实验用动物的笼子前,取出一只皮毛锃亮的老鼠,将纸条塞进老鼠后腿上绑着的玻璃 瓶里,最后把它放在地上。

老鼠四下嗅了一圈,钻进墙角的一个洞里,不见了。

大概与此同时,街区另一端有位无人问津的算命师刚好向占卜碗里瞥了一眼,尖叫一声之后,她在一个小时之内变卖了首饰、魔法设备、大多数衣物及所有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买了一匹最快的马就仓皇出逃。不久之后她的房子将被火焰吞噬,但她本人却死于摩普山脉间的一场泥石流。这说明死神也会开玩笑。

那只老鼠在城市地下迷宫似的管道中靠着祖辈留传的直觉穿梭。而安卡摩普的执政官此时正拾起一叠清早由信天翁送来的信。他神色凝重地看了看最上面的一份,接着就派人传唤特务总管。

破鼓酒馆里,灵思风还在目瞪口呆地听贰花讲话。

"所以我决定自己来看看。我八年的积蓄呀,但是每个里努都花的不亏。你看,我到了安卡摩普,歌谣和传奇里称颂的名城,踩着赫利克·白刃、野蛮人囫囵、轴心客布拉福德和黄皮子走过的街道……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此刻灵思风脸上的表情可以称为"津津有味的骇然"。

"贝斯帕拉吉的日子,我可是一天都忍不下去了," 贰花依然滔滔不绝,"每天就对着一张办公桌,加减乘除,唯一的盼头就是熬到退休领退休金……这种人生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想,贰花呀,现在不动身,以后就走不成啦。不要听港口的水手们讲故事了,亲自到故事里的地方去看看吧。这么想着,我就自己编了一本常用语字典,买了去布朗列岛的船票。"

"没带个保镖?"灵思风小声问。

"没。有必要吗?我身上有什么值得偷的?"

灵思风咳了几声: "呃,你有金子。"

"还不到两千里努,顶多够一个人花一两个月而已。在这里也许能撑得久一些?"

"你说的里努,不会就是那种大金饼吧?"

"正是。" 贰花焦虑地透过他那副怪里怪气的护目镜看着灵思风,"两千应该够了吧,你说呢?"

"哥额额额额额,"灵思风又语塞了,"够了。"

"那就好。"

"我说,阿加提亚帝国的人都像你这么阔?"

"我阔吗?天哪,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不过是个穷文员而已!我刚才给酒馆老板的钱是不是太多了?"

"呃,你要是再少给一点,他也不会抱怨。"

"哦,下次我会注意的。我要学的还多着呢。灵思风,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可不可以请你当我的……应该叫'向导'对吧?我可以每天付你一个里努。"

灵思风张嘴想要回答,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仿佛他要说的话死死扒住喉咙,不想来到这个迅速脱线的世界。

贰花涨红了脸: "请恕我卤莽。随随便便就对你这样的专业人士提出请求实在太失礼了。想必你手头还有更紧要的事情,高等魔法什么的,一定是这样……"

"没的事儿,"灵思风勉强说道,"眼下不忙。你说一个里努?一天一个,天天都有?""这种场合下我觉得应该给你每天一个半里努。当然,日常花销另算。"

灵思风顿时拿出十二分的精神: "很好,非常好。"

贰花又从口袋里取出个大金饼,看了两眼又收回去。动作太快,灵思风都没看清那玩意儿 是什么。

"我小憩片刻吧。跨海的旅程太累人。可以麻烦你中午回来带我出去游览吗?""可以啊。"

"那劳驾你让旅馆主人带我去房间吧。"

灵思风遵命。布劳德曼一路小跑从后屋出来,战战兢兢地带领他们从吧台后面的木楼梯上 楼。过了一会儿,行李也站了起来跟他们去了。

灵思风盯着自己掌心的六枚大钱。贰花非要先给他预付前四天的工钱。

瞎休点点头,对灵思风笑笑,灵思风低声吼了回去。

作为法师学徒, 灵思风在占卜课上从没拿过高分, 但眼下他脑袋里已经蒙尘的占卜神经正蠢蠢欲动, 在眼球上用闪亮的色彩铭刻出美好未来。背上一阵瘙痒。莫不如去买匹马, 越快越好。只能出大价钱了, 他想不出哪个马贩子能给将近一盎司的纯金找零。

然后呢,剩下五枚金币足够他在遥远安全的地方,比如二百里开外吧,搞摊营生。就这么干。

可是贰花怎么办? 这城里连只蟑螂都知道贪财,把他一个人自己抛下也太残忍了。

安卡摩普的执政官皮笑肉不笑: "你是说轴向门?"

警卫队长敬了个礼: "正是,大人。我们射翻了马才把他截住。"

"然后你就径直到这儿来了。"执政官看着阶下的灵思风,"有什么好辩解的吗?"

据说执政官的宫殿里专门给书记员划出了一片区域,时刻整理、更新庞大的间谍网络传来的消息。灵思风对此毫不怀疑。他瞧瞧会客厅侧面的露台。只要冲刺、起跳……接着就是一阵箭雨。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冷战。

执政官用戴满戒指的胖手托住自己的好几层下巴,用一双豆豆眼上下打量着灵思风。⁶ "我看看。破誓、偷马、使用假币——嗯,灵思风啊,就送你去角斗场吧。"

灵思风忍不住了: "我没偷马!光明正大买的!"

"用的是假币,所以还得算偷。"

"里努可是纯金啊!"

"里努?"执政官摆弄着一枚大金币,"是叫这名字吗?有趣。然而,如你所说,它和安摩元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哈!你承认了?"

灵思风打算辩解,仔细想想就决定还是闭嘴吧。

"正是如此。除了上述罪名,你还可耻地把来访的客人自己丢下。懦夫啊,灵思风!"

执政官挥挥手, 灵思风身后的警卫纷纷退后, 警卫队长也向右挪了几步。他突然觉着很是 孤独。

据说法师将死,死神都会亲自现身迎接(平时则派疾病、饥荒等下属代劳)。灵思风紧张地四下寻找身穿黑袍的高大身影。(即便是废物法师,眼球里也有微小的八边形结构以便

⁶ 译注: 创作第一卷的时候作者把执政官设定为小眼睛胖子,后来或许是忘了,或许是发现跟人设性格不合,就给彻底换了个样子。《碟形世界》前几卷的设定往往做不得准,不用太往心里去。

能看到八极光。所谓八极光就是一切颜色的本源,其他颜色都是它在四维空间中的苍白投影。据说八极光的颜色大概差不多是黄里带绿的荧光紫。)

刚才角落里是不是有道影子一闪而过?

"当然,"执政官宣布,"我也可以法外开恩。"

影子消失。灵思风面带希望猛地抬起头来。"请讲?"

执政官又挥挥手, 警卫们纷纷离开, 只剩下双子城的君主和灵思风二人。不过法师觉得让 警卫回来可能还更自在些。

"上前来,灵思风。"执政官指着王座旁一张缟玛瑙桌上摆的零食,"要尝块冰糖水母吗?"

"呃,免了。"

"我接下来说的你要听仔细。"执政官亲切地说,"否则你就没命了。零零碎碎,死法很是有趣——请不要扭来扭去。

"你也算是个法师,当然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个碟形吧?据说在世界碟的另一端还有块大陆,面积不大,但重量与我们这半碟的广阔河山相当。根据古老的传说,那大陆之所以沉重,是因为主要都是由黄金构成的。"

灵思风点点头。谁没听说过衡重大陆啊?有些水手听信童话还真的跑去寻找。当然了,要 么空手而归,要么干脆不归。认真的航海人认为他们大概是被巨龟吃了。因为衡重大陆只 不过是个传说啊。

"它当然确实存在。"执政官继续讲着,"虽然大陆并不是都黄金铸成的,金子在那里却真的相当常见。衡重大陆的重量主要是源于地幔中丰富的八魔铁矿。像你这么机灵的人应该能意识到,衡重大陆的存在对吾国吾民是莫大的威胁——"他看看灵思风目瞪口呆的样子,叹了口气,"我说的你听懂了吗?"

"呜啊啊", 灵思风咽了口唾沫, 舔舔嘴唇, "的、懂——嗯, 金子……"

"我明白了。或许你以为能去衡重大陆运一船金子回来就太好了,对吧?"

灵思风觉得这问题可能是个陷阱。

"对.....?"

"如果环海沿岸的每个人都有一座金山会怎么样?是好事吗?有什么后果?你仔细想想。"

灵思风皱紧眉头: "咱们就都发财了?"

话音刚落,屋里的气温似乎就跌了好几度,明确表示他说的不对。

"实话跟你说吧,灵思风。环海地区的君主们和阿加提亚帝国的皇帝有联系。不过很少通信,因为我们之间没什么打交道的余地。我们的物产他们不需要,他们的东西我们买不起。那是个古老的帝国,灵思风,古老、狡诈、残酷,而且极端富裕。我们偶尔会用信天翁传达问候。

"今天早上就有这样一封信。皇帝的一名臣民似乎铁了心要来我们城里访问,说是来参观的。大费周章地跨越顺旋洋就为了看热闹,真是个疯子。

"然而这位臣民今早还是到了。他可能遇见伟大的英雄、狡诈的盗贼,或者睿智的贤者,却偏偏碰上了你,还雇你当导游。那你就去导游吧,灵思风,照顾这位看客、这个贰花。你要负责让他回国后多给我们这儿说说好话。你意下如何?"

"呃,谢谢大人。"灵思风违心地回答。

"还有一点。如果我们这位小访客有个三长两短可就不妙了,比如说死了吧。那就是我们全国的不幸,因为阿加提亚的皇帝爱民如子,点点头就能把我国扫平。不费吹灰之力。对你而言也就不妙了,因为皇帝的舰队毕竟要好几个星期才能到达,在此期间我的仆人们则会忙着招呼你,希望帝国的将军们在登陆时看见你生不如死的样子能消消气。某些法术可以阻止灵魂离开躯体,希望没人滥用吧。看你的脸色,是开悟了?"

"呃哪啊啊。"

"说什么?"

"是,大人。我尽量,呃,我一定努力把他照顾好,不让他出事。"说完他在心里补充道:我要是能撑过这一阵,那就连抛着一堆雪球穿过地狱也不在话下了。

"极好!听说你和贰花已经成了好朋友,开端不错。等他安全回国,我断然不会亏待你, 甚至可能免了你的罪呢。谢谢,你可以退下了。"

灵思风想了想,决定放弃讨回剩下的那五个里努。他战战兢兢地退后。

"哦,还有一件事。"他还在背后摸索门把手时,执政官又开了口。

"大人请讲?" 灵思风心里一沉。

"你不会打算逃出城外躲避责任吧?我估计你受不了乡下的日子,肯定要投奔其他城邦。请放心,今天日落之前,所有领主都会得知我的安排。"

"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打过这样的主意,大人。"

"是吗?你脸上可不是那么写的啊。"

灵思风一路狂奔来到破鼓酒馆,跟一位快速退出来的兄台撞个正着。那人能退得这么快,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胸前扎的那根标枪。他叽里咕噜吐了些血沫,倒在灵思风脚下死了。

灵思风刚刚把头探进门里,一把投斧便破空而来,于是又赶紧缩了回来。

他再看时发现那一斧应该是胡乱丢的。破鼓里面乌漆嘛黑,好多人打成一片。又看了第三眼,他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缺胳膊少腿。灵思风及时躲过一把飞来的椅子,看它落在街对面摔个粉碎,然后他冲进破鼓。

灵思风穿的是深色袍子,穿的久、洗的少,颜色深而又深。屋里人打的热闹,完全没注意到一条黑影正蹑手蹑脚地在桌子间游走。一条踉跄后退的汉子踩在像是手指的东西上,脚踝也被好像是牙的东西咬了一口。他吓了一跳便露出破绽,被受惊的对手一剑穿胸。

灵思风嘬着被踩肿的手指猫腰摸到楼梯口。十字弓响起,一支飞箭正扎在他头顶的木扶手上,他不禁惊呼出声。

他一口气跑上楼,随时准备迎接下一箭。

到了二楼走廊, 灵思风终于直起了腰, 只见前方遍地尸体。一个大胡子手持血淋淋的长剑 正要拧开贰花的房门。

"你!" 灵思风高喊。大胡子回头,心不在焉地摸出一把飞刀丢过来。灵思风弯腰躲开,身后正在瞄准的十字弓手用喉头接了这一刀。

大胡子又去摸刀。灵思风四下看看,急中生智摆出一副施法的样子,挥舞双臂念念有词: "阿索尼提! 乔鲁查! 比泽布洛!"

对手开始迟疑, 左顾右盼等着法术飞来。正当他认定无需担心的时候, 灵思风已经冲了过去, 一脚踢在他的胯下。

大胡子捂裆嚎叫,灵思风打开门就钻了进去,再喘着粗气用身体抵住门。

房里安安静静,贰花安详地躺在床上还在睡觉呢。行李就蹲在床脚。

灵思风往前凑了几步,不敢有大的动作。那箱子就敞着盖子,里面就是钱袋,其中一个还开着口,透出些许金光。有那么一瞬间,贪婪战胜了谨慎。灵思风试探着伸出手……有什么用呢?就算偷到也没命花呀。他不情愿地缩回手,发现箱子盖稍微颤了颤。箱子动了?还是风吹的?

他看看自己的手指,再看看箱盖。盖子好像挺沉呢,上面还有铜条加固。现在它不动了。 屋里有风吗?

"灵思风!" 贰花从床上蹦起来。灵思风连忙退后,把五官硬拧出一张笑脸。

"我亲爱的朋友,太准时啦!我们先去吃个午饭,想必你已经安排好下午的行程了吧!"

"呃——"

"好哇!"

灵思风深吸一口气: "咱们还是去别处吧。楼下有人打架。"

"酒馆斗殴?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起来?"

"这个——啊?"

"我今早说得很清楚嘛,灵思风。我要体验原汁原味的安卡摩普生活——奴隶市场啊,妓院窑子啊,草芥神庙啊,乞丐行会啊……还有正宗的酒馆斗殴。" 贰花说着,声音里夹带了一点疑虑,"都是真的吧?就是那什么,抓着吊灯荡啊、踩着桌子拼剑啊,总之就是野蛮人囫囵和黄皮子他们总干的那种。太棒啦!"

灵思风跌坐在床上。

"你要看打架?"

"对啊, 有问题吗?"

"比如,可能受伤。"

"哦,我不是说要亲自打啦。看看就好。还有你们这里著名的英雄。真有英雄吧?不是水手胡编的吧?"灵思风万万没想到贰花几乎是在求他了。

"哦,有,英雄确实有。"不过灵思风想了想英雄们的尊容,立即截住了思路。

环海地区的所有英雄迟早都要在安卡摩普城里走一遭。他们大多是来自轴心地寒带的野蛮人,英雄是那地方的主要出口品。他们几乎个个都有魔剑,走到哪都会引起星界位面共鸣,干扰方圆几里地的精细魔法实验。灵思风倒是不在乎——他知道自己在魔法上一事无成,所以就算城门口的英雄导致魔法区发生爆炸、恶魔现身也与他无关。他不喜欢英雄主要是因为那帮人清醒时不顾自己的命、喝醉了不顾别人的命。另外他们的数量也太多了,城外比较有名的冒险地到了旺季天天人声鼎沸,听说还要给英雄们排个班次轮流冒险呢。

灵思风抹抹鼻子。少数几个能让他看得上的英雄就是布拉福德和黄皮子,这会儿俩人都出城去了。还有野蛮人囫囵,这位按照轴心地的标准简直可以算是学者,想事儿的时候甚至不用动嘴。据说正在顺旋向的什么地方折腾……

"那个,你见过野蛮人吗?"灵思风终于说。

贰花摇头。

"我就知道。这野蛮人啊——"

外面街上传来一阵奔跑声,楼下闹得更凶了。接着就有人上楼,猛地推开了房门。灵思风 甚至来不及跳窗而出。

来者并不是求财的疯子,而是个圆脸的城市警卫。灵思风松了口气。碰上酒馆斗殴,警卫队总是特别注意别来得太早,要等胜负已定再插手。警卫是有退休金的,应聘者多是惜命之人。

警卫对灵思风怒目而视,然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贰花。"都挺好的呗?"

"好着呢。"灵思风答道,"您有事耽误,来晚了吧?"

警卫不予理睬: "这位就是那个外国人?"

"我们马上走。"灵思风说完立即换成特劳伯语,"贰花啊,咱们去别处吃饭吧。我带你去个好馆子。"

灵思风尽量泰然自若地走出房间, 贰花紧跟在后。几秒钟后, 屋里传来警卫被夹住脖子的 声音, 行李喀哒一声关上盖子, 站起来伸伸腿, 也跟随主人去了。

楼下的警卫们正忙着拖尸体。在场的全部阵亡,而幸存者也被给足了时间好从后门逃跑。 谨慎和执法之间的合理折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这都什么人啊?" 贰花问。

"就人呗。"灵思风没等脑子管住嘴就脱口而出,"英雄啊。"

"真的?"

灵思风心想既然一只脚已经踏进沼泽,想拔回来就难了,不如整个跳进去吧。

"是啊。那边儿的是埃利格·胳膊死壮。那个是黑暗奇纳尔——"

"野蛮人囫囵在吗?" 贰花渴望地四下寻找。

灵思风深吸一口气: "咱们背后那位就是。"

如此的弥天大谎,它的余波经过某个低层星界位面传到河对岸的魔法区,被常驻在那儿的强大魔法场加快速度,一直射到了环海对岸。囫囵本人正在卡德拉克山脉的盘山小道上跟几个豺狼人战斗,突然被灵思风谎言的余波刮到,感到一阵莫名的不适。

贰花一把掀开箱盖,从里面取出个挺沉的黑方块。

"太棒了!说给老家人听,他们肯定不信!"

"他叨叨什么呢?"身后一个警卫狐疑地问。

"他说感谢你救了我们。"灵思风斜眼看看那黑盒子,觉得它随时可能爆炸,或者开始演奏音乐。

"噢。"警卫也在看那盒子。

贰花对他们灿烂一笑。"我要留个纪念。可以让他们全都在窗户那边站好吗?很快就好。 还有,呃,灵思风?"贰花踮起脚,附在法师耳边,"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

灵思风低头瞧瞧那盒子:正面中间有个圆形的玻璃眼睛,背面还有根拉杆。

"不是很知道。"

"这是个快速画画儿的装置。" 贰花解释, "新近才发明的。我是很喜欢啦,但这几位先生——我是说有这种可能——会不会不愿意配合?你可以给他们解释一下吗?当然,占用了他们的时间我会补偿的。"

"他这盒子里有个小恶魔会画画儿。"灵思风言简意赅,"甭管这疯子说什么,你们都照办,完事儿给金子。"

警卫们紧张地笑笑。

"灵思风,你也要进画。过来,没关系。"贰花又掏出他之前见过的那块金饼,眯起眼睛看看那东西的正面,自言自语,"三十秒应该够了。大家笑一笑!"

"笑。"灵思风传令。盒子嗡嗡作响。

"好!"

世界碟之上,又一只信天翁翩然飞来,腿上拴着黄色的信囊。它飞得极高,整个世界和环海的无垠碧波尽收眼底。在它下方的很远处,之前来送信的那只信天翁正在穿越云层飞回故乡。

灵思风惊奇地打量着手里的一小块玻璃照片,画面中间站着一个小人,背后是一票面如土 色的城市守卫,颜色栩栩如生。看客们聚在他身后抻着脖子围观,发出种种惊恐的声音。

贰花笑容满面地掏出一把价值四分之一里努的小金币,对灵思风挤挤眼: "在布朗列岛也是这样,土著人以为拍影机能偷走他们的灵魂。无稽之谈,对吧?"

"呃,"灵思风说罢又觉得这么简短的回答似乎缺点什么,于是又补了一句,"这个小人不太像我嘛。"

贰花没接话茬: "很容易操作的。只要按一下这个钮,其他的都交给拍影机处理就行了。 现下我要跟囫囵合个影,你来给我们拍吧。"

金币用黄金特有的魅力平息了在场人士的所有不满。半分钟后,灵思风手里又多了一张玻璃照片,上面的贰花手持一把缺口大剑,笑得开心极了,好像一辈子的所有愿望都一朝得尝。

他们在黄铜桥边的一家小餐厅吃了午饭,行李就趴在桌下。这里的美酒佳肴远超灵思风的日常水准。吃饱肚子,他觉得安心多了:事情还不算太糟嘛,只要发挥一点创意,再加上脑筋转的快,船到桥头自然直。

贰花似乎也在沉思。他盯着杯中的酒: "酒馆乱斗在这边挺常见的吧?"

"嗯,常见。"

"所以酒馆的装修也经常受损?"

"装 xi——啊我明白了,你是说桌椅板凳吧。我觉着是坏得挺勤的。"

"那么老板一定苦恼极了。"

"这我倒从没认真想过,不过既然干了这一行,修理什么的都算是常规风险吧。"

贰花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也许我能帮上点忙。我的工作就是风险。我说,这里的菜有点儿腻,是不是?"

"还不是你自己要吃正宗的摩普菜?你说风险什么来着?"

"我说我是风险的行家,就靠这个吃饭的。"

"我听你好像是这么说的,但是没敢信,以为听错了呢。"

"哦,不是说承担风险啦。我的日子平淡极了,最刺激的事也就是偶尔打翻墨水瓶而已。我的工作是评估风险,天天如此。你知道贝斯帕拉吉的红三角区房屋起火的概率是多大吗?538 比 1,我算出来的。" 贰花不无自豪地说。

"耶——"灵思风强压下一个饱嗝,"有什么用?抱歉。"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用途嘛……" 贰花停顿片刻,"我不知道用特劳博语怎么讲,很可能没有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里叫做——"他吐出几个拗口的音节。

"Bao-xian,爆仙?"灵思风重复了一遍,"好怪的词,啥意思?"

"假设你有一艘装满金条的船将要出航,但有可能遭遇风暴或者海盗。这都是你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你来我这里买一份 bao-xian。我会参考二十年来的天气和海盗活动情况,算出货物受损的概率,再额外加上一点儿。你只要支付我算出来的金额——"

"还有加的那一点儿。" 灵思风认真地摇着手指提醒说。

"——然后,如果货物受损,我就会给你赔付。"

"呸……什么玩意儿?"

"就是说赔给你整船货的钱。" 贰花耐心地解释着。

"懂了,跟打赌差不多,对吧?"

"打赌?算是类似吧。"

"你通过爆仙就能赚钱?"

"投资当然是有回报的。"

灵思风醉意上涌,他试着用环海地区的思维模式理解"爆仙"这玩意儿。

"爆仙什么的我不懂啦,"世界开始在他眼前旋转,"魔法,我懂魔法。"

贰花笑了: "魔法是一码事, jing-ji-xue 是另一码事。"

"哈?"

"哈什么?"

"你说的那个怪词儿," 灵思风不耐烦地说。

"Jing-ji-xue? "

"没听说过。"

贰花尽量解释。

灵思风尽量领会精神。

漫长的午后,他们参观了安卡河顺旋向这一侧的城市风光。脖子上挂着拍影机的贰花在前开路,灵思风则跟在后头,时而惊呼一声,看看自己的人头是否还在原处。他后边还缀着几个路人。在安卡摩普,公开处刑、打架斗殴、街头决斗、法师对决等活动那都是家常便饭,因此市民们早已把围观发展成一种艺术,个个都是围观道的大师。贰花一边走,一边拍摄进行他所谓"日常活动"的人们,拍完了还要付小金币。不多时他们身后已经跟了一小群幸福的暴发户,随时等着这个小疯子爆出一场金雨。

在七手塞克神殿,祭司和心脏移植圣仪师们专门开了个会,最终认为百拃高的七手塞克神像极为神圣,被拍成魔法照片乃是渎神。但贰花的两个里努让他们改变了主意,觉得神像的神圣度说不定可以打个小折扣。

然后他们在红灯区逗留了许久,拍了一系列丰富多彩且富于教育意义的好照片,其中一部分灵思风打算私藏下来慢慢学习。等到蒙蔽心智的脂粉气终于散去,他开始认真琢磨拍影机的原理。

即使是不合格的法师也知道,某些物质对光线特别敏感。也许玻璃底片都经过奥法处理,可以把穿透玻璃的光线定格?八九不离十吧。灵思风一直隐约觉得世界上应该有比魔法更加美好的事物,只是他一直没找着。

很快, 灵思风就抓住一切机会摆弄拍影机。这正是贰花求之不得的, 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拍影了。在学习拍影的过程中, 灵思风注意到这盒子有些古怪: 它正面的玻璃眼似乎有催眠作用, 不管手持拍影机的人发出何等不近人情的号令, 被拍的都乖乖听话, 让笑就笑, 摆什么姿势都行。

一路拍到碎月广场,灵思风终于把拍影机玩坏了。当时他正单膝跪着取好了景,刚刚按下魔法按钮,拍影机突然说:"不好使啦,粉色用完啦。"

拍影机上的一扇小暗门就在灵思风的眼皮底下打开了,钻出来一个浑身疣子的小绿魔鬼,一只小爪子捏着调色盘,另一只小爪子指着粉色槽吼道:"粉色用光了!看见没?你以为按快门就能变出来粉色吗?叫你刚才拍那么多姑娘,现在傻了吧?往后只能出黑白片儿,明白嘛?"

"是,对,明白。"灵思风愣愣地答道。他似乎看见门里昏暗的角落里摆着一个画架,旁边似乎还有一张乱糟糟的小床。他真希望这些都是幻觉。

"明白就好。"小魔鬼甩上房门。灵思风仿佛听到了几声抱怨和凳子拖过地板的杂音。

"贰花——"他抬头就问。

贰花不见了。正当灵思风在人群中寻觅时却有人在他的背上轻轻戳了一下,一阵寒意顺着 替梁直冲上脑。

"转过来,动作要慢,不然就废了你的肾。"背后传来的声音温和中透着险恶,仿佛一匹 黑绸。

路人兴奋地围观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呀。

灵思风慢慢转身,感到剑锋正从肋骨上缓缓划过。剑的另一端是斯特伦·威塞尔——无情的剑客、与"天下第一恶人"殊荣仅有一步之遥且不肯屈居人下的盗贼。

"您好呀。"灵思风有气无力。他注意到有几个毫无同情心的路人已经打开贰花的行李箱,兴奋地对金子指指点点。威塞尔笑了,笑容让他那张疤痕交错的脸格外吓人。

"我认识你。三流法师。那是什么东西?"

虽然没有风,灵思风却看到箱盖正在微微颤动。而拍影机还在自己手中。

"这个?拍影用的。"灵思风欢快地答道,"对!保持笑容,就是这样!"他快速退后几步,用拍影机瞄准威塞尔。

威塞尔犹豫了: "啊?"

"就是这样,别动……"

威塞尔愣了一下, 然后咆哮着举剑劈来。

行李那边传来一声咣当和一阵惊呼,灵思风没敢偏头去看。等威塞尔回过神时,他已经蹿过了整个广场,并且还在不断加速。

信天翁绕着大圈缓缓下降,最后噗通一声落在执政官邸中鸟园的平台上,羽毛四散,颇为不雅。

掌鸟官早上刚接到一封长途信件,料定不可能马上又有事干,正晒着太阳打盹呢。听见鸟儿落地的声音,他噌地跳起来抬头看去。

片刻后,他举起信囊沿走廊向宫殿深处一溜小跑,嘴里还嘬着受伤的手背。消息实在猝不 及防,他一个不慎就被啄了。

灵思风全然不理拍影机里传来的怒吼,大踏步往巷子深处跑去,他纵身翻过一堵墙,脱了 线的袍子在身后飘舞,远看活像只毛发蓬乱的寒鸦。墙对面是家地毯店的前庭,灵思风落 地,客人和货物四散纷飞。他忙不迭喊着对不起,同时扎向商店后门、窜进另条巷子、差点儿就不假思索地掉进安卡河。他拼命摇摆着身子,堪堪止住脚步。

传说世上有种神秘的河流,只要一滴河水就能取人性命。安卡河流经双子城后浑不见底,想来也有同等威力。

远处的怒吼声中掺进几分惊恐的高音。灵思风绝望地四下张望,希望能找到艘船,或者在两侧的高墙上找个能搭手的地方。

穷途末路啦。

那个法术自作主张地从他心底浮起。与其说是他掌握了那个法术,倒不如说是法术掌握了他。就为这倒霉法术,无见大学把他扫地出门——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创世者魔典的最后一份副本《八绝典》,而灵思风和人打赌,趁图书管理员不在溜进去打开瞧了一眼。刚掀开封面,一个法术就从纸上扑了出来,深深扎进他的脑海,医学院的全体教员合力也没能给弄出来。那法术是书里的哪一个已无从考证,只知道是与时空本身密不可分的八大绝顶咒之一。

从那以后,每当灵思风觉得自己无路可逃或面临极大威胁,那法术就蠢蠢欲动想把自己放出来。

灵思风咬紧牙关,但咒语的第一个音节已经到了嘴边。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左手,魔法的力量在身边旋转,空气中浮现出八极光的火花......

这时行李猛地从墙角冲出来,几百条小腿上的膝盖活塞似的起起落落。

灵思风惊呆了,刚开了个头的法术无疾而终。

箱子上胡乱披着条挂毯,还有个盗贼被箱盖卡着胳膊拖了一路。边缘处还夹着两根手指, 也不知是谁的。

行李就停在他身边几尺处,花了点儿时间收起那些小腿。就灵思风所见它并没有眼睛,但 法师完全可以肯定它正盯着这边,等自己开口。

"去去去。"他有气无力。行李原地没动,只是欠开盖子,放开盗贼的尸体。

灵思风忽地想起箱里还有金子呢。说不定它必须有个主人,既然贰花不在,它这是决定……领养灵思风了?

潮水开始转向,垃圾沐浴着下午的金色阳光载浮载沉地向下游几百码处的河门漂去。片刻之后,盗贼的尸体就已加入其中。就算被人捡到也没谁在意,更何况河口湾里的鲨鱼已经习惯定时吃大餐了。

灵思风看着尸体漂走,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棋。行李应该能浮起来,那他要做的就是熬到天黑,然后顺着潮水漂走。下游有的是野地可以溜上岸,然后……就算执政官真的广发通缉,换个衣服刮个脸也足以保平安。天高地阔,自己又精通语言,只要逃到奇美利亚或者戈宁或者埃卡尔彭,五六支军队也甭想把他抓回来。再然后就是富裕祥和又安全的好日子……

当然,还有贰花。灵思风默哀片刻。

"否则说不定更惨呢。"他这么说着,算是向贰花告别,"否则死的可能是我呢。" 灵思风决定起身离开,这时才发现衣角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他扭过脖子,是箱子盖。

"啊,戈尔法。"执政官和颜悦色,"进来,请坐。可否赏光吃个蜜饯海星?"

"悉听尊便,大人。"老外交官淡然答道,"但蜜饯的棘皮动物还是免了吧。"

执政官耸耸肩,指着放在桌上的卷轴:"打开看看。"

戈尔法拿起卷轴,上面是他熟悉的黄金帝国方块字。他微微扬起一边眉毛,静静地读了大约一分钟,接着就翻过卷轴仔细检查封口处的印鉴。

"你是帝国事务的知名学者。这卷轴该如何解释啊?"

"研究帝国事务不可拘泥于独立事件,关键是要掌握一种思维方式。" 戈尔法答道,"这卷轴上的文书确实奇怪,但不算出人预料。"

"今天早上帝国皇帝还向我指示,"执政官难得一见地露出怒容,"戈尔法,是他们皇帝要求我保护这个叫贰花的。现在又说让我务必把他除掉,你觉得这还不算出人预料吗?"

"当然不。那位陛下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有理想,有热情,是子民眼中的现世神。而这封信,除非我有眼无珠,否则必定来自帝国首辅玖转镜。他是几朝元老,皇室在他眼里是管理帝国所必须忍受的麻烦,没什么用途又不可或缺。玖转镜最不喜欢看到有人偏离指定的位置。治国必有规,这是他的原则。"

"我开始明白——"

"正是如此。" 戈尔法藏在胡子里的嘴角浮出笑容,"这游客就是个不合规矩的乱数。我确信是玖转镜在传达皇帝御旨后又做了自己的安排,让某个游子无法返乡,以免他带回来……嗯,也许是防止他带回来对现实不满的种子。帝国希望每个子民都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如果这个贰花在蛮夷之地就此消失,那就再好不过了。所谓蛮夷之地就是说我们这里,大人。"

"那以你之见?"

戈尔法耸耸肩。

"以我之见,大人不妨静观其变,自然水到渠成。但是嘛,"他若有所思地挠挠耳朵,"说不定刺客行会……?"

"噢,对呀。刺客行会。现在会长是谁来着?"

"兹洛夫·绒足,大人。"

"你去跟他谈谈,可以吗?"

"遵命,大人。"

执政官点点头。这就好办了。他完全赞同玖转镜的观点:生活已经如此艰辛,子民们就该 老老实实听上头的安排。 碟形世界上空繁星闪烁,家家商户都关了门,扒窃的、掏包的、卖淫的、卖艺的、高来高去的则陆续起床上了工。法师们忙着折腾跨维度的学问,今晚他们要观察两个强大的亚位面融为一体,空气里早早就飘满了魔法雾霾。

"你看哈,咱俩这样永远也没个完。"灵思风边说边小步蹭着溜走,行李亦步亦趋,箱盖半开,像是个威胁。灵思风考虑过不顾生死纵身一跃,可刚动念箱子就仿佛猜到了他的意图,狠狠扣上了盖子。

灵思风心里一凉。觉得这鬼玩意儿虽然瞧着狗里狗气的,可就算现在侥幸逃了,肯定也甩不掉这跟屁虫。他甚至怀疑即使能搞来匹马,它也会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无休无止,爬山过海,每天晚上趁他睡觉时就赶上一点。很多年后的某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会听到身后几百只小脚丫冲刺而来的声音……

"你跟错人了!" 灵思风呻吟着, "又不怪我!我没绑架他!"

行李稍微向前凑了一点,灵思风的脚后跟与河水之间只剩下滑腻腻的一小溜地面。那一瞬间他突然预感到行李恐怕比他游得更快,他努力不去想在安卡河里溺死是什么滋味。

"你不投降,它绝不会罢休的。"一个小声音悠闲地说。

灵思风低头看看脖子上挂着的拍影机, 机器上的小门又开了, 小恶魔正倚着门框抽着小烟斗, 兴致勃勃地看热闹。

"我死也要拉你垫背。" 灵思风恶狠狠地说。

小恶魔取下烟斗: "你说啥?"

"我说我死也要拉你垫背,干!"

"随你便咯。"小恶魔意味深长地敲敲拍影机外壳,"看谁先沉底。"

行李打了个呵欠,又向前挪动了一丢丢。

"好吧好吧。"灵思风开始暴躁,"你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

行李缓缓退后,灵思风蹭到比较安全的位置,靠墙坐下来。河对面就是灯火闪烁的安卡城。

"你是个法师呀。"拍影的小恶魔又说,"肯定有办法把他找回来。"

"恐怕我不算什么法师。"

"你就突然蹿出来,把他们都变成虫子。"小恶魔好像没听见灵思风的话,继续鼓励。

"不。变形动物是八级法术。我连毕业证都没有,就会一个法术。"

"一个法术也行啊。"

"恐怕不行。"灵思风绝望极了。

"你那个法术是干啥的?"

"说不清。不想说。但是说认真的,"灵思风叹道,"什么法术都没戏呀。记忆最简单的法术也得要三个月,一旦用掉就噗嗤一声没影了。所以法术这码事真挺白痴的,皓首穷经二十年,才学会在卧室里凭空变个裸体处女,可那时候你早就被水银蒸气和熬夜苦读搞得半残半瞎,对着裸女都不知道该干啥。"

"我倒是没想过这个。"

"嘿,你看哈,什么魔法都是瞎扯淡。贰花说他们帝国有更好的,我以为……"

小恶魔期待地看着他,等候下文。灵思风暗自骂了一声。

"那啥,如果你非听不可,我以为他说是魔法,其实指的不是魔法。"

"除了魔法还能是啥?"

灵思风垂头丧气: "说不清。我觉得可能是指更合理的做事方法,比如驾驭……驾驭闪电 什么的。"

小恶魔投来和蔼而悲悯的一瞥,柔声道:"闪电是雷巨人打架时丢的标枪,气象学常识,大家都知道。这可不能驾驭。"

"我知道,"灵思风的语气有点酸溜溜,"对,这例子不严密。"

小恶魔点点头,退回拍影机里。没多久,灵思风就闻到一阵煎培根的香味儿。他一直忍到饥肠已经不堪其苦,终于敲了敲拍影机。小恶魔又出来了。

"我一直在考虑你刚才说的哈。"没等灵思风开口小恶魔就抢先说,"就算你能给闪电套上缰绳吧,怎么让它拉车?"

"你他妈说啥呢?"

"闪电啊。闪电直上直下跑。你说驾驭,不就是拉车吗?车得横着跑,上下可不行。再说闪电说不定就把缰绳烧断了。"

"我才不管闪不闪电的呢!饿着肚子能思考吗?"

"饿了就吃。常识。"

"怎么吃?我稍微挪动一下那破箱子就开开合合的吓唬我!"

话音刚落, 行李就抬起了盖子。

"看见没?"

"它不是要咬你。它那意思是里边有吃的。你饿死了对它没好处。"

灵思风看看行李黑洞洞的腹腔,里边除了七零八落的盒子和钱袋外确实还有几个瓶子和油纸包。他愤慨地笑了一声,便在空无一人的河岸上四处搜索起来。终于他找到一块尺寸合适的木头,毕恭毕敬地卡在箱盖底下,然后从里面摸出一个扁平的油纸包。

包的是饼干, 比钻石木还硬。

"ren 哒妈硬。"他揉着牙嘀咕。

"捌豹校尉的行军粮,那是。"小恶魔站在小门里,"在海上救了不知多少性命呢,这玩意儿。"

"啊,看得出来。怎么救?垫在身下当筏子,还是扔出去喂鲨鱼?鲨鱼吃了肯定就沉底了。那瓶子里是什么?毒药吗?"

"7K。"

"到处都有水啊!他干嘛要随身带?"

"信任。"

"信任?"

"对,缺乏信任。他信不过你们这儿的水,明白?"

灵思风开了一瓶,里面的液体确实像水,什么味儿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 "淡而无味。"他抱怨道。

行李发出轻微的吱嘎声,吸引灵思风的视线。它缓缓合上盖子,把那块木头像干面包似的 夹个粉碎,慵懒中透着恰到好处的威胁。

"好了好了,"灵思风说,"我这不正想着呢嘛。"

以默的盗贼行会总部就在雾凇街和寒霜巷交叉口的斜塔里。午夜时分,孤单的护卫在阴影里倚着墙抬头观赏亚位面融合,漫不经心地想着此等异象是不是转运的征兆。

这时传来极为一丝细微的声响,细如蚊蚋的呵欠。

护卫打量着空荡荡的街道,几码外的泥坑里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正反射着月光。他过去捡起来,借着月光认出黄金的光泽。然后他猛吸一口气,几乎能在空旷的街道上激起回声。又是一响,另一枚金币滚到了街对面的沟里。

他捡起第二枚,第三枚又出现了,在更远点儿的地方,还在地上打转呢。护卫记得某个传说里黄金就是凝结的星光。从前他一直以为那是胡扯:沉甸甸的黄金怎么可能从天而降?

当他走到对面的巷口,更多的金币出现了:这次是一大堆,还装在袋里呢,整个儿被灵思风抡在了他头上。

护卫悠悠醒转,一睁眼就看到一个双目圆瞪的法师,以及他手中正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剑。不过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黑暗中还有个不知什么东西正抓着他的腿,且抓腿的劲道尚有大量余力,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把他捏爆。

"外国阔佬呢?"灵思风威胁道,"快说!"

"啥玩意儿抓我腿?"护卫惊恐地问。他试着挣脱,但抓力也随之增加。

"你不会想知道的。赶紧给我招。外国阔佬呢?"

"不在这儿!他们把他送到布劳德曼的店里去了!所有人都在找他!你是灵思风,对吧?那箱子——咬人的箱子——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要……"

这时灵思风已经没影了,神秘的抓腿人(护卫惊恐地意识到那恐怕不是人)也松了劲。他刚要爬起来就被黑暗里蹿出的四方巨物给顶飞了。几百只小脚追着法师绝尘而去。

贰花正试着对照自己做的那本常用语手册给布劳德曼讲解"爆仙"的奥秘。肥墩墩的酒馆 老板挺认真,小眼睛烁烁放光。

桌子另一头,盗贼头子以默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不时用盘里的肉片喂着乌鸦。威赛尔在边上踱来踱去。

"你多虑了。"以默对威赛尔说,目光从未离开贰花和布劳德曼,"我能感觉出来。谁敢偷袭我们?那个废物法师肯定会来,借他个胆儿也不敢逃。他打算讨价还价,但我们要全部拿下。法师、金子、箱子,一个不漏。"

威赛尔的独眼闪过凶光,握拳砸在另只手的掌心。

"谁能想到整个世界碟上有那么多通灵梨木?谁猜得到?"

"斯特伦,你真的多虑了。我相信这次你不会重蹈覆辙。"以默心平气和。

斯特伦·威赛尔厌恶地哼了一声,满屋子教训手下去了。以默则继续观察那个游客。

说来也怪,这小个子外国人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正身陷多大的麻烦。有几次以默甚至看到 他用满意的眼神欣赏整个房间。他跟布劳德曼唠了好半天,还递过去一张纸,后者则回敬 了几枚钱币。怪呀。

布劳德曼起身,摇摇晃晃地从以默身边经过。但后者的手臂闪电般探出,抓住他的围裙。

"刚才那是干什么呢,我的朋友?"以默低声问。

"没、没什么,以默。私事。对,差不多。"

"朋友之间可不该有秘密,布劳德曼。"

"啊,那啥,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差不多就是赌博,明白吧?"布劳德曼紧张兮兮,"叫什么'爆仙'的,差不多就是打赌,赌破鼓酒馆会不会烧光。"

以默和布劳德曼对视了许久,直到后者在恐惧和尴尬中移开视线,然后他笑了起来。

"就你这个穷酸溜丢的垃圾堆?这厮肯定疯了。"

"没错,不过那也是有钱的疯子啊。他说既然收了我的……叫什么来着,什么费,你就当是我押的赌注吧,如果破鼓烧光了,帝国那边他的老板就会给我赔钱。我可不希望这样哈。烧光了。破鼓,我是说。我把这地方当家来着,破鼓哈……"

"你还不算特别笨哦?"以默说着,推开布劳德曼。

这时酒馆大门被人踹开, 猛地糊在墙上。

"喂!我的门啊!"布劳德曼尖叫。紧接着他意识到台阶上站的是谁,电光火石之间就躲到桌后。黑色飞镖破空而来,刚好被布劳德曼躲过,咚地扎进木头里。

以默谨慎地抬手,又斟了一壶啤酒。

"兹洛夫,喝一杯吗?"以默气定神闲,"斯特伦,把剑收起来。兹洛夫·绒足是自己人。"

刺客行会的会长用一个漂亮的动作把吹箭筒收回套里。

"斯特伦!"以默喝道。

威赛尔不情愿地收了剑,但手一直按在剑柄上,双眼紧盯兹洛夫。

在刺客行会里升迁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对抗性考试,其中主要内容,不,应该说唯一的内容,就是刺杀实操。许多次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在兹洛夫那张诚恳的大脸上留下了一层疤痕。不过就算没有疤痕,他的长相也比较抱歉。据说兹洛夫之所以选择兜帽披风、黑衣夜行的刺客之道,就是因为他有几分巨魔血统,怕见日光。但敢在他耳边说这话的人末了都用帽子盛着耳朵被打发回家了。

兹洛夫带着一众刺客走下台阶,站在以默面前: "我为那个游客而来。"

"关你屁事吗,兹洛夫?"

"关。格林乔、厄尔蒙, 抓人。"

两名刺客出列,却被威赛尔挡住去路。威赛尔出剑极快,从出鞘到刀锋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几乎同时完成,没有中间过程。

"或许我只有一次机会。"威赛尔声音很低,"但你们自己决定,谁先死?"

"兹洛夫,抬头看。"以默也说。

黑黝黝的房顶,一排凶狠的小黄眼睛浮在房梁上。

"再敢向前一步,就准备留下眼珠吧。所以不如坐下喝一杯,我们平心静气谈谈。我记得咱们有君子协定:你不抢劫、我不暗杀。有报酬的情况另算。"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

兹洛夫接过酒杯: "那又如何?我把人宰了,然后你抢劫尸体。就是怪模怪样的那位对吧?"

"正是。"

兹洛夫望着贰花, 贰花报以笑容。兹洛夫耸耸肩, 他从不考虑为什么有人出钱要别人的命, 暗杀不过是门营生。

"可以打听一下吗?你的客户是?"以默问。

"拜托!"兹洛夫抬起一只手,"注意职业礼仪。"

"那当然。另外——"

"怎么?"

"记得我在外面安排了几个护卫——"

"讨去式。"

"街对面的门里还有几个——"

"曾经有。"

"屋顶上的两个弓箭手。"

一丝疑虑掠过兹洛夫的脸,像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滑向胡乱型过的田地。

门又被踹开,对站在门边的刺客造成海量伤害。

"别踹门啊!"布劳德曼在桌子底下喊。

兹洛夫和以默齐齐抬头,门口是个衣着华丽的小矮胖子。岂止华丽,简直华贵。小胖子身后站着一排高大的身影,大到让人很有压迫感。

"这……谁啊?"兹洛夫问。

"我认识,"以默答道,"热尔波夫,黄铜桥边呻吟盘子酒馆的老版。斯特伦,做了他。"

热尔波夫抬起一只戴满戒指的手,几个超大只的巨魔弯腰挤进酒馆,守在他两旁。巨魔的小臂足有面粉袋子粗细,蜜瓜大小的肌肉蛋子煞是惹眼。他们"魔"手一把双头大斧,就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斯特伦·威赛尔走到一半就犹豫了。

布劳德曼满脸怒火地从桌子底下探出头大吼: "滚出去!把巨魔给我弄出去!"

在场的谁也没动,酒馆里突然一片死寂。布劳德曼飞速看了一圈,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蠢话。一声呜咽逃出他紧闭的双唇,享受着自由的空气。

布劳德曼奔向地窖,一个巨魔抬起火腿大小的巴掌信手一挥,巨斧破空穿过酒馆。关门和破门声几乎同时响起。

"我操!"兹洛夫·绒足大喊。

"你要怎样?"以默也问。

"可以这么说,我是代表商业与贸易行会,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利益就是那个小人儿。" 热尔波夫气定神闲。

以默的眉毛拧成一团: "抱歉,你刚刚说商业行会?"

"还有贸易。"热尔波夫补充道。除了更多巨魔,他身后又冒出几个人类。以默觉得那几位约略有些眼熟,似乎曾经见过——都是些吧台、柜台后边做买卖的,毫无存在感,过眼就忘。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好像狐狸碰上了愤怒的羊,而且是那种雇得起狼的有钱羊。

"冒昧问一句。这个——行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今天下午,我正是主管旅游的副会长。"

"你说的这'旅游'是啥玩意儿?"

"呃……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热尔波夫回答。此时一个长胡子老头从他肩膀上探出头:"我代表摩普城的酒类销售商,旅游就是生意的意思,懂吗?"

"所以?"以默冷冷地问。

"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热尔波夫回答,"正如我刚才说的。"

"盗贼滚出去!盗贼滚出去!"那老头喊着,在场的几位纷纷附和。兹洛夫笑了。

"刺客也滚!"老头接着喊。兹洛夫怒了。

"讲道理嘛。"热尔波夫说,"搞得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抢劫杀人的,游客看了怎么想?人家大老远地跑过来欣赏我们的名胜古迹、民俗传统,结果转眼就被弄死了扔在暗巷里,或者在安卡河里漂着,回去怎么跟亲戚朋友吹?说句不客气的,你们要与时俱进啊。"

兹洛夫和以默对视一眼。

"有点道理,对吧?"盗贼头子决定认可。

"那就进吧,兄弟。"刺客会长也表示赞同。他行云流水般地掏出吹箭筒放在嘴边,向最近的巨魔射出飞镖。巨魔回身抛斧,飞过他的头顶并劈倒后边的一个倒霉盗贼。

热尔波夫压低身子让出视野,其他巨魔纷纷抬起巨型钢铁十字弓,用标枪那么长的箭把离它最近的刺客扎了个对穿。热闹就是这么开始的......

之前曾经说过, 八极光是第八种原色、是想象力的颜色。对八极光敏感的人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灵思风匆忙穿过摩普城集市,行李就跟在身后。夕阳西下,火把摇曳,熙来攘往,他忽地 撞到个黑衣人,本想转身骂上几句,却发现对方是.....死神。

那只能是死神,除外没谁会顶着两个空眼窝子到处跑,当然了,他肩上扛着的大镰也是个标志。在灵思风惊恐的凝视中,一对男女有说有笑地从死神身上穿了过去,丝毫不觉有任何异样。

死神脸上没有能活动的五官,但还是尽可能做出惊讶的表情。

灵思风? 死神低沉的嗓音恰似地底深处铅铸的大门轰然开阖。

"呣," 灵思风敷衍着,努力躲开对方没有眼珠的目光。

你怎么在这儿? (轰隆、轰隆, 古老的群山下, 虫豸徘徊的要塞, 石棺盖在轰鸣。)

"那个,不可以吗?总之您一定忙得很吧,那我就不叨——"

灵思风, 没想到你主动来撞我。本来我打算今晚就去找你。

"啊, 不, 别——"

当然,这事说来奇怪,按计划我们应该在伪都7见面。

"伪都在五百里外呢!"

不用你说。我看出来了,整个系统又乱套了。你可不可以——?

灵思风双手护脸向后退去。旁边小摊上卖鱼干的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疯子。

"不可以!"

我可以借你一匹快马。

⁷ 译注: 伪都 (Pseudopolis) ,斯托平原上的另一个主要城邦,规模大概仅次于安卡摩普。在《碟形世界》系列小说里偶尔提及,但从未正式出现过。民主制国家,管事儿的是总统。安卡摩普城市警卫总部所在的街道叫"伪都场"(Pseudopolis Yard),相当于球形世界上伦敦的苏格兰场。

"我不要!"

一点儿都不疼。

"不行!" 灵思风转身就跑。死神望着他的背影无奈耸肩。

真讨厌。死神转过身看到卖鱼干的小贩。他一声咆哮,伸出骸骨嶙峋的手指停止了对方的心跳,但还是觉得不爽。

接着死神想起了今晚即将发生的事。他……说"笑"也许不大合适,因为骨头脸上永远是龇牙大笑的样子,但他哼起了欢快的小调,转身向破鼓酒馆走去,顺路收割一只碰巧路过的蜉蝣,又从鱼摊下趴着的猫身上带走了九分之一条命(所有的猫都能看到八极光)。

摩普城的"短街"其实是全城最长的街道之一,拉丝街与它顺旋向相交,形成一个丁字路口。破鼓就坐落在这个口上,整条短街一览无余。

短街的另一个尽头,一个黑黝黝的长方形玩意儿被几百条小腿架着站了起来,开始奔跑。 起初它的动作有些笨拙,但跑到短街中央时已经快如飞箭……

- 一个更为黑黝黝的人影正贴着破鼓的墙一寸寸地往前蹭,离守门的两个巨魔只有几码远时灵思风汗流浃背:如果被听见他腰间那几包特别武器发出的轻微叮当声......
- 一个巨魔拍拍同伴的肩,发出两块鹅卵石互相敲击似的声音。他指向星光照耀的街道…… 灵思风从藏身之处蹿出来,转身把袋子抛进破鼓墙上离他最近的窗户。

威赛尔看到一个袋子在空中慢慢旋转,划着弧线飞过房间、砸在桌角,然后爆开。片刻之后,闪亮的金币打着转儿滚得满地都是。

屋里突然静下来,只有金币发出的轻响和伤员的呻吟。威赛尔骂了一声,干掉和他缠斗的刺客。"有诈!"他喊道,"大家不要动!"

于是打成一片的五六十人和十几个巨魔保持互相拉扯的姿势僵在原地。

接着酒馆大门今晚第三次被撞开。两个巨魔冲进来、关了门、落下闩,逃到楼下去了。

外面突然传来快速接近的脚步声。大门最后一次打开,或者确切地说是爆开。粗大的木头门闩飞过整个房间,门框都被扯了下去。

门和门框把一张桌子砸个稀碎,这时众人才注意到碎木堆里埋着什么东西。那是个行李箱,正疯狂抖动身子要从撞碎的木头堆里挣脱出来。

灵思风出现在被撞毁的门洞下,又向屋里扔了个黄金"手榴弹"。钱袋打在墙上,金币散落如雨。

地窖。布劳德曼抬头看看,又嘟哝着继续低头忙活他手头的事。他为整个旋冬囤积的蜡烛都铺在地上,和木柴混在一起。眼下他正在劈开一桶灯油。

"爆了个仙呐",他自言自语。灯油汩汩流出,在他脚边打旋。

威赛尔满脸暴怒地冲向门口。灵思风觑得亲切,又抛出一包金币正中他的胸口。

以默高喊着伸出手指,一只乌鸦得令,从房梁俯冲下来直奔灵思风,利爪大张,闪着凶光。

然而乌鸦没能命中目标。大约飞到半途,行李从碎木堆里跃起,凌空打开一点箱盖又猛地合上。

行李落地倒是轻盈。灵思风看到箱盖又打开一点,缝隙里伸出棕榈叶那么大的一条红木色 舌头,把几片零散的羽毛舔了进去。

与此同时,房顶的巨型蜡烛吊灯砸落下来,屋里顿时一片漆黑。灵思风弹簧似的抽紧身子原地起跳,抱住房梁爬上相对安全的屋顶。他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这么大劲儿。

"太刺激啦!"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盗贼、刺客、巨魔和商人们同时意识到他们身处暗室,脚下到处是滑溜溜的金币,黑暗里还藏着个可怕的怪物。众人不约而同地向门口奔去,只不过关于门的具体方位有二十多种不同见解。

灵思风凌驾于一片混乱之上, 盯着贰花。

"你把吊灯割断的?" 灵思风低吼。

"是啊。"

"怎么跑上边来了?"

"我觉得最好别妨碍大家。"

灵思风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贰花继续说道: "真正的酒馆乱斗! 比我想象的还带劲! 你说我要不要下去谢谢他们? 这是你安排的吗?"

灵思风茫然地看着他:"咱还是下去吧,人都跑光了。"

他拖着贰花穿过一片狼藉的酒馆走上台阶。外面黑夜将尽,天上还有几颗星,但月亮已经 落了,缘向的天空微微发灰。最重要的是街道上空无一人。

灵思风嗅了嗅空气: "你有没有闻到油味儿?"

这时威赛尔从阴影里现身, 绊倒了灵思风。

布劳德曼跪在台阶最上方,摆弄着他的火绒匣,里面是湿的。

"这猫真该死。"他一边嘟哝一边摸索。备用的火绒匣应该放在门边的台子上,现在不见了。他骂了脏字儿。

一根点燃的小蜡烛在他身边凭空出现。

这个,拿去用。

"谢谢。"布劳德曼说。

不客气。

布劳德曼正要把小蜡烛扔下台阶,手在空中突然停住了。他困惑地看着蜡烛,皱起眉,举起蜡烛转身照亮四周。烛光半明半暗,但在黑暗中照出一个轮廓……

"啊,不——"布劳德曼惊呼。

正是。死神说。

灵思风就地滚翻。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威赛尔要把他扎死在原地。实际上却更糟,威赛尔静静等他起身。

"我看到你也有把剑, 法师。"威赛尔轻言细语, "站起来, 让我看看你使剑的本事。"

灵思风壮着胆慢慢起身,从腰间抽出他一百年零几个小时前从守卫身上抢来的短剑。在威 塞尔细如发丝的细剑面前,那玩意儿简直既短又粗且笨。

"可我不会用剑啊!"灵思风嚎叫着。

"很好。"

"你知道利器无法杀死法师吗?"他绝望地问。

威赛尔一声冷笑: "听说过,很想亲手试试。"说着就扑了上来。

灵思风用好运挡住第一剑,被吓得连忙抽手;又用巧合架住第二剑;而第三剑正中心口, 直透长袍。

剑锋所至, 叮的一声。

威赛尔胜利的咆哮卡在嗓子眼儿里。他抽剑再刺,灵思风出于恐惧和羞愧,定在原地不躲不闪。又是一叮,金币开始从袍子里掉出来。

"流金血,你厉害啊?"威赛尔嘶吼着,"我就不信你那大胡子底下也能藏金子,你个小 _____"

他收剑准备给法师最后一击。与此同时,酒馆门里一直暗暗滋长的火光忽然一闪、先是暗了一下,接着就爆成一团咆哮的火球。墙壁崩向四面八方,屋顶腾空飞上百尺,然后被炸成碎片,烧红的瓦片纷纷散落。

威赛尔瞪着火海愣住了。灵思风趁机一跃而起,钻到他持剑手臂的下面,笨手笨脚地挥刀便砍。可惜判断严重失误,只用剑侧拍中目标,短剑更是脱手飞出。火花和燃烧的油滴雨点般飘落,威赛尔双手掐住灵思风的脖颈,逼他跪倒在地。

"全是你干的!"威赛尔怒吼道,"你!还有那个鬼箱子!"

他的拇指就压在灵思风的气管上。灵思风想:完了完了完了,不管死后去哪,总比这儿强.....

"打扰一下。" 贰花的声音。

灵思风感到脖子上的压力略微放松。威赛尔慢慢起身,满脸都是绝对的憎恶。

一块炭火落在灵思风身上,他连忙把火掸掉,也爬了起来。

贰花就站在威赛尔身后,手持对方细剑、剑锋直抵后腰。灵思风眯起眼伸手入袍,抽出时 已经握成拳头。

"不许动。"他说。

"我姿势没错吧?" 贰花挺紧张。

"他说你要是敢动就戳爆你的肝脏。" 灵思风创造式地翻译。

"我不信。"这是威赛尔。

"那打赌?"

"不赌。"

随即灵思风抓住威赛尔朝后转身的机会挥出一拳,正中盗贼的下巴。威赛尔迷惑地看了他一会儿,静静瘫倒在泥里。

法师松拳动动酸疼的手指,掌心掉下一把金币。他看着不省人事的对手长叹: "老天爷呐。"

灵思风抬起头马上又被烫得大叫起来,是火星落在了脖子上。此时火舌正沿着房顶向街两头蔓延,放眼望去,人们全忙着往窗外扔细软、到马厩抢牲口。破鼓已经烧成一座白热化的火山,里面再次爆炸,一整座大理石壁炉旋转着从他们头顶飞过。

"逆旋门最近!"灵思风在屋椽崩塌的噪音中高喊,"快走!"

他抓住贰花的胳膊,不由分说就往街尽头跑去。

"我的行李——"

"去你的行李吧!再不走,你就用不着行李了!快!"他大吼道。

他俩夹在逃难的人群中一路狂奔,灵思风大口呼吸着清晨的凉爽空气。可有些事情不对劲 儿。

"我确定所有的蜡烛都灭了, 那破鼓是怎么烧起来的?"

"不知道啊。"贰花呻吟,"太糟糕了,灵思风。我和他们聊得正投机呢。"

灵思风吃了一惊就停下脚步。逃难的路人撞在他身上,留下一声谩骂就绕弯继续跑路了。

"聊?"

"对呀,他们人很好的。我本来以为语言障碍比较麻烦,但他们非要挽留我一起玩,还坚决不许推辞。我觉得他们超友善……"

灵思风张嘴打算纠正他, 却发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布劳德曼老兄一定伤心死了。" 贰花还在继续,"不过他还挺明智的。他付的第一期保费还在我这里呢,一个里努。"

灵思风不知道"保费"是啥东西,但他脑子转得快。

"你把破鼓给'爆仙'了?跟布劳德曼打赌说破鼓不会着火?"

"是啊。标准估值,两百个里努。干嘛问这个?"

灵思风转身看看身后追来的火龙,心里估算着用两百个里努能把安卡摩普买下来多大一块。总之很大就是了。可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火还在屁股后边追着呢......

他低头看着贰花。

"你——"他搜肠刮肚想找出特劳伯语里最恶毒的词汇。只恨欢乐的特劳伯人脏话太过贫乏。

"你,"灵思风重申一遍。又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撞了过来,肩头扛的大镰差点把他割伤。 法师积蓄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你这个(戴着铜鼻环脚踩足浴盆在电闪雷鸣中站在拉鲁阿鲁阿哈山之巅高喊雷电女神阿罗呼啦五官长得像一株得了病的乌罗鲁阿哈根、如此这般的)人啊!"

公事公办。撞他的人说着就走远了,每个字都像沉重的大理石板轰然落地。灵思风发现 唯有自己能听见这个声音。

他再次抓起贰花:"咱快跑吧!"

安卡摩普的大火还导致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布劳德曼的那份"爆仙"单飞出了破鼓酒馆残破的屋顶,随风飘舞离开双子城,又乘着热气进入碟形世界的大气层,几天后落在几千里外特劳伯群岛上的一蓬乌罗鲁阿哈树丛里。纯真快乐的岛民把它当神供了起来,让周围已开化的邻居们大惑不解。说来也怪,自从开始供奉爆仙单,接下来的几年里群岛的风特别调、雨格外顺,收成好得惊世骇俗,以至于无见大学非主流宗教系的教员们特地派了一支科考队去查个究竟。最终他们认定爆仙单飞到特劳伯纯粹是为了显摆。

风借火势,从破鼓开始蔓延,速度比人走得还快。灵思风被烤得满脸通红起疱,赶到逆旋门时城门也早已烧了起来。好在二人都已身在马上。这当口,买匹马没什么难的。虽然好商趁火打劫,要价虚高五十倍。法师则塞给奸商价值一千倍的金子,惊得对方目瞪口呆。他们刚刚策马穿过城门,第一根大木梁就掉了下来,火花四射。摩普城已烧至鼎沸。

二人二骑飞驰在被火光映红的路上。灵思风侧头瞧瞧旅伴,却发现贰花正在努力现学骑马。

妈的,他想。这厮还活着,我也没死。他之前说的那什么 jing-ji-xue 说不定真有两下子?这名儿可够拗口的。灵思风试着用贰花的母语发出那几个厚重的音节。

"经济学?" 他反复尝试, "荆棘靴?惊悸穴?"

靠谱。听起来挺应景的。

安卡摩普城最后一片燃烧的城区再往下游几百码处,一个四四方方浸满水的怪玩意儿触到了逆旋向河岸的软泥。甫一触底,它立即舒展无数条小腿站稳脚跟。

行李带着泥土、水渍和成吨的怒火上了岸,甩干身子、认准方位,奔跑起来。拍影机里那只极丑的小恶魔则好整以暇地蹲在箱盖上欣赏沿途风景。

布拉福德看着黄皮子, 扬起眉毛。

"就是这样,"灵思风说,"行李赶了上来,别问它怎么找到我们的。还有酒吗?" 黄皮子提起装酒的皮袋,空空如也:"我觉得你今晚喝得够多了。"

布拉福德的额头上浮现出皱纹。

"金子就是金子,"他终于开了口,"浑身金子的人怎么可能认为自己穷呢?讲道理嘛,做人非穷即富,必居其一。"

灵思风打个酒嗝,发现道理真的很难讲。"嗯,我是这么想的,重点是,那个,你知道八 魔铁吗?"

布拉福德和黄皮子齐齐点头。八魔铁是一种色彩斑斓的奇异金属,在环海沿岸地区跟通灵梨木同样珍贵,稀有度也相仿。只要拥有一根八魔铁磨成的针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因为它对世界碟的魔法场极为敏感,永远指向碟形世界的轴心地——除此之外还会自动补袜子呢。

"所以我的重点是黄金应该也有某种魔法场,姑且叫金融魔法吧。惊悸穴。"灵思风咯咯笑道。

黄皮子起身伸个懒腰。太阳已经老高,下面的双子城里遍布水雾和焦臭的蒸汽。城里还有金子,他想。即便是惜财如命的摩普居民,面临二选其一的局面时也必然弃财保命。该行动啦。

叫贰花的小人儿似乎还在酣睡。黄皮子低头看看他,摇了摇脑袋。

"城市的废墟正等待我们呢,谢谢你的故事,法师。你现在要怎么办?"他的目光移向行李,行李立即退后,紧闭箱盖。

"现在嘛,没有出城的船,"灵思风还在笑,"我想沿着海岸去切尔姆。还得照顾这位呀,对吧。我不是说——"

"对,对。"黄皮子安抚地应和,说罢就转身跨上布拉福德牵着的马。片刻后,两位英雄已经化作云烟笼罩下的两个小点儿,直奔烧平的双子城。

灵思风醉醺醺地望着地上的贰花,不,是两个贰花。一个念头在诸界间飘荡着寻找可供落脚的脑袋,然后它瞄准灵思风半晕半醒的脑子,钻了进去。

"你可又把我害惨了。" 法师呻吟着倒下了。

"有病。" 黄皮子说。几尺之外并驾齐驱的布拉福德点头赞同。

"所有法师都那样。水银蒸气吸太多,脑子烂了。跟他们吃的蘑菇也有关系。"

"但是——" 黄皮子从短袍里摸出一块带链子的金饼。布拉福德扬起眉毛。

"那法师说小人儿有个金饼,能显示时间。"

"所以你就动了贪念,伙计?你真是个专业的盗贼。"

"是啊。" 黄皮子谦逊地附和。他按动金饼边缘的一个小钮,饼盖翻了起来。

金饼里关了个抱着算盘的小恶魔,它抬头大吼道: "还差十分钟八点整!"接着金饼盖子猛地合拢, 差点夹了黄鼠狼的手。

黄皮子咒骂一声,把报时饼远远甩进草丛,落在了石头还是什么东西上。报时饼的外壳摔裂,里面射出艳丽的八极光和硫磺火,报时的恶魔从哪来回哪去了。

"扔了干什么?"布拉福德离得有些远,没听见恶魔喊话。

"扔什么?"黄皮子反问,"我什么也没扔。什么也没发生。快走吧,机会不等人啊!"布拉福德点点头。他们快马加鞭,奔向古城安卡和他们的心头所好。

引子

有些地方的创世者想象力欠奉、工程才能过人,而碟形世界的创世者正好相反,所以这里被赋予了壮丽的风光。

太阳只是一颗围绕世界碟旋转的小卫星,看上去可能还不如槌球比赛的球门大,但这点儿小瑕疵在巨龟亚图因的面前实在无足轻重。它古老的外壳上布满流星留下的弹坑,背上驮着世界碟,缓缓游过浩瀚宇宙,偶尔伸出足有一个国家大小的脑袋去咬身边擦过的彗星。

反而大多数人的大脑都无法接受亚图因横亘星海的庞大身形,如此算来,碟形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当数不舍昼夜的地缘飞瀑。世界碟上各个海洋的水翻腾着从地缘倾泻而下,洒向太空;或者也可能是悬浮在飞瀑之上的地虹,八色光辉在水汽中隐隐浮现,其中第八种颜色便是烈日的光芒在强烈魔法场中散射所产生的八极光。

再抑或,碟形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正是轴心地:绿色寒冰结成的天极峰拔地十里,直插霄汉,顶端便是诸神居住的不显境。虽然能够俯瞰大好河山,可碟形世界的众神却很少感到满足。在毫无常理可言的世界做神并不大体面,更何况他们可以穿透维度、看到实用胜于想象的创世者们塑造的其他世界,相形之下便更显尴尬。无怪乎这里的众神罕问世事,反倒是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拌嘴。

这一日,众神之主——盲神伊欧正单手托腮坐在红色大理石桌边,紧盯棋盘。"盲神" 虽然脸上一片平滑,实则眼珠为数众多,都过着半自治的日子。如今有几只正浮在棋盘上 方。

棋盘是一张精雕细刻的碟形世界地图,上面加了横竖格子,几个栩栩如生的棋子占了其中 几格。如有凡人旁观,或许能认出有两个长得恰似布拉福德和黄皮子。其他棋子代表更多 的英雄和勇士,这两样资源在碟形世界都多到用都用不完。

目前继续对弈的还有伊欧、鳄神奥夫勒、微风之神赛夫路斯、命运,以及女士。较弱的棋手已陆续被清理出局,棋盘上的气氛剑拔弩张。机遇女神的英雄碰上一满屋全副武装的豺狼人(奥夫勒手气不错),早早退场;随后黑夜之神托辞跟天意有个约会,退掉筹码不玩了;几个低阶神凑了上来,从棋手们的肩头探出脑袋观战。

场外观棋的已经设了赌局,纷纷押注下一个离场的就是女士。她最后一个稍微上得台面的英雄已经化作一捧骨灰、正跟安卡摩普的废墟一起冒烟呢,剩下的棋子没哪个能上前线。

伊欧拾起人头骨镶嵌红宝石的骰盅,几只眼睛死死盯住女士,投出三个五。

女士笑了。她的双眼是两片烁烁放光的鲜绿,没有瞳仁。

室内鸦雀无声。女士在棋子匣里摸索了一会儿,从最下面翻出两子,以起手无回的气势押上棋盘。所有棋手不约而同地探过身子想看看有什么名堂。

"一个废户法师一个小嗯员,"奥夫勒的獠牙一如既往地碍事,"你安蛋了!"他大爪一挥,把一堆白骨似的筹码推到桌子中心。

女士微微点头, 拾起骰盅, 双手纹丝不动, 但众神都听到三枚骰子在盅里旋转碰撞。骰盅落定, 骰子弹跳着落在桌子另一端。

六、三、五。

然而那个五并不简单,数十亿个分子相互碰撞,激荡起的概率之波把那个五又震了起来。 骰子以一角为支撑又转一圈,再落下时就成了个七。

盲神伊欧捡起骰子数了一遍, 六面。

"喂,"他无奈地说,"别作弊啊。"

第二章 遭遇八邪主

一条白晃晃的宽阔道路蜿蜒连接安卡摩普和切尔姆,全程坑坑洼洼、到处是半埋半掩的石头。这条道时而盘山而上,时而扎进柑橘树茂密的翠绿谷地,时而又收窄成一条吱吱嘎嘎的吊桥、或是藤蔓丛生的山谷。总的来说风景 ru-hua, 好看却不实用。

"风景 ru-hua"是法师灵思风(无见大学,魔学学士【肄业】)离开安卡摩普后才学的新词儿之一。另外还有个新词儿叫"古朴 ya-zhi"。仔细观察过贰花用这些词儿形容的景色后,灵思风认定"ru-hua"是说地势极为险峻;至于"ya-zhi",贰花用它来描述路上偶尔碰到的村子,那么意思就该是贫病交加、岌岌可危。

贰花是碟形世界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游客。灵思风觉得"游客"应该是"脑袋缺弦儿"的意思。

他们悠闲地骑着马,空气里飘荡着百里香的气息和蜜蜂的嗡嗡声。法师总结了一下最近几天的经历。虽然这小个子外国佬明显精神不正常,但他花钱豪爽啊,而且跟自己打过交道的半数城里人相比,他简直是人畜无害。所以灵思风真挺喜欢他的——讨厌贰花简直就像抬脚去踢小狗狗,怎么能忍心呢?

眼下贰花正对魔法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套东西啊,我觉得挺没用的。我一直以为,那个,法师只要念个咒语,法术就自然成啦,从没想过还有记忆法术这么麻烦的事。"

灵思风愤愤地表示赞同。他已经解释过,魔法原本确实处于全无章法的混乱状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先贤们驯服了魔法,让它遵守一系列规则,包括"现实守恒定律":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完成同一目标所需要做的功永远相同。用白话解释一遍就是:创造一杯酒的幻象相对简单,只要操纵光线的路径就好了;但用纯粹的精神力让一杯货真价实的酒凌空

飘起几尺就需要几个小时的系统化准备工作,否则根据杠杆原理,反震的力量可能把法师的脑子从耳朵里挤出来。

灵思风又补充说世界上还有原始状态的远古魔法,在时空晶体结构中呈现出八边形,内行人一看便知,比如金属八魔铁,以及氘魔气,两者都有近乎危险的高剂量原始魔法辐射。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灵思风做了结束陈词。

"失望?"

灵思风在马鞍上扭过身子,行李正迈着小腿跟在后边晃悠,时不时还用箱盖去抓蝴蝶。他 叹了口气。

"这家伙本来还打算驾驭闪电呢。"被贰花挂在脖子上的拍影机里,正蹲在门口看风景的小恶魔突然开了口。一上午都在不停给主人画风景 ru-hua 和古朴 ya-zhi 的景色,现在贰花让它歇会儿抽支烟。

"我说的驾驭既不是驾也不是驭,"灵思风打断小恶魔,"我是说,那个,我其实想说——说什么来着,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就是想说这世界其实应该更有条理。"

"那就是痴心妄想了。" 贰花说。

"我知道,所以才麻烦。"灵思风又叹了起来。纯粹的逻辑、整个宇宙遵守数字和逻辑的和谐规律,这些理念都是极好的,只可惜现实是一只大乌龟驮着世界碟满宇宙跑、众神就爱到无神论者家门口砸人家窗户。

一声轻响,几乎被迷迭香花丛里嗡嗡的蜜蜂盖过。那声音有些骨感,像是骷髅滚动或摇动 骰盅的声响。灵思风看看四周,没见什么人影。

不知怎的,看不见人反而让他更担心。

微风吹起,几个瞬息后消失无踪。风过之处,世界毫无改变,除了几个有趣的特例。

比如,微风吹过,路中间凭空多出一个高达五米、怒火冲天的山丘巨魔。所有巨魔脾气都不怎么好,平时就风风火火的。这只本来好好呆在羊岩山脉的巢穴里,突然被瞬移到三千

里外,且向地缘方向移动了一千码。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一变动已将它的体内温度抬升至一个相当危险的数值。于是巨魔龇着牙向他们冲来。

"多么奇异的生物啊,"贰花评论道,"危险吗?"

"只对人危险!"灵思风喊。他流畅拔剑、抬手甩出、完美错过,扎进路边的一蓬石楠。 又一阵极细微的轻响,像陈年的牙齿相互碰撞。

飞剑正好击中石楠丛里藏着的一块石头。石头藏得如此艺术,旁观者甚至觉得它上一秒好像还不存在、即将被击中时才突然冒了出来。金石相击,飞剑弹起,像跃出水面的鲑鱼,深深扎进巨魔灰色的后颈。

巨魔哼了一声,挥起利爪给贰花的马留下一道伤痕。马吃痛嘶鸣,蹿进路边的树林。然后它回身准备对付法师。

这时迟钝的神经系统才刚刚把话传到巨魔的大脑: "我死啦。"它惊讶地愣了一下,接着就化作一堆碎石瘫倒在地(巨魔是硅基生物,死亡的瞬间身体会变回石头)。

"啊啊啊啊啊啊,"灵思风惊恐万状。马匹受惊,抬起前腿站了起来,嘶鸣着跨过大路跑进树林。法师使出浑身解数挂在鞍上。

蹄声远去,空气中只有蜜蜂嗡嗡,以及蝴蝶偶尔扑动翅膀。此外还有一个声音,与明媚的 晌午格格不入。

听起来像骰子。

"灵思风?"

贰花的声音在林间回荡, 最终荡回主人的耳朵, 没有丝毫回应。他坐在石头上努力思考。

首先,他跑丢了。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贰花倒没特别担心。森林看起来也挺好玩的,说不定还有精灵或者侏儒呢,搞不好两者都有。其实刚才一路上好几次他都觉得似乎看到有绿色的怪脸藏在树叶间偷窥。贰花一直都想见见精灵。不过他真正想看的是龙,但精灵也凑合,再不然地精也行啊。

行李跑丢了,这可不大妙。天上正飘着雨,贰花在湿漉漉的石头上难受地扭来扭去,尽量寻找人生的积极面。比如说刚才马狂奔时钻过一丛灌木,惊起了一只带崽的老母熊,但没等熊来得及反应呢贰花就跑没影了;接着惊马又冲过熟睡的狼群,快如闪电,转眼就把愤怒的狼嚎声甩在脑后……尽管有种种不幸中的万幸,但眼下天色不早,留在野地里可不怎么好,应该找个地方过夜。说不定有……他搜肠刮肚寻思森林里应该有哪些住宿设施……说不定有姜饼屋什么的呢?

屁股底下的石头可真不舒服。贰花低头看着石头,第一次注意到上面有奇怪的雕刻。

看起来像个蜘蛛,或者说不定是乌贼?苔藓和地衣遮盖了很多细节,他说不准。但下面刻的符文可清楚得很,贰花读起来毫无障碍:"旅人啊,贝尔沙哈罗斯的神殿就在轴向一千步处。"真奇怪呀,贰花刚刚意识到石头上写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却不影响他理解文字传达的内容。似乎这些留言跳过了劳什子的视觉步骤,可以直达大脑。

贰花起身从小树上解下已经安静下来的马,他不确定哪个方向是轴向,但地上依稀有一条 古老的小道通向森林深处。这个贝尔沙哈罗斯为了帮助迷路的旅人还真是不辞辛苦啊。不 管怎么说,要么去神殿,要么留下喂狼。贰花坚决地点了点头。

数小时后,几匹狼追随贰花的气味来到这片空地,也看到了石头上的八足雕刻。那或许是蜘蛛、或许是章鱼,又说不定是更诡异的什么东西。总之狼见了之后立即决定这顿饭其实也不是非吃不可。

大约三里之外的一棵山毛榉树上, 肄业法师正攀着一根高枝悬在半空。

要问他怎么落到这般田地,就不能不提之前惊心动魄的五分钟。先是一头愤怒的老母熊从树丛里冒出来,一爪子就挖掉了灵思风坐骑的喉咙;他弃马奔逃,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却发现一群脾气暴躁的狼正在四处转悠。当年在无见大学他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浮空术,急得老师束手无策,可如果他们能看见灵思风刚刚手不沾树爬上枝头的那份神速,想必要统统大跌眼镜。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那条蛇。

那蛇挺大的,绿油油,就和他盘在同一根树枝上耐心地守着。灵思风自问不知这蛇是否有毒,接着就训斥自己何必问这样的蠢问题,当然有毒。

"你笑什么呢?"他问坐在隔壁枝头那位。

没办法,天生笑面。死神答道,**现在能否请你赏光放个手?我可不能在这儿耗一整天。** "我能。"灵思风倔强反驳。

狼群围在树下,仰起头津津有味地看着他们的下一顿饭挂在树上自言自语。

不疼。如果语言有分量, 死神的每句话都足以定住一艘船。

法师的胳膊疼得要命,他对死神秃鹫似的半透明身影大吼: "不疼?被狼扯碎了能不疼?"

他注意到自己栖身之处几尺外还有另一根树枝。如果能够到那根......

灵思风向前摇荡身体,探出了一只手。

他挂着的那根树枝早已被压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倒是没断,只是发出一声湿漉漉的响动,扭了。灵思风就挂在一条树皮上,而且树皮还在逐渐剥落,越拉越长。他看看脚下,发现照这么下去他会落在最大的那匹狼头上。一种乐天知命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树皮继续剥落拉长,法师缓缓接近地面。大蛇若有所思。

至少树皮没断嘛。灵思风暗自庆幸,抬头瞧了一眼,却发现头顶正上方还悬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型马蜂窝,刚才他一直忙着,压根没注意到。

他紧紧闭上双眼。

哪来的巨魔? 他拷问自己。除了巨魔, 其他的一切都在他日常霉运的正常范围内。但巨魔是怎么搞的?

咔哒。似乎是树枝折断的声音,但那声音似乎只存在于灵思风的脑海里。咔哒、咔哒。清风拂过,没能摇动任何一片树叶。

树皮剥落的部分到达马蜂窝所在的枝条,蜂窝掉落,从法师的脑侧擦过,在他眼前迅速变小,落向那一圈仰天的狼嘴。

狼圈突然缩小了。

狼圈又突然扩大了。

狼群四散,躲避愤怒的蜂云,哀嚎声在林间此起彼伏。灵思风傻乎乎地笑了。

他的手肘碰到了什么东西,是树干。剥落的树皮把他垂到了树冠底部,身边再没树枝可抓,光溜溜的树干上也找不到可供搭手之处。

不过树干自己有手。两只嫩叶般的鲜绿小手从灵思风身边苔藓丛生的树皮里伸出,紧接着是两条匀称的胳膊,一个树精从树干里探出身来,紧紧抓住法师,用树根钻透岩石般的不屈之力把他拉进了树里。树皮水雾般分开,又蚌壳似的合拢。

死神冷漠地看着一切。

他瞥了一眼在身边快乐飞舞的一大群蜉蝣, 打个响指。蜉蝣纷纷坠落, 不知怎的, 死神还 是觉得有些不满足。

伊欧把他的那堆筹码推散在桌上,用还在室内的眼睛狠狠瞪了几眼,大步走了出去。几个半神窃笑不已。你看人家奥夫勒丢了一个挺好的巨魔,不也就忍了?丝毫无损(两栖动物式的)仪态。

女士的最后一个对手挪了个位置,与她隔桌相对。

"大人。"女士礼貌地致意。

"女士。"对方回礼,四目相对。

对方不苟言笑。据说他原本属于另一个宇宙,经过某次可怕的神秘事件才来到碟形世界。 众神可以改变自己的外貌,即使在其他神眼中也能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于是碟形世界的命运之神目前是一位逼近老境的中年男子,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蔼的面相让人不禁

心生信任。少女在家门口看见他也会毫无疑虑地端来淡啤酒,热情的年轻人碰到他定会乐于伸出援手。当然,他的双眼与凡人完全不同。

即使是神明也无法掩饰自己眼睛的样子。乍看起来命运之神有一对普通的黑色瞳孔,但凑近细看才发现那是两个黑洞,通向遥远深邃的黑暗空间。直视这双眼睛的人会觉得自己被不可阻挡的力量拉进那两团黑暗,落入无尽黑夜和旋转不停的星海……

女士礼貌地咳了一声,在桌上摆出二十一枚白色筹码。接着又从袍子里取出一枚银色的半透明筹码,足有其他筹码的两倍大。那是货真价实的英雄之魂,自然价值更高,深得众神青睐。

命运扬起了一边眉毛。

"不许作弊,女士。"

"谁能骗过命运呢?"

命运耸耸肩: "谁也不能,但所有人都在尝试。"

"虽然如此,我觉得您刚才似乎暗中为我略施援手?"

"当然。这样终局才更有趣。现在嘛……"

命运从棋子匣里取出一子,心满意足地放在棋盘上。旁观的众神齐齐发出一声叹息,连女士也吃了一惊。

那棋子模样丑陋,似乎雕刻者的双手也被自己的作品吓得颤抖,不愿听命。那东西似乎全身遍布吸盘、触手和尖嘴,另外还有一颗大眼。

"我以为这些怪物在时光之初就已经灭绝了。"女士说。

"也许我们那位主宰死亡的朋友也不愿碰触这个呢。"命运笑道,他心情不错。

"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

"多说无益。" 命运精辟地打断话头。他用骰盅抄起三颗骰子,再次望向女士。

"除非,您打算认输.....?"

女士摇摇头: "投吧。"

"您能跟得上我的赌注吗?"

"投吧。"

灵思风知道树里应该有什么:木头、汁液,可能还有松鼠,但宫殿绝对不在此列。

然而他屁股底下的坐垫绝对比木头软,身旁木杯里的酒也比树液好喝多了。他面前还坐着个姑娘,正抱着膝,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当然这姑娘和松鼠也没什么可比性,非要说的话……两者都有点儿毛蓬蓬的。

他所在的房间相当高大宽阔,内部被柔和的黄光照亮。至于光源么,没找着。透过疙瘩虬结的拱门,灵思风能瞧见外面的其他房间以及一条相当宽阔的盘旋楼梯。要知道从外面看时,这就是一棵很普通的树呀。

那姑娘通体嫩绿,或者说肉绿色。这一点灵思风毫无疑问——除了脖子上的一枚圆形吊 坠外她真就是一丝不挂。姑娘的长发依稀有些苔藓的质感,眼睛没有瞳仁,只有一片发光 的青绿。法师有点后悔当年在人类学课上没认真听讲。

姑娘一言不发。除了示意灵思风坐下、又端来了酒杯,她几乎没动过地儿,就那么盯着他看,不时揉揉手臂上一道很深的划伤。

灵思风突然想起树精和自己的树是一体同心,如果树受伤了,树精也要承受连带伤害—

"对不起呀。"他连忙说,"纯属意外。树下那么多狼呢,还有——"

"你爬上我的树是形势所迫,然后我救了你。"树精的语气很平缓,"你运气不错。希望你的朋友也一样走运。"

"朋友?"

"那个带着魔法箱子的小不点儿。"

"哦,他呀。"灵思风应付道,"对,希望他安好吧。"

"他需要你的帮助。"

"对,他平时就这样。怎么,他也到树里来了?"

"他跑到贝尔沙哈罗斯的神殿去了。"

灵思风被一口酒呛在当场。听见那个名字,他的耳朵都恨不得缩进脑袋里。噬魂魔啊!回忆猛然涌了上来。想当年他还是无见大学实用魔法专业的学子一名,因为打赌潜入了校图书馆的小密室。密室墙上贴满了铅铸的保护符文,所有进入者的停留时间都不得超过 4分 32 秒,这数字是经过两百多年的谨慎实验得出的……

地板也同样密布符文。房间正中则是个八魔铁铸成的底座,上面用链子拴着本大书。灵思风战战兢兢地翻开封面……栓链子并不为防盗,而是怕书自己跑了。那可是《八绝典》啊,里面的魔法能量深不可测,甚至书本身也有了些许灵觉。接着……一个法术从冒着火花的书页里迎面扑来,钻进他的脑海深处。大家只知道那是八大绝顶咒之一,至于具体是啥,就只能等灵思风把它放出来了。灵思风经常能感到那法术悄悄溜到视野之外,藏在他的自我背后,静静地等待时机……

《八绝典》的封面上就印着贝尔沙哈罗斯的像。说他是邪神怕是有些不妥,因为邪恶怎么说也算世俗的东西。如果拿一枚硬币打比方,正邪全都在硬币的同一面,背面那才是贝尔沙哈罗斯。

"噬魂魔。其数为七颇有余、为九尚不足,四而再四也。"灵思风满心恐惧地背起了课本,"不是吧!神殿在哪?"

"轴向,往这片森林中心走。历史非常悠久。"

"但什么样的蠢货才会供奉贝——供奉他呀! 拜恶魔都可以理解,但是噬魂魔——"

"有……某种好处。而且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那个种族不可用常理揣度。"

"后来他们怎么样了?"

"我不是说了'曾经'吗?"树精起身伸出手,"来吧。我叫德鲁莱。跟我去观赏你朋友的命运吧,应该会很好看。"

"我不太想——"灵思风刚开口,就感到了树精绿色的视线。

"你以为自己做得了主吗?"

那楼梯宽如马路,沿树干方向曲折向上,每个拐弯平台处都有巨大的房间。有种声音响个不停,灵思风仔细聆听,像是远方的闷雷或瀑布隆隆作响。

"是树的声音。"树精立即解答了他的疑惑。

"树.....干嘛呢?"

"活着。"

"我就纳闷啊。咱们真在树里面吗?我被缩小了还是怎么着?这树从外面看也就一抱粗细。"

"没错。"

"呃,我就在一抱粗的树里面?"

"正是。"

"啊。"

德鲁莱大笑: "我能看透你的心思啊,假装的法师!我不是树精吗?你可知被你们蔑称为'树'的,其实是一整个多维宇宙在四维空间的投影——不,显然你不知道。看到你没有法杖时我就该知道你不是真法师。"

"火烧掉了。" 灵思风不假思索地撒谎。

"也没有绣着魔法徽记的帽子。"

"风吹跑了。"

"没有魔宠。"

"魔宠死了。这样,多谢救命之恩,如果您不介意,我要失陪了。劳您给我指一下大门在 ______"

树精的表情有些蹊跷, 法师急忙转身, 发现身后忽然多了三个男树精, 都跟女树精一样赤身裸体, 手无寸铁。不过有没有铁貌似并不重要, 看他们那样子, 足可以顶穿岩石再干翻一个团的巨魔, 对付区区灵思风就更用不着兵器了。这三位爷面容俊朗, 威风檩檩, 核桃壳色儿的肌肤包住底下的滚滚肌肉, 好像装满了蜜瓜的麻袋。他们低头, 盯着法师。

灵思风又转了180度,弱弱地对德鲁莱笑笑。他的人生重新找回了熟悉的节奏。

"合着您不是救我啊?这得叫'擒'吧?"

"当然。"

"所以不会放我走?"这是个陈述句。

德鲁莱摇头: "你伤害了树!不过还算走运,可以一死了之。你朋友可就要跟贝尔沙哈罗斯打交道了。"

两只手从身后抓住灵思风的肩膀,像老树盘根无情地缠住一块石子。

"当然,处刑前要先完成仪式。等八邪主收拾掉你的朋友之后就开始。"

"知道吗?我从来没想到世上真有树精,说橡树里面有我都不信。"灵思风只能没话找话。

一个男树精笑了。

"愚蠢!你以为橡子是从哪来的?"德鲁莱的语气充满不屑。

他们来到一个类似大厅的空旷之地,头上是一团金色的雾气,看不见天花板。楼梯继续向上延伸,消失在金雾之中。

几百个树精在大厅另一端聚成一堆,看到德鲁莱则纷纷恭敬让路,完全无视她身后被顶着 走的灵思风。

在场的树精大多是女性,几个巨大的男树精杂然其间,在娇小的女树精反衬下宛如天神。 像昆虫群落,灵思风想,树就是蜂巢。 但是话说回来,哪来的树精呢?就灵思风所知,他们应该在几百年前就灭绝了,跟其他众多种族一起被人类排挤至死。自从人类在碟形世界崛起,能幸存的就只有精灵和巨魔:前者整体而言比人类聪明太多,而后者在暴戾恣睢、居心叵测、贪得无厌等方面至少能跟人类打平。树精、侏儒、妖精之类的按说早就死光了啊。

轰鸣声在大厅里格外洪亮,不时就有一道金光在半透明的墙壁上闪过,消失在头顶的金雾里。空气因某种能量而不断震动。

"无能的法师啊,"德鲁莱发出指示,"让你见识一下魔法吧。不是你们那种驯化的孱弱魔法,而是根与枝的魔法、古老的魔法、野性的魔法。看吧。"

五十多个女树精手拉手同时后退,扩成一个大圆环。其余树精则开始低声吟唱。德鲁莱点 头示意,树精圈逆旋向而动。

圈子开始加速旋转,此起彼伏的吟唱也加大了音量,灵思风惊觉自己已经入了迷。在学校时他也听说过古代魔法,只是传闻,不许学习。如果树精圈子在世界碟缓慢自转产生的常驻魔法场中进行足够迅速的逆向旋转,所产生的星界摩擦会不断积蓄、形成巨大的魔法势能,接地的瞬间将释放出惊人的元素魔法力。

树精圈子已成为一片残影,树厅的墙壁在回荡的吟唱声中震动——

灵思风的头皮上传来蛰刺感,那熟悉的感觉表示可观的原始魔法能量正在附近积聚。所以片刻后即使看到灿烂的八极光柱从看不见的天花板垂至圈子中心,他也毫不惊讶。

光柱中显出图像:暴雨,树木围绕的山丘,山巅一座神殿,看到就双眼不适。如果这是贝尔沙哈罗斯的神殿,外围一定是八边形。(八是贝尔沙哈罗斯的数字,所以谨慎的法师都尽量避讳。"否则小心被八皮抽筋!"前辈们常常如此警告学徒。修习魔法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贝尔沙哈罗斯的罗网,言行不慎更易招来横祸。灵思风的宿舍门牌就是 7A,对此他毫不意外。)

雨水顺着神殿的黑色外墙汩汩流下,附近仅有的活气就是门口栓的那匹马。显而易见,马主人并不是贰花——那马忒大了些,通体洁白,蹄子足有菜盘大小,皮缰绳上挂满浮夸的金饰。马嘴上还套了个草料袋,此时吃得正欢。

有点眼熟。灵思风努力检索自己的记忆。

不管怎么着,那马看起来正经挺能跑的,一旦放开速度定能疾驰许久。只要甩掉守卫、杀出树围、找到神殿,再从贝尔沙哈罗斯鼻子(或其他什么嗅觉器官)底下抢到马,那就万事大吉啦。

"看来八邪主今晚要吃两道菜。"德鲁莱逼视灵思风,"这匹马的主人是谁,假装的法师?"

"不知道。"

"是吗?无所谓。很快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了。"

她挥挥手,图像的焦点开始向神殿内部移动,穿过八边形的拱门,沿着走廊一路深入。 走廊里有个人影,正背靠着墙壁潜行。灵思风看到了黄金和青铜的反光。

错不了。那身影他见过好多次。宽阔的胸膛、树干般的大脖子、蓬乱的黑发下罩着一颗小到出奇的脑袋,远看活像口大棺材顶了个西红柿……灵思风看背影就能叫出名来:野蛮人囫囵。

囫囵是环海地区比较耐久的英雄之一:屠过龙、劫过庙,收钱办事,街头斗殴的中流砥柱。而且他比灵思风认识的很多英雄都聪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再给提个醒,他甚至能说出两个音节以上的长词呢。

灵思风耳边传来若有若无的声音,就像几颗头骨在远方的某个地牢里沿着石阶滚下。他转 头去看身边的树精护卫。

树精们的手轻轻搭在法师的肩膀,而注意力全在囫囵身上。说来囫囵那体型跟他们简直就 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

灵思风突然猫腰一个后滚翻,直起身拔腿就跑。身后传来德鲁莱的喊声,他窜得更快了。

有什么东西抓住他的兜帽并一把扯了下来。一个守在楼梯口的男树精面带木笑,大张双臂迎接法师。灵思风脚步不停,再次猛地弯腰,下巴都快碰到膝盖了。圆木大小的拳头在耳边呼啸而过。

前路被一整片小树林的男树精堵住。灵思风再次倒转,躲过还没搞清状况的守卫轰来的第二拳,朝女树精的圈子奔去,途中还经过原本追在他身后的树精军团,把他们冲得七零八落,就像散落满地的九柱戏球瓶。

可更多的男树精从姑娘们的环绕中走了出来,摩拳擦掌地等着他。

"站着别动,假法师。"德鲁莱走上前来。身后围成圈的舞者还在旋转,图像的焦点正在泛着紫色光晕的走廊里穿梭。

灵思风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咆哮: "能不能别再假来假去的! 跟你说清楚, 老子是货真价实的法师!" 他愤懑地跺着脚。

"是吗? 放个法术给我们瞧瞧。"

"啊——"灵思风叫。实际上自从被那个古老神秘的法术占了脑袋,他就再记不住其他任何法术了,就连杀蟑螂、不用手挠后背之类的小戏法都不行。无见大学法师团的解释是不请自来的法术占用了他身上的所有储法细胞。在最沮丧的时候,灵思风本人则另有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低级法术最多只能在自己脑袋里保存几秒钟:

它们都被那个大法术吓跑了。

"嗯——"他继续吭哧。

"小法术也行。"德鲁莱欣赏着猎物羞怒交加龇牙咧嘴的样子。她打个手势,两个男树精向灵思风靠拢。

绝顶咒趁灵思风心不在焉时跳进他的意识,他都能感到法术那邪魅的笑容。

"我会一个法术。"他疲惫地说。

"是吗?说说看。"

灵思风有点不敢开口。法术正在和他抢夺舌头的控制权,法师奋力抵抗。

"乃不似说乃会读心么,"他的舌头打着绊子,"读啊!!!"

德鲁莱挑衅地走上前来直视他的双眼。

……树精的笑容凝固了。她抬手护在身前,伏身后退,喉咙里逼出一声尖叫,渗着纯粹的恐惧。

灵思风转过头,发现其余树精全在后退。他刚刚做了什么?好像是了不起的事情。

但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宇宙之力迟早要恢复平衡,然后一如既往地欺负自己。灵思风后退着钻进仍在旋转的树精圈子,等着看德鲁莱下一步要做什么。

"抓住他!" 德鲁莱尖叫着,"把他带到离树远远的地方弄死!"

灵思风转身逃窜。

穿过树精圈正中的焦点。

- 一道耀眼的闪光。
- 一阵突然的黑暗。

空中残留着一片差不离儿是法师形状的紫色影子,缩小成一个点,就这么消失了。 什么也没有剩下。

野蛮人囫囵沿走廊悄无声息地潜行,四周的光线紫得发黑。他早先的疑虑一扫而空。这显然是个魔法神殿,如此一来就什么都说得通啦。

比如下午早些时候他正骑马穿越这片黑黝黝的树林,冷不丁却在路边看见一口箱子。箱盖大敞四开,里边的金子着实不少。他刚跳下马,箱子却突然长出了腿,还往林子深处跑,跑了几百码又停下等他。

经过几个小时的追追停停,他终于摸到这条阴森森的走廊,倒把箱子跟丢了。丑陋的墙雕和路边不时出现的骸骨并没有吓到囫囵,一方面因为他不是特别聪明、同时又特别缺乏想象力,另一方面则因为怪雕刻、黑走廊什么的全是套路。他整天都在这种地方混,抢抢金子、杀杀恶魔、帮忧虑的处女们解决至少一种忧虑之源。

囫囵猫一般轻巧地蹿过可疑的通道口。即使在暗紫色的光线下,他的皮肤也泛着古铜色的光泽。常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囫囵不止膝下戴着金脚环,腕子上还有好多金手镯呢。除

了这些金子和一张兜裆的豹皮,他一丝不挂。那豹皮是他在好旺达秘境⁸的热带雨林里斩获的,豹子惨死在囫囵的牙下。

囫囵右手握着用闪电铸成的黑色魔剑"克灵"。克灵拥有自己的灵魂,绝不肯委身于任何剑鞘。三天前囫囵才从比图尼大祭司固若金汤的宫殿里抢来了它,现在已经后悔了。这剑实在太烦人。

"我跟你说那箱子在上一个路口朝右拐了。" 克灵的声音尖利如剑刃刮磨石头。

"安静!"

"我就是想说——"

"闭嘴!"

与此同时, 贰花......

他很清楚自己迷路了。这神殿比他料想的大了太多,好像他没经过任何台阶就不知怎的到了地下,又好像……他开始怀疑这神殿不遵守基本建筑原理,内部空间居然比外部体积还要大。另外,这怪里怪气的光又是怎么回事?墙壁和天花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镶着一块八面水晶,发出令人不快的怪异光泽,非但没有什么照明效果,反而让黑暗显得更黑。

还有往墙上刻花纹的师傅, 贰花满怀同情地想, 肯定是喝高了吧, 而且是长年累月的酗酒。

不过换个角度看,这真是个有趣的地方啊。建筑师似乎非常执着于"八"这个数字。地上铺的是八边形石板,角度扭曲的走廊墙壁和天花板加起来一共有八个平面。墙壁有些地方已经塌陷,贰花从破口处看到建筑用的石材也是八边形。

"我不喜欢这地方。"小恶魔站在贰花脖子上挂的拍影机里说。

"为什么呢?"

⁻

⁸ 译注:好旺达秘境(Howandaland),《碟形世界》系列偶尔提及,但是极少正面描写的地方,相当于球形世界上的非洲。

"怪怪的。"

"你可是恶魔啊。恶魔怎么会觉得怪?有什么还能让恶魔感到奇怪?"

"哦,那个,"小恶魔紧张地看着四周,左右摇摆,语气谨慎,"东西呗。什么的。" 贰花严肃地看着他:"什么东西?"

小恶魔紧张地咳了一声。(实际上恶魔不需要呼吸。但无论是否需要呼吸,所有智慧生物终其一生迟早要碰到必须紧张地咳一咳的场合。对小恶魔来说眼下的情况就值得一咳。)

"哦,就是东西。"小恶魔的语气有些可怜,"邪恶的东西。其实我想表达的总体想法是有些东西我们不应该讨论,主人。"

贰花疲惫地摇摇头: "真希望灵思风在这儿。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他?"小恶魔嗤笑道,"法师才不会来这里。他们最不方便跟八打交道。"说到这里,他懊悔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贰花抬头看着天花板: "什么声音?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不,什么都没有!"小恶魔缩回匣子里甩上门。贰花敲敲匣子,小门欠开一条缝。

"好像有石头在动啊。"话音刚落,小门又狠狠关上了。贰花无奈地耸耸肩。

"这地方残破得很啊。"他站起身自言自语。

"我说!" 贰花高喊,"有人嘛?"

「麻,床。黑洞洞的甬道回答他。

"哈喽?" 贰花又问。

喽,娄,米。

"我知道有人在家,刚就听见你投骰子啦!"

啦,拉,立。

"我刚刚——"

刚喊到一半贰花就停住了。他面前几尺处凭空出现一个亮点。亮点迅速扩大,几秒后就变成一个闪亮的小人儿形状,还在发出各种声音——或者说它一直都在发声,只是现在刚刚大到能让贰花听见。像是细微的尖叫声,在变形的时间里被拉长。

这时色彩斑斓的人形已有娃娃大小,扭曲地悬浮在空中以慢动作翻滚。贰花在思考刚刚是怎么想出"细微的"尖叫这个形容的,他有点后悔。

人形开始有点灵思风的意思了。法师大张着嘴,脸上被什么东西照得锃亮。什么光? 奇怪的太阳, 贰花心想,常人无缘得见的太阳。他开始颤抖了。

空中翻滚的灵思风已经有了半人高,生长开始加速。一阵风吹来,声音暴起。灵思风尖叫着落下,狠狠砸向地面,哽咽,接着又翻了个身双手抱头蜷成一团。

尘埃落定, 贰花谨慎地拍拍法师肩膀, 他蜷得更紧了。

"是我呀。" 贰花热心地解释。人球稍微舒展了一点点。

"啥?"

"我。"

灵思风瞬间展开身子从地上弹了起来,绝望地抓住贰花肩膀,双目圆瞪,眼里满是慌乱。

"不要说!"他大吼道,"别说!!否则我们肯定出不去了!!!"

"出去?你怎么进来的?你知不知道——"

"别说!"

贰花后退, 躲开这个疯子。

"别说!"

"别说什么?"

"那个数字!!"

"数字?嘿,灵思风——"

"对,就是数字!七和九中间那个。四加四!!!"

"啊? 你是说] ——"

灵思风一把捂住贰花的嘴: "说出来我们就都完蛋了!想都不要想!听我的!"

"我不明白呀!"贰花喊叫着。法师稍微放松了一点,但即便如此,小提琴弦与之相比也如同果冻布丁一样稀松巴懈。

"快走。我们想个办法出去,然后再给你讲。"

碟形世界的第一个魔法纪元过后,如何处理魔典就成了老大难。即便暂时被纸和墨囚禁, 法术终究还是法术,力量仍然存在。主人在世时当然不是问题,可一旦主人死了,留下的 魔典就成了无法控制而又难以拆除的隐患。

简言之:魔法书会漏魔法。大家试过各种解决方案:靠近地缘的国家可以把死法师们的遗产捆上铅坠,直接扔到世界外面。临近轴心地的人们就没有此等便利。一种做法是把魔典塞进阴极化处理过的八魔铁罐子、再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早先试过藏进山洞或就地深埋,但某些地区的居民纷纷抱怨树木乱跑、猫生五头,只得作罢),可没过多久魔法还是渗了出来,渔民们碰到了隐形的鱼群和会通灵的蛤蜊。

又一种权宜之计是在各大魔法知识的集散地建造大型储藏室,材料就用变性的八魔铁,可以阻隔大多数形式的魔法。一些比较重要的魔典就被暂存在这里静待能量散尽。

正因如此,创世者的万典至尊《八绝典》才被收藏在无见大学。而灵思风则因为和人打赌去瞧了一眼,区区一秒就触发了各种警报法术、同时也让一个法术从书页上杀进他的脑海、就此牢牢扎根。

"然后怎么了?" 贰花追问。

"哦, 然后他们就把我拖出去了, 还抽了一顿。"

"谁也不知道那法术啥效果?"

灵思风摇头: "它一离开,那页上就没字了。除非我把那法术放出来,否则谁也不知道它究竟能干啥。或者我死了也行,到时候它就把自己放了。要让我猜,这法术说不定能让宇宙静止,要不就是终结时间,万事皆有可能。"

贰花拍拍他的肩,欢快地安慰道:"伤感也没用嘛,我们再去找找出口吧。"

灵思风摇摇头。他的恐惧感已经耗尽,大概是突破了恐惧极限,已经达到心如死水波澜不惊的境界。反正不管怎么说,他终于不唠叨了。

"咱们完蛋啦。这都走了一整夜了。我跟你说啊,这地方跟蜘蛛网似的,无论朝那个方向 走,最后都只能到达中心。"

"你真是好人,特地来找我。对了你究竟怎么进来的?真是太壮观了!"

"哦,那个呀,"灵思风尴尬地笑着,"我就是琢磨着'可不能把贰花老伙计扔下不管呀',然后——"

"所以只要找到这个叫贝尔沙哈罗斯的、再解释解释清楚,说不定他就放我们出去了呢!"

灵思风用手指在耳边划着圈: "回声太大,听不清楚。你刚才好像说……找他解释?" "没错。"

阴森的紫色光晕中, 灵思风怒目圆睁。

"找贝尔沙哈罗斯?!"

"是啊,我们置身事外就好了。"

"找到贝尔沙哈罗斯还想置身事外?怎么弄?点头致个意,然后问出口在哪?解释给谁听?那可是 b——"他及时吞掉后半个音,"你疯啦!喂!给我回来!"

他追着贰花向走廊深处跑去,不久便呻吟着停下。

前方的紫光格外浓重,一切都被染上了令人不快的色彩。走廊尽头是个大房间,墙壁的数量是个灵思风不敢想的数字,还有——不,7A条路通往各个方向。

不远处还有座"四乘二"个面的矮祭坛,并没放在房间正中,取而代之的是块"两个正方形那么多"条边的大石板。借着诡异的紫光,灵思风发现石板似乎有些倾斜,其中一条边比旁边的石头要高出一截。

贰花正站在石板上。

"嘿! 灵思风! 你看谁来了!"

行李沿着大房间辐射出去的一条通道摇摇摆摆地走过来。

"太棒了!。好,行李可以带我们出去。快走吧。"

可贰花已经在箱子里翻腾起来。

"好的,再拍几张影就走。让我把零件装好——"

"我说走吧——"

话刚到半截,野蛮人囫囵从正对面的通道里冒了出来,火腿般的拳头里攥着把黑色大剑。"你?"囫囵有些犹疑。

"啊哈哈哈,是我呀,囫囵,对吧?好久不见。怎么到这儿来啦?"

囫囵指着行李。"那个。"

说了这么长一句话,囫囵好像累着了。但他还是补充道: "我的。"两个字里凝集了陈述、主张、威胁、最后通牒等各种语气。

"那是贰花的。友情提示,别乱碰。"

紧接着法师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但这时囫囵已推开贰花,伸手去抓箱子——

——没抓着。箱子伸出腿后退,同时凶狠地张开了盖子。晦暗的光线中灵思风似乎看到 好几排巨大的牙齿,颜色像漂白后的山毛榉木。 "囫囵," 灵思风连忙插嘴, "有点事儿得跟你说说。"

囫囵转身, 疑惑地看着他。

"啥?"

"跟数字有关。你看,如果用七加上一,或者三加五,或者十减二,就能得到个数,对吧?在出去之前可千万别说那个数,否则咱就死定了,说不定比死更惨呀。"

"这位是谁?"贰花问。他从箱子最下层拖出个笼子抱在手里,里面满满当当,好像是心情不太好的粉色蜥蜴。

"我,囫囵。"蛮子骄傲地回答,然后又看着法师,"啥?"

"总之别说那个数,好不好?"

灵思风望着囫囵手里的剑。黑色的,或者说那不是一种颜色,而是所有颜色归于寂灭后剩下的黑。刃上刻着极为华丽的符文。更抢眼的是周围那层淡淡的八极光。显然剑也注意到了灵思风,因为它突然用爪子滑过玻璃般的尖利嗓音开了口:

"怪了。为啥你不让他说八?"

八,乁,、。回声荡漾。地下深处传来极轻微的石料摩擦声。

回声减弱,却经久不散,在墙壁间往返穿梭,紫色的光线开始随着回声闪烁。

"你说了!" 灵思风大喊, "跟你说了不许说八!"

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被吓到了。然而为时已晚,脱口而出的八字和它的兄弟们一起在空中 飘荡。

灵思风转身就逃,可空气突然变得蜜糖般浓稠。前所未见的强大魔法能量正在凝聚,肢体的每个动作都在空中留下金光闪烁的痕迹。

身后传来隆隆巨响,八边形大石板被顶到空中,某种细长条形的黑家伙蜿蜒着爬出石板下的大洞,缠上灵思风的脚踝。他尖叫着倒在石板上,触手开始把他拉向洞里。

这时贰花突然伸出援手。灵思风绝望地抓住他的胳膊,二人就这么趴在地上大眼瞪小眼。 即便如此,灵思风依旧在向洞口滑去。

"你脚钩在什么东西上啦?" 灵思风气喘吁吁。

"什么也没钩啊。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都要掉坑里了,你说是啥情况!"

"啊, 灵思风, 对不起——"

"你还有脸对不起——"

一声尖啸,灵思风腿上的压力顿消无踪。他转过头,看到囫囵正蹲在坑边挥剑如风,斩断 条条触手。

贰花扶灵思风起身,他俩就这样蹲在祭坛旁边,观赏疯蛮子大战黑触手。

"没用的。"灵思风评论道,"八邪主可以凭空幻化触手。嘿你干嘛呢?"

贰花正在狂热地把那笼蜥蜴往拍影机上装,而拍影机本身已经被安在了三脚架上。

"必须拍一张," 贰花嘟哝着,"太壮观了!小恶魔,能听见我说话吗?"

拍影的小恶魔把门稍微欠开一点,瞄了一眼坑边的景色,又缩回匣子里。有什么东西碰到灵思风的腿,吓了他一跳。又是一条触手,他狠狠地踩下去。

"快快快, 赶紧溜。"他抓住贰花。

贰花抵抗: "就这么跑掉,把囫囵留下吗?"

灵思风满脸的莫名其妙: "否则呢? 他就是干这行的。"

"可他会死的! "

"他死了还不算最糟的。"

"什么? "

"我们也会死的。"灵思风逻辑清晰,一语中的,"快跑吧!"

贰花忽然指向前方:"嘿,它把我的行李抓住了!"

行李正被拖向坑里,同时徒劳无功地用盖子去夹那条缠着它的触手。灵思风还没来得及阻拦, 贰花就已绕过深坑,跑到箱子边猛踢触手。

囫囵也在被大量触手围攻,圈子越缩越小,身影几乎已不可见。又一条触手在一片混乱中蹿出来缠住蛮子的腰。灵思风惊恐地看到它还夺走囫囵的剑,抛出去砸在墙上。

"用法术啊!"贰花高喊。

灵思风呆若木鸡地望着从深坑里升起的东西。一只硕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触手搭上了他的腰,缩紧。灵思风呜咽了。

咒语不请自来,灵思风梦游似的张开嘴,双唇间逸出第一个音节。

斜刺里杀出又一条触手,鞭子般缠住他的喉咙,让他无法呼吸。灵思风挣扎着也被拖向坑 里。

经过拍影机时灵思风本能地抓住了三脚架,正如他远古的祖先面对猛虎时本能地捡起石头。如果有足够的施展空间,还可以抡起三脚架去砸大眼……

......面前的大眼似乎充斥了整个宇宙。灵思风感到意志力像筛子盛水一样流失殆尽。

拍影机上的笼子里, 蜥蜴们蠢蠢欲动。就像将被斩首的人会不自觉仔细观察断头台上的每道划痕与每个污点, 灵思风此时也放弃了理性思考。他注意到蜥蜴们的尾巴粗得离谱, 而且是蓝白色的, 还在抽动, 模样吓人。

惊恐之间,灵思风举起拍影机护在身前。这时他听到了小恶魔的声音: "满了满了,蜥蜴憋不住了。大家快笑一个。"

闪过一道——

——极白极亮的强光——

——简直让人以为那不仅是光。

贝尔沙哈罗斯发出惊人的尖叫,音域超过了超声波,响彻法师的五脏六腑。有那么一瞬间 所有的触手都僵直了,把抓住的东西扔向四面八方,接着就缩成一团保护大眼。八邪主撤 回到大坑,片刻后几十条触手抬起石板堵住洞口,几条动作慢的还被石板压住,胡乱挣扎。

囫囵翻滚着落地再撞在墙上,就势起身,捡起魔剑有条不紊地斩杀留下的触手。灵思风躺在地上聚气凝神保持理智。身边传来木头落地的声音,是行李大头朝下,弧形的盖子先着了地。它愤怒地摇摆着想翻身起来,众多小腿在空中乱蹬。

灵思风警觉地寻找贰花,小个子游客正倒在墙角缩成一团,但至少还会呻吟。

他忍着疼爬过去: "那是什么鬼玩意儿?"

"怎么那么亮啊?" 贰花嘀咕着,"天哪,头疼……"

"你说什么亮?"灵思风望着落在远处的拍影机和笼子,蜥蜴比刚才要小多了,正饶有兴致地观察自己呢。

"火蜥蜴,"贰花还在呻吟,"曝光过度了,不猜都知道……"

"那是……火蜥蜴?" 灵思风觉得难以置信。

"当然啊。拍影机标准配件。"

灵思风蹒跚着走过去捡起拍影机。他当然见过火蜥蜴,不过那都是无见大学地下室奇物收藏馆里的小标本,在泡菜罐子里漂着呢。环海地区的火蜥蜴早灭绝了。

他努力回忆着关于火蜥蜴的一切。火蜥蜴是没有嘴的魔法生物,靠皮肤吸收碟形世界日光 光谱中的八极光为生。当然,其他波段的光也都被它们一并吸收,存储在特别的"光囊" 内,攒到满就排泄出来。有火蜥蜴出没的沙漠到晚上都亮得跟灯塔似的。

灵思风放下拍影机,面色凝重地点点头。这地方魔法场极强,八极光储量丰富,火蜥蜴吃得不亦乐乎......剩下的就顺其自然了。

拍影机蹬着三脚架悄悄地走起来了。灵思风飞起一脚,没踢着。他开始讨厌通灵梨木了。有什么小玩意儿在脸上蛰了一下,他不耐烦地把那东西拂开。不知从哪儿传来研磨的声音,灵思风四下寻找。一个像刻刀切开丝绸似的尖利声音说:"这可太不文雅了。"

"闭嘴。"囫囵说。原来他正用克灵剑当撬棒,想把祭坛的顶起下来。囫囵抬头看见法师,笑了——或者说灵思风希望那个龇牙咧嘴的表情是个笑脸。

"魔法,厉害。"囫囵一边夸奖,一边不顾克灵的抗议、用火腿大小的巴掌按住剑身使劲往下压。"现在分财宝,啊?"

灵思风哼了一声, 又有个小东西打中他的耳朵。一阵微不可察觉的风拂面而来。

"你怎么知道祭坛里有财宝? "

囫囵终于把手指塞进石缝用力举起。"噎噎果树下边有噎噎果,祭坛下边有财宝。逻辑。"

囫囵咬牙发力,石顶腾空而起,砸在地上。

又有什么东西重重打在灵思风手上。他伸手去抓,得到一块"五加三"条边的石头。他抬头望向天花板:那个垂下来的大包是本来就有的吗?囫囵哼着小曲儿,胡乱撕扯祭坛周围已经开始风化的皮革帷幕。

空气在鸣响、在闪耀、在震动。无形的风吹动灵思风的长袍,衣裾飞舞,在空中留下一片片蓝绿色火花形成的漩涡。若隐若现的灵魂嚎叫着、呓语着从他头上飞过。

法师抬起一只手,魔法之风咆哮着在指间穿梭,在手周围形成一层八极光晕。狂风肆虐穿过房间,没带起一粒尘土,却吹得他眼皮外翻。风呼啸着吹进甬道,凄厉的声音在石块间回荡。

贰花挣扎着站起, 猫着腰, 迎着星界吹来的风。

"这是什么鬼东西?"

灵思风刚转过半个身子就差点被掀翻。成群的灵魂在风中飞舞,缠住他的脚。

囫囵猛地伸手抓住灵思风。片刻后他和贰花就都被塞到祭坛的背面。身边的克灵火花四射, 剑上的魔法场被星界风暴强化了百倍。

"抓紧了!"灵思风高喊。

"风!"贰花也在喊,"从哪吹来?吹到哪去?"他看到灵思风惊恐至极的脸,自觉地加倍用力抓紧祭坛。

"完蛋了。"天花板开始移动、碎裂,灵思风念叨着,"影子从哪来,风就从哪来!"

就法师所知,这是贝尔沙哈罗斯受惊逃窜时在克苏鲁位面层层下沉所产生的效应。贝尔沙哈罗斯的灵体被从神殿的石材上剥离,流向据碟形世界上最可靠的牧师们所说的那片"既

在地下又在别处"的神秘领域。千万年来,时光一直不敢接近八邪主的神殿,如今邪灵不

再, 万古积蓄的分分秒秒开闸泄洪般地冲刷着石块与土地。

囫囵看着四壁上不断扩张的裂痕叹口气,把两根手指塞进嘴里吹起口哨。

说来也怪,囫囵的口哨盖过了石室中心星界漩涡发出的无声之声,尾音里还带着点空洞的怪音, 灵思风觉得就像是一堆骨头在滚动和撞击。接下来的声音就不奇怪了, 那是响亮的蹄声。

蛮子的战马冲过吱呀作响的拱门,停在主人身旁,鬃毛迎风飘舞。囫囵起身把财宝袋塞进挂在马鞍上的麻袋,自己也翻身上马。接着他伏身抓住贰花的后颈横架在鞍框上。战马转身,灵思风奋力跃起,跳上马背落在囫囵身后。蛮子没有任何反对的意思。

不堪重负的天花板开始崩塌,碎石倾泻,巨石以雷霆万钧之势纷纷落下。战马沿甬道狂 奔,灵活地左躲右闪。灵思风死死贴在囫囵身上,扭头去看身后。

无怪乎囫囵的马如此卖力:忽明忽暗的紫光中,一个大箱子发足狂奔,紧随其后;拍影机则骑着三脚架,迈开细腿跟行李并驾齐驱,险象环生。要知道通灵梨木可以追随主人直到 天涯海角,从前皇帝们下葬的明器都是用这玩意儿做的......

刚刚逃出神庙,身后的八角拱门就轰然倒下了。

天已经亮了。一柱烟尘从崩塌的神殿上腾起,可三人都没回头。真可惜,否则贰花说不定 能拍到一张即使以碟形世界的标准来看也不可多得的好影呢。

烟尘笼罩下的废墟正在活动,似乎长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橡树拔地而起,伸展枝条,就像一枚绿色的火箭般,没等它苍老的枝头停止颤动,四周便已长出茂密的树林。山毛榉蘑

菇般绽放、老去、腐朽,在它的子嗣环绕中倒下碎成一抔尘土。转眼间贝尔沙哈罗斯的神殿已成了青苔半掩的一堆碎石。

时光完成这一切,并没有就此罢手。衰变的魔法与升起的熵相互碰撞,一道波澜咆哮着冲下山丘,超过奔马。马上的三人本就是时光之中的凡俗生物,对此浑然不觉。波澜带着千年万载的气势继续传向魔法森林深处。

"漂亮,是吧?"战马穿过朽木和落叶,灵思风膝头上有个声音说。

那声音有种怪异的金属质感。灵思风低头,果然是克灵剑。剑柄上镶着两块红宝石,好像 在盯着自己。

他们在森林缘向的沼泽地上旁观森林和时光的战斗,结局毫无悬念。那景象相当于中场休息的助兴歌舞——而主要的活动内容是消化一头误入囫囵弓箭射程的熊。

灵思风啃着滴油的大块烤肉, 抬眼望着囫囵。他发现当英雄的囫囵和他之前偶尔在安卡摩 普见到的那个胡吃海喝的蛮子判若两人。英雄囫囵谨慎如猫、迅捷如豹, 气定神闲。

而且我还在贝尔沙哈罗斯手里捡了条命,真棒。灵思风暗想。

贰花正在帮囫囵整理从神殿里抢来的财宝,大部分都是银器,上面还镶着挺难看的紫石 头,至于造型么,多是蜘蛛、章鱼,还有轴心地荒原上的一种八足眼镜猴。

"——那时候我跟着雷度兰的帕夏在奈夫大漠之战里大杀四方,你看我剑刃往上三分之二处有个小崩口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被临时插在草丛里的克灵喋喋不休,"有个好死不死的异教徒戴了个八魔铁脖圈,当然那时候我比现在锋利多了我主人就喜欢抛起一块手帕然后用我凌空切过去——哎你是不是听烦了?"

"啊?哦,没,没,没的事。讲得太好啦。"灵思风还在看着囫囵。这人靠得住吗?这荒郊野外的,附近还有巨魔......

"看得出你是个文化人儿。"克灵继续唠叨, "我极少碰到有趣的人,偶尔遇见也是一个照面就阴阳两隔。其实我最想找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有个体面的壁炉能让我高悬在上。我还在湖底沉过几百年哪。"

"想必很有趣吧。" 灵思风心不在焉地附和着。

"不算有趣。"

"啊,那就不算吧。"

"其实我真正想的是当个犁铧,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但听着就像是一种有价值的存在形式。"

贰花凑过来低声道: "嗨我有个好主意。"

"啊。"灵思风无精打采,"让囫囵保护我们去奎尔姆⁹,对吧?"

贰花满脸惊讶: "你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囫囵正在往马鞍上的口袋里塞银器。他停下手头的活,向灵思风和贰花报以鼓励的笑容,接着眼神就溜到行李身上了。

"有他跟着,谁敢对我们下手?" 贰花又说。

灵思风挠挠下巴: "比如囫囵?"

"但我们在神殿里救了他一命啊!"

"那个,如果你说的'下手'是指'杀掉',我觉得这事儿囫囵干不出来,他不是那种人。他顶多把咱们抢个精光然后捆起来等着喂狼。"

"你别这样。"

"你要看清现实啊。"灵思风打断贰花,"就说你吧,带着一整箱金子满世界跑。你不觉得正常人但得有机会都想来一票吗?"要不是见过箱子的本事,连我都想。当然最后这句他没说出来。

⁹ 译注:很可能是作者笔误。起先说灵思风和贰花要去"切尔姆"(Chirm),写到此处可能忘了他自己随 手编的地名,记成了"奎尔姆"(Quirm)。切尔姆除了第一卷之外就再没出现过,反而奎尔姆的设定越 发丰满,相当于球形世界上的法国。因不影响剧情,译文中不作修正。

说到这里, 灵思风突然有了灵感。他来回打量着囫囵和拍影机。小恶魔正在小浴缸里洗衣服呢, 火蜥蜴们则在笼子里打盹儿。

"我有个想法。" 灵思风说,"你说英雄们最爱的是什么?"

"金子?"

"不,我是说真正爱的。"

贰花皱起眉头: "我不是很懂啊。"

灵思风捡起拍影机: "囫囵, 劳驾过来一下?"

之后的几天平安无事。一小撮桥底巨魔想伏击他们,还有一伙土匪几乎夜袭得手(只可惜他们选择先开箱子再杀主人)。这两次囫囵都要求报酬加倍,并且得偿所愿。

"万一我们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没人会操作这个魔法匣了。也没人给囫囵拍影,你的明白?"

囫囵点点头,直勾勾地看着刚拍的影。画面中囫囵正摆出豪气万丈的架势,脚踩一堆死巨魔。

"我、你、贰花小朋友,我们好兄弟。还有,明天,我们拍个侧影,好不?" 囫囵小心翼翼地用巨魔皮¹⁰把影包好,掖进马鞍袋里,跟之前拍的放在一起。

"效果好像不错呀。"囫囵一马当先去探路, 贰花在后面赞叹道。

灵思风答道: "当然,英雄最爱的还不就是他们自己嘛。"

"知道吗?你拍影的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

"啊?"

"所以你可能会喜欢这个。" 贰花递过一张影。

¹⁰ 译注:很可能又是作者笔误。前面刚说过巨魔是硅基生物、死了就变石头,理当无皮可剥。

"这是啥?"

"你在神殿里拍的那张影。"

灵思风有点惊恐地看过去: 几条若隐若现的触手环绕下, 画面正中是一个巨大的、有老茧的、被魔药染得变色的、指纹是个斗的、跑焦的, 大拇指。

"我这一辈子啊。"他萎靡地叹道。

"你赢了。"命运把一堆灵魂推散在棋盘上,在场的众神都松了口气。"改日再切磋。"女士望着对手深不见底的双眼,笑了。

森林只剩一片遗迹。天边一蓬烟尘随风飘散。一个黑衣褴褛的人影坐在苔藓覆盖的里程碑上。他是责无旁贷的肩负者、是敬畏与恐惧,是穷人唯一的挚友,是重伤垂死者的良医。

虽然没有眼球,死神依旧望着灵思风远去的身影。如果他脸上有任何能够活动的部位,此刻应该都会做出皱眉的表情。平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死神终于找到了一项业余爱好。这 法师反复失约,让死神万分苦恼。

我迟早要抓到你。死神的声音如同铅铸棺盖的轰鸣,我们走着瞧。

第三章 身陷飞龙堡

此山名唤飞龙堡,通体灰黑,巍峨耸立,约有半里高,大头朝下扎在翠绿的峡谷中。 山脚仅有二十码宽,随着山体拔地而起上达云霄,四周的坡度逐渐向外扩展,正如倒放的一只喇叭。山顶是一片平原,直径约四分之一里,上头还有一小片漫过平原边界的森林,有房屋,甚至还有条小河。河水在山顶边缘化作瀑布,随风散落,到了地面已是一场细雨。

平原下面还有若干形状规则的洞口,看似草草挖就。在这个干爽的秋日清晨,云端的飞龙堡就像是巨人的鸽笼。

不过此处所谓的"鸽子",双翼展开后宽度可达四十码。

"就知道是这样。"灵思风说,"这儿有很强的魔法场。"

贰花和囫囵瞧瞧他们中午歇脚的土坑四周,接着交换了个眼色。

马匹在小溪边静静吃草,黄色的蝴蝶在灌木间飞舞。空气中飘着百里香的芬芳和蜜蜂忙碌的嗡嗡声,野猪肉在篝火上吱吱作响。

囫囵耸耸肩,继续给二头肌上油,擦得溜光锃亮。

"我觉得没毛病啊。"囫囵说。11

灵思风提醒他: "扔个硬币瞧瞧。"

"啥?"

"来, 扔个硬币。"

"吼啊。给你瞧瞧。"囫囵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从十好几个国家抢来的零钱,认真地挑出一枚面值四分之一约盾的施洛提铅币,平放在他紫色的大拇指甲盖上。

"你猜吧。是人头还是——"囫囵聚精会神地研究了一阵硬币背面的图案, "还是长腿的什么鱼。"

"抛起来再说。" 法师说罢, 蛮子将硬币弹起。

约盾凌空翻转。

"立着落地。" 灵思风瞧都不瞧就下了结论。

¹¹ 译注: 作者创作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大概隔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忘了囫囵的低智商人设。本章的囫囵极为健谈,各位读者领会精神即可,不要深究。

魔法不灭,只会散去。

这句话尤其适用于碟形世界肇造之初时那场法师大战留下的古战场。当年无所不在的魔法能量还处于原初形态,被先民们用做向众神宣战的武器。

时光悠悠, 法师大战的准确起源已不可考。碟形世界的哲学家们认为先民被创造后很快就对世界大感失望, 这完全可以理解。随后就爆发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激战, 太阳翻滚、大海沸腾、风暴席卷大地、人们的衣服里莫名其妙冒出小白鸽, 整个碟形世界(下面是四头大象, 再往下是大龟)危在旦夕。凌驾在众神之上的远古圣灵对此严惩不贷, 把众神驱逐到山巅, 重新创造了尺寸小得多的人类, 又把大部分不受控制的上古魔法抽离世界。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碟形世界的某些地区在战争中直接遭到法术轰击, 残存的魔法消散缓慢, 耗时干载, 在此过程中释放各种亚星界粒子, 严重扭曲了周围的现实......

灵思风、贰花、囫囵全都盯着硬币。

"真的立着落地啊。"囫囵感慨,"你是法师,不奇怪。"

"我不——不用那种法术的。"

"直说你不会吧。"

灵思风被说中痛点,假装没听到: "再扔几个试试。"

囫囵掏出一大把硬币。

起先的两枚正常落地,第四枚也是。第三枚又是立着着地,还站住了。第五枚变成一条小黄毛毛虫爬走,第六枚在到达顶点时砰的一声凭空消失,稍后天上打了个小雷。

"嘿那个可是银的!"囫囵站起来朝天喊道,"还给我!"

"我不知道硬币去哪了。"灵思风无奈,"说不定还在加速呢。今天早上我扔上去的再也没掉下来。"

囫囵依旧望着天。

"这是怎么了?" 贰花问。

灵思风叹了口气,他一直担心这个。

"我们进入了魔法指数极高的区域,别问我为什么高。想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过超强大的魔法场,至今还有残留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蓬路过的小灌木附和道。

囫囵猛然低头: "你说我们是在那种地方?那还是快走吧!"

"好啊,"灵思风表示赞同,"原路退回去大概就成了,每走一里左右扔个硬币试试。"说完他连忙起身,往马鞍袋里收拾东西。

"那又怎么了?" 贰花还问。

灵思风停了手: "别多嘴,快收拾。"

"看起来很正常啊。就是有点人烟稀少……"

"是啊,不觉得奇怪吗?走吧!"

天上传来一阵响亮,像是用湿皮子抽打石头。一件光明透亮的物事从灵思风头上掠过,在 篝火堆里掀起一片烟尘,抓起了烤猪直上青天。

那物事侧身避开几棵树,重新摆正身姿往轴向飞去,沿途洒下一滴滴滚烫的猪油。

"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老头子问。

年轻女子看看水晶球: "正在快速往缘向行进,另外,长腿的箱子还跟他们在一起。"

老头子笑了,诡异的笑声在阴暗的地穴里回荡。"通灵梨木,了不起。那箱子我们要定了。交给你办,女儿。要不要抓紧时间,免得他们离开你的法力范围?"

"闭嘴!否则——"

"否则如何啊, 莉叶莎?" 老头子说(借着昏暗的光线可以看到他瘫坐在石椅上的姿势有些奇怪), "你已经杀过我一次,不记得了?"

女子嗤之以鼻。她站起身,高傲地将略带金色的满头红发甩到身后。唤龙者莉叶莎生得光彩照人,除了几小片极轻的锁子甲和一双虹彩龙皮靴之外一丝不挂。她的靴筒里插着根非同凡响的鞭子,长度与长矛相仿,末端镶着精钢倒钩。

"我的法力绰绰有余。" 莉叶莎冷冷回答。

暗处的人影似乎点了点头,或者至少晃了两下脑袋: "你向来都这么说。"

莉叶莎哼了一声,大步走出门去。

老父亲没有目送女儿离开,原因之一是他已死了三个月,眼睛不太好用。另外,即便是十五级的死法师,其视神经也早就习惯了观察远在常规现实之上的位面和维度,端详俗世则有些眼神不济。(生前旁人看他的瞳孔都觉得是八边形,像虫眼)何况目前他正处于生人和幽魂之间的交界地带,可以一眼纵观整个因果律。所以除了略盼着不孝之女能够自取灭亡之外,他并没有花太多法力关注那三个正在催马逃离的旅人。

距离老父亲几百码的地方, 莉叶莎正心情复杂地带领五六个骑士沿着磨损的石阶走向飞龙堡中心的空腔。机会终于来了吗?说不定这就是打破僵局、夺得王座的良机。当然, 王座本就该她继承, 可惜老规矩却说传儿不传女, 这让莉叶莎大为光火。她愤怒时能力格外强大, 龙也比平时更大更凶。

如果她有男人,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种,对她言听计从......

三个旅人里块头最大的那位就挺合格,就算他抵死不从,那龙不也等着吃肉呢嘛。到时候 她会让龙凶起来,至少比平时更凶猛。

经过一道石拱门后石阶就到了尽头,飞龙们就在接近洞顶的一窄条石台上栖息。

阳光从山壁上的洞口射入,纵横交叉,光柱里飞尘飘舞,像是封存着千百万只金色昆虫的琥珀棒。下面是一片薄雾笼罩的虚无,而上面……

走壁环的起点在莉叶莎旁边,抬手就能摸到,几千个铁环镶在洞顶、依次伸向远方。安装走壁环用了几十个石匠的数十载光阴。然而与洞穴拱顶最高处的八十八个大环相比,小小的走壁环实在算不得什么。当年其实一共有一百三十八个大环,其中五十个在安装时不慎坠落,带着施工的奴隶(唤龙大法刚刚问世的年代奴隶那可是应有尽有)一起葬身谷底。

顺利安装的八十八个大环宽广如彩虹,满是血红的铁锈。栖息在环上的是......

飞龙们感到了莉叶莎的驾临。八十八对翅膀陆续张开,洞内气流涌动。龙头纷纷抬起,一个个多边形的绿色瞳孔在她身上聚焦。

飞龙们还有些透明。手下们去取钩靴了, 莉叶莎则聚气凝神全力观想, 头顶上方的陈腐空气里, 飞龙的身形逐渐显现, 青铜色的鳞片反射着日光。莉叶莎的心神略微有些涣散, 不过法力已经完全运开, 她可以稍微分心考虑些别的事情。

她扣好钩靴,一个漂亮的侧手翻,靴底的钩子叮地一声搭上洞顶的走壁环。

天地倒转,原本的洞顶现在成了地板。莉叶莎就站在巨大的深坑边上,手下的龙骑士们摇摆着走上面前铺开的铁环。他们的坐骑正在深坑中央等待。头上很远的地方是洞穴另一端的岩石,经过数百年的龙粪洗礼早已变色。

对莉叶莎来说, 走壁已成了第二本能。她迈开步子, 专属坐骑劳力斯则抬起长脸迎接主人, 嘴角满是猪油。

"味道不错。" 劳力斯在莉叶莎的脑海里说。

"我说过不许擅自飞行!"

"饿呀,莉叶莎。"

"忍着。很快就有马吃了。"

"缰绳塞牙。有勇士吗?我们爱吃勇士。"

莉叶莎翻身跃下登龙梯,双腿钩住劳力斯的脖颈。

"勇士归我,另外两个给你。其中有一个是法师。"

劳力斯抱怨道: "你知道的,法师不当饱,吃完了半小时又要饿。" 它张开翅膀脱离大环。

"他们追上来了!"灵思风尖叫着在马背上趴得更低了些。贰花一边努力追赶,一边扯着脖子欣赏身后的飞龙。

"你不懂!" 贰花的喊声甚至盖过了龙翼拍打的声音, "我一辈子都想看看龙啊!"

"看龙肚子里吗?"灵思风喊,"闭嘴快跑!"他用缰绳抽打胯下的马,眼睛始终瞄着远处的树林,想用纯粹的意志力缩短距离。进了林子就安全了,龙在林子里飞不开……

翅膀拍动,紧接着一片阴影就笼罩了法师。他人在鞍上全凭直觉侧身闪避,却被什么东西 刮中肩膀,火辣辣的疼。

身后传来囫囵的叫声,不是吃痛,更像怒吼。蛮子跳下马背,落进石楠丛,顺势拔出克灵剑,劈向再次低空袭来的飞龙。

"小小蜥蜴也敢造次!"囫囵咆哮。

灵思风探身抓住贰花的缰绳: "逃啊!"

"但是龙——" 贰花看得心驰神往。

"去他妈的——"他只说到一半,就看到头顶盘旋的龙群中有一只脱队向他们袭来。

灵思风立即松手,边骂边催马向树林独自逃命。身后突然一阵骚动,龙影从他身上掠过, 法师头也不回,小声叨咕着,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埋进马鬃。

等待许久的烈焰焚身之痛迟迟未到,反而感到了一阵蛰刺抽打,马进了林子!灵思风奋力 扒住马背,却被一根特别粗大的的树干打落在地。在失去意识前,他最后听到的就是龙失望的怒吼和爪子肆虐树梢的声音。

法师悠悠醒转,发现龙正看着他,或是望向他所在的大致方位。他呻吟着试图用肩胛骨挖个坑好藏进苔藓里去,突然的一阵疼痛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痛惧之余, 他又回头看了看那条龙。

龙正倒挂在几百尺外枯死的大橡树上,青铜色的翅膀裹着身体,马一样的长脑袋左看右看, 扫视树林。

龙是半透明的,虽然鳞片能反射日光,灵思风却能透过它的身子清楚看到后面的树枝轮 廓。

- 一条汉子坐在枝头,在龙的衬托下显得矮小了许多。他穿着高筒靴,胯下围了一小片兜裆的皮子,头戴尖顶盔,除此之外再无半丝半缕。汉子正无聊地挥舞短剑,眺望远方,像是在应付枯燥无味的任务。
- 一只甲虫正在吃力地沿着灵思风的腿向上爬。
- 一条半实体的龙能有多厉害?会不会只能把人弄个半死?不过法师决定还是不要探究答案为好。

他用脚跟、指尖、肩膀使劲,扭着身子侧向移动,直到橡树和汉子都被枝叶挡住才起身逃 向林子深处。

灵思风慌不择路,没有口粮,马也丢了,但只要有腿,总还是能跑的。杂草抽打他的身体,他浑然不觉。

大约逃出一里地,他停下靠在树上喘口气,这时树说话了。

"嘿!"

灵思风的目光不情愿地缓缓上移,虽然很想看看人畜无害的树皮和树叶就好,却被好奇心 逼迫着继续游走,最终落在头顶一丛树叶里伸出的黑剑身上。

"别站着呀。"剑催促着(声音像是手指在大号高脚杯的边缘划过),"把我拔出来。""啥?"灵思风仍旧气喘吁吁。

"把我拔出来。"克灵重复了一遍,"你不拔,我就得在煤层里困个百八十万年了。我讲 没讲过有一次我被扔进湖里——"

"其他人呢?" 灵思风绝望地抱着树。

"哦,被龙抓走啦。还有马,还有那什么箱子。其实本来还有我,幸亏囫囵中途撒了手。 你小子走运啦。"

"这——"灵思风想说话,克灵没给他机会。

"我猜你肯定急着去救他们吧。"

"是啊,不过——"

"那赶紧把我拔出来,然后就上路吧。"

灵思风眯眼打量着克灵。救人在他的计划里排在最末位,如果某些对宇宙多维复杂度模型的本质和形状的高阶推论属实,末到尽头就是始,那么算来也可以说排在第一位。不管怎么说,魔剑值钱啊......

而且回家的路还远着呢,姑且不论家在哪......

他爬上树,沿着树枝慢慢蹭过去。克灵扎得忒深,灵思风抓住剑柄一直拔到眼冒金星。

"加把劲儿。"魔剑给他打气。

灵思风哼哼着咬紧牙关。

"还不算太糟啦,插到铁砧里更惨。"

"呀啊啊啊啊",灵思风继续使劲,开始担心自己胯下受伤。

"我存在于多个维度。"

"嗯?"

"我有许多名字。"

"厉害啊。"克灵终于松脱,灵思风稳住身子。剑在手里轻得出奇。

回到地上,灵思风决定和盘托出:"我真觉得救人不太明智。应该找个城市,组个搜救 队。"

"龙往轴向飞了。"克灵全然不理,"不过我建议从那边树上那位入手。"

"对不起啊,但是——"

"你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啊!"

灵思风满脸惊愕: "不能吗?"

"不能。这么着,咱们实话实说,你不是什么好材料,可要是不救人,我就让你在煤层里 躺个百八十万年。"

"我——"

"再不闭嘴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灵思风眼瞅着自己的胳膊不由自主地把刀锋抬到咽喉前一寸处。他想松手,手指却不听使 唤。

"我不会当英雄啊!"

"我教你啊。"

青铜塞法的喉咙深处发出轰鸣。

龙骑士克【咕哒】斯德拉12眯起眼,探身眺望空地的另一端。

"看见了。"他轻松地从枝头跃下,落在茂密的草地上,随即拔剑。

克【咕哒】斯德拉仔细打量着来者。对方显然不想离开安全的树林,手里虽有武器,持握的方式却相当有趣:胳膊平伸,把剑举得远远的,好像生怕跟剑扯上关系。

¹² 译注:作者大概是想恶搞奇幻小说常见套路。为追求异域风情,奇幻小说给人物取名多喜欢乱插撇号,如著名的 Drizzt Do'Urden。本书里飞龙堡人物名字多带个感叹号,比如这位 K!sdra。感叹号是非洲某些语言里的弹舌音,发音方法是用舌头咕哒一声打个响儿。

他掂掂自己的剑,笑看法师蹒跚走来,接着便跃起攻击。

后来回忆这一战时他只记得两件事。首先,法师的剑神妙无比地卷上来接住这一击,反震之力则让自己的剑脱手飞出。第二,也是让他认定自己落败的关键所在,是法师正用另一只手捂着眼呢。

克【咕哒】斯德拉心下一惊,向后跳起躲开第二剑,倒在了草地上。塞法一声咆哮,从枝 头落下赶来救主。

转眼间法师就已站在克【咕哒】斯德拉身边大喊: "告诉它,敢烧坏我一根寒毛我就撒剑了!说到做到!说撒就撒!你赶快!"黑剑的尖端正逼在克【咕哒】斯德拉咽喉上。说来也怪,法师好像在跟自己的剑搏斗,而且剑还在唱小曲儿。

"寒法!"克【咕哒】斯德拉高喊。

龙发出不甘的怒吼,放弃扯掉灵思风的脑袋,半途转向回到树梢。

"说!"灵思风尖叫。

"你让我说啥?"克【咕哒】斯德拉问。

"啥说啥?"

"我说你让我说啥?"

"我那俩朋友呢?蛮子和小不点!"

"应该被带回飞龙堡了。"

灵思风奋力扯住长剑,抵抗从克灵身上传来的嗜血冲动。

"飞龙堡是啥?"

"就是飞龙堡啊,独一无二的,龙之家。"

"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也抓回去? 嗯?"

克灵的尖端在克【咕哒】斯德拉喉头刺出一滴鲜血,后者失声惊叫。

"不想让人知道你们养龙,是吧?"灵思风逼问。龙骑士一时恍惚,点了点头,差点把自己的喉咙割断。

灵思风绝望地看看周围,意识到接下来的话真的非说不可。

"好。"他尽量换了个语调,"你就带我去那什么飞龙堡的,知道吗?"

"他们说了不留活口。"克【咕哒】斯德拉愤愤地小声说。

灵思风低头看着他,嘴缓缓地越咧越大,露出一个有些癫狂的笑容,毫无幽默的意味。那种笑容大多只见于一种动物,会让河边的小小鸟从牙缝里拣肉丝吃。

"活的也凑合吧。要是有人非死不可,你先想想剑在谁手上。"

"杀了我,你拿什么要挟塞法!"

"所以我不杀你,就切零碎的。"又是那种笑。

"好,行吧。"克【咕哒】斯德拉怒道,"我能想到。"

龙骑士扭着身子从剑下钻出,挥了挥手。龙再次飞来,灵思风咽了口唾沫。

"要骑那玩意儿啊?"

克【咕哒】斯德拉仍被克灵抵着,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不骑龙怎么去飞龙堡?"

"我不知道啊。还能怎么去?"

"我的意思是就这一个方法,爱骑不骑。"

灵思风又看看龙,透明的,身下的青草清晰可见,鳞片就像涂了金色的空气,摸起来倒挺 结实。他觉得龙要么就完全存在,要么彻底不存在,半虚不实的龙格外糟糕。

"我觉着龙不应该是透明的吧?"

克【咕哒】斯德拉耸耸肩: "不应该吗?"

他笨拙地翻身上龙,因为灵思风正揪着他的腰带。然后法师牢牢抓住缰绳,用剑轻戳克【咕哒】斯德拉。

"以前骑过龙吗?"龙骑士头也不回地问。

"没骑过这种。"

"要不要含个什么东西?"

灵思风看看龙骑士的后脑勺,又看看对方递来的一包红黄糖果: "必须含吗?"

"老规矩。你自便。"

飞龙起身,踏着沉重的脚步跑过草地,腾空而起。

灵思风偶尔梦到过自己身在极高的地方,云雾缭绕的大地在身下远去。(后来他经常被吓醒,脚脖子都直冒冷汗。如果他知道这噩梦不是普通的恐高,大概还会更加害怕。其实这是未来某件事产生的逆向记忆,那记忆实在过于骇人,以至于顺着他的生命线把恐惧传到了过去。)

不,说的并不是眼下这回事。这只是演习。

塞法向上蹿了几蹿,颠得人脊椎散架。达到最高点时它猛地张开双翅,树木纷纷摇晃起来。

接下来又是几蹿,地面不见了。塞法上升的动作突然变得轻盈,翅膀在午后的阳光照耀下仍旧像金色透明薄膜。灵思风一时失察低头看了看身下,目光穿透龙身落在下面很远处的树冠上。他不禁胃里一抽。

闭眼也于事无补,因为那就意味着放飞想象力。他做了个折中,紧盯着不远不近处,看沼 泽和森林以几乎可以被称为悠闲的速度从眼前掠过。

风扑面而来。克【咕哒】斯德拉转过头喊: "看啊, 飞龙堡!"

灵思风把克灵轻轻按在龙背上,自己转过头去,透过朦胧的泪眼看到那座倒栽在谷底森林中的大山,远远看去就像是插在青苔里的喇叭。不过即使这么远他也能看到空气中闪烁的八极光,这表示附近有稳定的魔法场,当量至少有——他猛吸一口气——至少有好几千精 ¹³!

¹³ 译注: 干精 (milliPrime) ,作者临时编的魔法衡量单位,不过后来很快就给忘了,又编了个新的。

"不是吧。"

还不如低头看地呢。灵思风连忙向下望去,却发现龙已经无法被看穿了。随着他们盘旋接近目的地,塞法的身体显然也在不断地具现化,从透明变成金色的烟雾。等到大山近在眼前,塞法的身躯已经像石头一样真实。

灵思风似乎看到空气中有一条若有若无的线,从飞龙堡里伸出并一直连到龙身。他有种莫名的感觉,仿佛这里正在让龙变得......更龙。

远看渺小的飞龙堡此时已化作眼前伫立在天地之间的几十亿吨山石。灵思风能看到山顶小小的农田、森林,还有湖,湖里分出一条河,流到山边并洒向空中。

他不慎跟着河水的流向看了太远,差点头晕跌下龙去,连忙摆正身子目不斜视。

倒插的大山快速逼近, 龙完全没有减速。

山巅就在法师的头上,压迫感十足,好似宇宙中最大的苍蝇拍即将落下。这时他看到山上还有个洞口,塞法奋力扑动翅膀,冲进其中。

黑暗顿时将灵思风吞噬,他大声尖叫。一片岩壁闪过,速度太快什么也看不清楚。紧接着龙就来到了一处空旷的所在。

那是个洞窟,只是规模比常理可以揣度的洞窟都大,盘旋其中的龙就像宴会厅里的一只苍蝇。

还有更多的龙,金的、银的、黑的、白的……要么在洞里飞来飞去忙活自己的事,要么蹲踞在突出的岩石上。上方的拱顶还有十几条龙倒挂在巨大的铜环上,翅膀裹着身体,有点像蝙蝠。顶上还有人呢。灵思风猛咽了一口唾沫,他发现那些人都贴在洞顶上倒着走,跟苍蝇似的。

"哎?"灵思风压低声音,"给点建议?"

"简单,冲啊。"克灵不屑地回答。

"哟,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哦,因为他们手里有十字弓吧?"

"你这个投降主义者。"

"投降主义!我根本就没胜算,能不投降吗!"

"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啊,灵思风。"

法师看看那帮笑面人: "打个赌?"

没等克灵答话,塞法已经一个空中大翻身挂在洞顶的大环上,铜环摇摇晃晃,好像马上就要掉落。

"你想现在就死,还是先投降再死?"克【咕哒】斯德拉语气淡然。

大汉们穿着带钩的靴子, 摇摇晃晃地挂在环上, 从四面八方向灵思风靠拢。

龙栖息的环旁边有个小平台,上面有个放钩靴的架子。克【咕哒】斯德拉突然跃上平台, 灵思风根本没机会阻止。他站在平台上,笑看左支右绌的法师。

一阵特征明显的轻响——一系列十字弓被搭上了箭。灵思风抬头,看见几张冷淡的倒脸。龙骑士们的衣着品味欠缺想象力,全身上下就是一条皮带,上面缀着些青铜装饰,刀鞘剑鞘都上下颠倒着戴。有几位没戴头盔,头发自然披散,洞顶清风徐来,摇摇摆摆好似海藻。来者还有几个女的,头上脚下的姿势让她们的生理特征起了某些奇妙的变化,灵思风看得出了神。

"投降吧。"克【咕哒】斯德拉劝道。

他张嘴刚要投降,克灵却嗡地一响,一阵痛楚沿胳膊传了上来。"休想!"灵思风疼得大叫。痛感应声消散。

"他当然不投降啊。"身后响起一个雄壮的声音,"这位不是英雄吗?"

灵思风转过身,只看见两个毛乎乎的鼻孔。鼻孔的主人是个年轻的精壮汉子,也穿着钩靴倒吊着。

"英雄,你叫什么?"汉子问,"死了也好留个名。"

法师握剑的胳膊又开始痛。他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我——我是来自安卡的灵思风。"

"我叫利奥【咕哒】特·龙主。"倒吊男念自己名字的时候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响亮的咕哒,让灵思风想到某种标点符号。"你是来约我生死决斗的。"

"啊,没,我没有——"

"说你有就是有。克【咕哒】斯德拉、给英雄找双钩靴、看来他等不及开打了。"

"不,听我说,我是来找朋友的,肯定不需要——"没等灵思风说完就被龙骑士请上了平台,然后就按在椅子上给他穿靴。

"抓紧时间,克【咕哒】斯德拉,别耽误英雄上路。"

"别呀,看来我那几个朋友在这儿挺快活,那算了,劳您送我下去——"

"很快你就能和朋友团圆了。" 利奥【咕哒】特漫不经心地说, "看你信不信教了。进了飞龙堡的谁也别想离开, 当然, 除非灵魂离体。克【咕哒】斯德拉, 教他上环。"

"看你给我惹多大祸!"灵思风小声发着脾气。

克灵在他手中震动: "别忘了,我可是魔剑啊。"

"怎么可能忘!"

"上梯,抓环。" 克【咕哒】斯德拉开始现场教学,"把脚抬起来,直到钩子挂上环为止。" 见灵思风不肯合作,克【咕哒】斯德拉直接把他扶上了梯子。于是灵思风就这么大头朝下吊住了,法师袍掖进裤子,一只手握着克灵。这个角度看龙骑士们就正常多了,但挂在大环上的龙则显得更凶,像一群蠢蠢欲动的石像鬼,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

"大家注意。"利奥【咕哒】特发令,旁边一名龙骑士递过一件红丝绸裹着的长家伙。

"我们来拼个你死我活。"他说,"你死,我活。"

"这时候不是该说我赢了就还我自由吗?"灵思风说是说,其实也没抱什么希望。

利奥【咕哒】特歪歪头,示意法师看看周围那么多的龙骑士:"别犯傻了。"

灵思风深吸一口气,几乎一点儿也不哆嗦地说: "我要提醒你,这可是把魔剑。"

利奥【咕哒】特解开丝绸,放手任它落进下面的深渊。一把漆黑的剑露了出来,表面刻着 闪光的符文。

"真巧,我的也是。"话音刚落,剑已袭来。

灵思风吓得身子都硬了, 克灵牵着他的胳膊奋起迎战。双剑交锋, 溅起一片八极光火花。

利奥【咕哒】特眯起眼睛向后闪避。克灵则再次跃起想突破他的防守。对方的剑弹起护住,卸掉大部分力道,饶是如此,克灵还是在对方的躯干上留下一道血线。

利奥【咕哒】特一声怒吼,扑向灵思风,脚下叮叮当当,在环上如履平地。再次交锋,魔法迸发,与此同时他用另一只手砸在了法师头上。这一拳力道极大,灵思风一只脚上的钩子从环上滑脱了,只得在空中胡乱挣扎。

灵思风知道自己只会一个法术,肯定是碟形世界上最末流的法师。即便如此,好歹他也是个法师啊,根据颠扑不破的魔法定律,他过世的时候死神会来亲迎的(换作普通人,死神就随便派个仆人打发了)。

利奥【咕哒】特面带笑容向后摇摆,举重若轻地挥出一剑。剑刃划着弧线袭来,时间随之 减缓。

灵思风眼中的世界陡然被八极光照亮,其中带着些紫色,那是光子击中凭空出现的魔法光 环造成的效果。利奥【咕哒】特成了一尊颜色可怖的雕像,剑的速度慢如蜗牛。

不过他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身影,只有看惯了魔法四个维度的人才能瞧见。那身影既高且 黑且瘦。在不知从何而来的满天寒星映衬下,正挥动着一把锋锐得难以言喻的双手大 镰……

灵思风弓腰躲闪。镰刀从头顶划过,劈进岩壁,速度不减。死神破口大骂,声音如墓穴般冰冷。幻影消散,现实再度归来。灵思风突然加快速度躲开了致命一击,还把利奥【咕哒】特吓了一跳。紧接着他运起只有吓破胆的人才有的绝望,像蛇一样舒张身子扑向利奥 【咕哒】特,两手掐上对方握剑的胳膊就用力扭住。 这时法师脚下仅存的吊环不堪重负,叮地一声从岩壁脱落。他划着大弧线吊在空中,全靠抓着利奥【咕哒】特的胳膊才堪堪躲过粉身碎骨的命运,还把后者捏得直喊疼。

利奥【咕哒】特看看脚下,他驻足的吊环也开始松动,石屑簌簌落下。

"松手, 死鬼! 要么咱俩都完蛋了!"

灵思风一言不发。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两件事上: 手上抓紧、别想深渊。

"放箭!"利奥【咕哒】特大喊。

灵思风用余光看到几把十字弓瞄准了自己。利奥【咕哒】特也抓紧机会,用空着的那只手 向下打去,戴满戒指的拳头砸在法师的手上。

他松手了。

贰花握着铁栅栏向上攀。

"看见啥了?"脚下传来囫囵的声音。

"全是云。"

囫囵放下贰花,坐在了一张木床上。囚室里空空如也,除了两张床外再没别的家具。"妈的。"

"别灰心啊。" 贰花劝解道。

"没灰心。"

"我觉得是误会了吧,估计很快就能把我们放了。我看他们都挺文明的。"

囫囵扬起浓眉看着贰花,似乎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只有一声叹息。

"等我们回去就可以跟人说见过龙啦!" 贰花兴致不减, "多厉害呀,啊?"

"没有龙啦。"囫囵不以为然,"最后一条两百年前就让奇美丽亚的科蒂斯杀啦。不知道咱看见的这是啥,反正不是龙。"

"可我们被驮着飞呢!刚才在大殿里还有好几百条——"

"我觉着都是魔法。"

"总之看着像龙。" 贰花不服气,"我从小就想见见龙,龙能飞天呀,能喷火呀……"

"以前都在沼泽地里乱钻啥的,嘴还臭。"囫囵躺下了,"长得也不大,爱收柴火。"

"我可听说龙收集财宝。"

"财宝加柴火。哎," 囫囵突然来了精神,"刚才路过那些房间你留意了没?挺厉害啊。到处都是好东西,还有几张挂毯好像挺值钱。"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挠着下巴,发出豪猪挤过灌木丛似的声音。

"然后会怎样呢?" 贰花问。

囫囵用指头在耳朵眼里抠了一阵,漫不经心地检查指尖上的收获。

"哦。我估摸再过一分钟就要有人踹门进来把我带走去个神殿还是什么地方然后我撂倒两只大蜘蛛和一个克拉奇来的大壮奴隶从祭坛上救下来个公主啥的然后再杀几个卫兵接着这姑娘就给我指了一条逃出去的密道然后咱俩就抢两匹马带着财宝跑了呗。" 囫囵的脑袋枕在手上,仰面望天,吹着不成调的口哨。

"这么多事儿啊?"

"平时总这样。"

贰花坐在床上开始思考。动脑子很难,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龙。

龙啊!

两岁那年他在《八极光童话集》的插画里第一次看到龙,顿时就被迷住了。至今他还记得姐姐说世上没有龙时自己的那份失落。如果世界是没有龙的优美身姿,那还算什么世界?后来他去给总会计师玖苇先生当学徒,师傅枯燥极了,跟龙没有半点交集,工作也压得贰花没时间做白日梦。

说来这儿的龙是有点不对劲,太小也太瘦。他一直想象龙应该是巨大、绿色、有利爪、会喷火、洋溢着异域风情的生物——绿色的巨龙长着尖利的……

视野边缘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在地牢最远、最黑的角落里。等他转头去看,那东西却又没 影了。他似乎听到一点若有若无的轻响,像是利爪刮擦石头。

"囫囵?"

只有另一张床上的鼾声应答。

贰花踱到角落里,谨慎地戳着石头检查可能存在的暗门。这时牢房大门被猛地推开,重重拍在墙上,六个守卫排成一线,单膝跪地,十字弓全都瞄在囫囵身上。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贰花觉得自己被歧视了。

囫囵继续打着呼噜。

打外面进来个女人。很少有女人能走得英姿飒爽,不过这位正是其中之一。她随意瞥了一眼贰花,跟看家具似的,然后才细细端详着床上的囫囵。

女人的装束跟龙骑士一样,绑条皮带而已,而且皮子比其他几位还要少得多。除此之外的 蔽体之物就只有那一头长可及腰的红褐色秀发,算是对碟形世界上所谓"风化"的勉强迁就。女人的面色很是凝重。

囫囵的喉咙咕噜噜响了一阵,翻个身继续睡。

那女人以极谨慎的动作,操弄稀世奇珍一般从腰间抽出把黑色的匕首,向囫囵刺去。

没等刺到一半囫囵的右手就已经抬了起来。其速度之快简直是从一点瞬移至另一点的,没 在中间的空气上浪费半点工夫。啪的一声闷响,囫囵攥住了女人的手腕,另一只手立即去 摸索自己已经丢失的剑。

然后囫囵才醒来。

"嗯?" 他疑惑的看看女人, 之后才注意到更后面的弓箭手。

"放开。"女人的声音冷静、平缓,锋锐如钻。他缓缓地松开了手。

女人退后,揉着被捏疼的手腕,猫看鼠洞般地上下打量着囫囵。

"好。"过了良久,她终于开了口,"你通过了第一项试炼。你叫什么,蛮子?"

"叫谁蛮子呢?"囫囵不乐意了。

"我问的正是谁啊。"

囫囵慢慢把弓箭手数了一遍,心里又简单盘算一番,放松了肩膀。

"我是奇美丽亚的囫囵,你咧?"

"莉叶莎·龙女¹⁴。"

"你是这地方管事儿的?"

"这个暂时存疑。奇美丽亚的囫囵,看你就像个雇佣兵的样子,对我颇有用途。当然,前 提是你要通过所有的三项试炼。你刚通过了第一项。"

"剩下的——"囫囵无声地蠕动嘴唇做着算术,试探着问:"两项都是啥?"

"危险重重。"

"报酬呢?"

"价值连城。"

"抱歉打扰一下。" 贰花插嘴。

"我要是没通过呢?"囫囵没理贰花。他和莉叶莎的目光交错,两人之间的空气中爆出一小片异性相吸的魅力火花。

"如果第一项试炼失败,现在你已经死了。姑且认为这就是试炼失败的典型惩罚吧。"

"呃,我说呀。" 贰花再次开口。莉叶莎赏了他一眼,仿佛刚刚注意到他的存在。

"把这东西抬走。" 莉叶莎发令,然后继续和囫囵讲话。两个卫兵收起十字弓,抓着贰花的胳膊肘把他抬了出去。

¹⁴ 译注: 作者写刚开始写碟形世界的时候大概还没什么章法, 莉叶莎的姓名经常变, 有时候姓唤龙者, 有时候姓龙女, 有时候姓龙主。要么就姑且认为这几个叫法全是称谓吧。

"嘿,"被架着穿过走廊的贰花大声询问,"我的"(他们来到另一扇门前)"行李"(卫兵开门)"呢?"话音刚落,他就摔在一堆曾是干草的东西上。房门猛地关闭,回声中点缀着落锁的声音。

另一个囚室中, 囫囵几乎眼都不眨。

"行吧,第二项是啥?"

"杀死我的两位兄长。"

囫囵琢磨了一会儿: "一先一后,还是俩一起?"

"顺次、并行皆可。"

"啥意思?"

"怎么杀都可以。" 莉叶莎有点不耐烦。

"都挺能打呗?"

"素有威名。"

"那我的好处是……?"

"成为我的夫君、飞龙堡主。"

漫长的冷场。囫囵从没做过这么复杂的计算,眉毛拧成一团苦想,最后说: "你和这山都归我?"

"正是。"莉叶莎与他对视,撇了撇嘴,"我向你担保,回报配得上你的努力。"

囫囵低头看看莉叶莎手上的戒指,宝石挺大,是产自米索斯盆地的罕见蓝白钻。等他终于把视线移开,发现莉叶莎正怒冲冲地盯着他。

"还在算计?不都说野蛮人囫囵不惮冲进死神的口中吗?"

囫囵耸耸肩: "往死神嘴里冲也是为了偷金牙啊。"说罢他就抡起一条胳膊, 手里抓的正是刚才躺的木板床。床像炮弹似的砸向弓箭手, 囫囵紧随其后, 挥拳放倒一个的同时也将另一个缴了械。片刻之后战斗结束。

莉叶莎原地没动: "怎么?"

"怎么啥?"

"你要杀了我?"

"啊?没,没的事儿。我就是那啥,养成习惯了。没事儿就练练。你那俩哥都在哪呢?"

贰花坐在草堆上凝视黑暗,心中盘算自己在这地方过了多久。至少几小时吧,保不齐有好 几天。他怀疑自己其实已经被关了好些年,只是忘了中间的过程。

这么消极可不行。贰花努力去想些美好的东西——青草、树木、新鲜空气、龙。龙啊…… 黑暗中传来细微的刮擦声,贰花的额头渗出了汗珠。

囚室里还有别的存在! 虽然声音不大,但黑暗放大了所有感官,贰花能感觉到正在涌动的 气流。

他抬起胳膊, 手上有种油腻的质感, 并随他的动作爆出轻微的火花, 表明此地存在魔法场。他从未如此疯狂地渴望着光明。

一团火焰从贰花头上掠过,击中对面的墙壁。石头被烤得发亮,他这才发现身边占据大半个囚室的是……一条龙。

借着石墙的光亮, 贰花凝视对面两只巨大的绿色龙眼, 并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龙色彩斑斓, 头上长角、身有尖刺, 体态威仪, 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真正的龙! 龙的翅膀收拢着, 即便如此也足以碰到两边的墙壁, 而自己正夹在龙的指缝之间。

"服从?" 贰花的声音满是恐惧和欣喜。

<u> 当然,主人。</u>

石头冷却,囚室再次暗了下来。贰花用颤抖的手指向印象中的入口: "开门!"

龙扬起巨大的头颅,再次喷火。脖颈上的肌肉从橙变成黄,再淡化到白,最后变成隐约的一点蓝,这次的火焰很细,所到之处,石墙立即融化;碰到牢门,铁板爆裂成滴滴铁水。

黑影在墙上舞动,铁门达到白炽状态,冒着泡,亮得刺眼。牢门断成两截,倒在外面的走廊里,此时龙息猛然停止,正如它方才的突如其来。

贰花小心跨过余温尚存的牢门,在走廊里左顾右盼,没人。

龙就在他的身后。门框给它造成了一点小麻烦,于是它扭了几下肩膀就把整个门框拔了下来甩在旁边。现在龙正满怀期待地看着贰花,试图在狭窄的走廊里舒展翅膀,皮肤虬结,肌肉扭动。

"你是怎么来的?" 贰花问。

您召唤我来的,主人。

"我不记得召唤过你啊。"

在心里召唤。您在心里呼唤我出现的。龙在贰花的脑海中耐心解释。

"你是说我动动念头,你就来了?"

正确。

"是魔法吗?"

是的。

"可我一辈子都在想龙啊!"

也许这地方想象和现实的界限有些模糊。我只知道曾经我不存在,您动了念头,于是我便存在。因此我服从您的号令。

"哎呀!"

正在这时,六个卫兵拐过弯沿长廊走来。他们先是张大了嘴定在途中,接着其中一个猛地醒过神来,立即举起十字弓瞄准射击。

巨龙的胸膛起伏,箭矢在空中爆成燃烧的碎片,卫兵们纷纷逃窜。瞬息之间,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就化作一片火海。

贰花赞叹地看着这一切。

"你会飞吗?"

当然。

贰花打量了一番长廊两边,决定还是莫追穷寇。而且自己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随便往哪 儿走都比现在强。他从龙身边蹭过,匆匆向前走去,巨龙勉强转过了身跟在他的后面。

他们走过一系列纵横交错有如迷宫的通路,期间贰花仿佛听见后面很远处传来过阵阵叫喊,但那声音很快就消失了。他们在昏暗的光线中穿行,走上破旧不堪的楼梯,经过风化崩塌的拱门。微弱的阳光从各种孔隙照进飞龙堡内部,落在固定于通道拐角墙壁的巨型镜面上,靠反射照亮一条条走廊。时而可见坐落在远处的天井,比别处更明亮些。

贰花沿着一条宽阔的楼梯下行,脚步带起一片片银灰色的尘土。他发觉这儿的甬道比别处要宽得多,建造工艺也更精良,两边的壁龛里摆着雕像,墙上挂满了图案依旧可辨的褪色挂毯。大部分的图案主角都是龙,足有好几百条,有的翱翔长空,有的挂环休息,有的背上骑人猎鹿,有的则在捕猎其他人类。贰花轻轻地碰了碰一张挂毯,风化的纤维瞬间分崩离析,只有混织了细金线的地方还能剩下一丝半缕。

"这都是谁留下的?"

不知道呀。

贰花回头凝视满是鳞片的长脸。

"龙啊,你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我就叫你玖苇吧。"

那玖苇便是我的名字了。

他们穿过一系列由黑色柱子支撑的殿堂,灰尘笼罩了一切。殿堂是在山体中被整体切割而成的,装饰也很精巧,四壁布满顶天立地的雕像、滴水嘴、浮雕和廊柱。巨龙按主人的吩咐吐火照明,种种装饰便投下奇诡的影子在墙上跃动。他们又路过了漫长的画廊、恢弘的竞技场,处处不见人迹,只有一层厚厚的柔软积尘。似乎几百年没人造访过这些寂寞的洞窟。

忽然贰花看到了一条路,通向另一条幽暗的甬道。这条路有人走过,而且就是最近的事,灰色的尘土中有一道足迹。

贰花顺着痕迹走,前面是更多的殿堂和长廊,宽阔得足以让龙通行(曾几何时,似乎确实有龙在此经过,有个房间堆满了已经腐烂的大号缰绳,套龙绰绰有余;还有一个房间里满是大象尺寸的板甲和链甲)。最后他们看到了两扇高大的绿色铜门,顶部消隐在头顶的黑暗之中。大概在贰花胸口的位置是一个龙形的小门把手。

他碰到把手的一瞬间,门就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安静得让人有些发毛。

贰花的毛发间迸出火花,蓦地吹起一阵干热的怪风。那风并不像凡俗飘风一般扰动尘埃,而是将灰尘短暂地高高扬起,在空中勾勒出令人不适的怪异形体再重新落定。他的耳边也传来脆弱的时空彼岸、遥远的地牢维度中魔怪们的嚎叫。阴影在本不该存在的地方舞动。空气嗡嗡作响,好似身处蜂巢。

简而言之, 贰花的身边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魔法风暴。

门后的厅堂被惨绿色的光线照亮,每面墙壁上都是摆满棺木的大理石架子。正中央的高台上有把石椅,里面瘫坐着一条人影。那人一动不动,只是用苍老的嗓音说:"进来吧,年轻人。"

贰花凑上前去,借着幽暗的光线认出椅子里的是个人类,但那人瘫坐的样子很不自然, 贰花觉着幸好自己看不真切。

"我死啦。" 贰花希望是头部的那个器官吐出了轻松的话语,"相信你看得出来。"

"呃,是呀。"他开始往后退。

"挺明显的吧?你就是贰花吧?还是说你还没来呢?"

"没来?什么没来?"

"哦,是这样,死人有一样好处,就是不受时间的拘束,能同时看见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一切事件。当然了,现在的我已经知道时间并不为任何特定的目的而存在,所以也就无所谓'同时'了。"

"这听着不像好处啊。"

"你觉得不像吗?试想一个人的每时每刻都是同时同刻、遥远的记忆和未来的意外同步发生,你就懂我的意思了。总之现在我就来告诉你我打算曾经跟你讲的事情,还是说我已经讲过了?另外你那条龙真不错啊……这句我是不是也说过了?"

"是不错呀,刚冒出来的。"

"冒出来?你召唤的!"

"是呀,啊,我就是——"

"你会唤龙法!"

"我就是随便想想啊。"

"那就是唤龙法了!刚才说过没?我是格雷查一世。还是接下来将要说来着?抱歉,我还不太习惯超验视角。反正就是那样,唤龙法,能召唤龙,明白吧。"

"这个你说过了。"

"是吗?我确实想告诉你的。"

"是怎么召来的呢?我一辈子都想见见龙,可唯独这次有龙冒出来。"

"哦,是这样的,说实话,你想象中的那种龙(直到三个月前被毒死的那一刻,我也是那么想象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说的是真龙,按分类学该叫'龙族贵种'。至于常见的沼泽龙,也就是龙族贱种,都是不值一哂的低等生物。真龙拥有极为高贵的灵魂,必须由最精熟的幻想家用思想召唤到这个世界。即使有了合适的人,也要配合拥有强烈魔法场的地点才能使之奏效,让魔法削弱可见界与无见界之间的障壁,然后龙才可以在这个世界的概率矩阵中化形。我生前很擅长此道,一次可以想出,嗯,五百条龙吧。我的子女中才能

最高的是莉叶莎,只能想出五十条半吊子玩意儿。进步思想教育误人子弟啊,她甚至都不怎么相信龙这码事,所以想出来的生物不成样子。至于你的嘛,"格雷查评价道,"快赶上我当年的水平了。赏心悦目啊,只可惜现在我没眼睛啦。"

贰花连忙问道: "你总说你死了……"

"怎么?"

"死人呢, 呃, 你知道的, 一般没这么多话呀。"

"我曾经是异常强大的法师,被我女儿下毒害死啦。我的家族一直靠谋害长辈获取继承权,这没问题,可是啊——"死人一声叹息,或者说它上方几尺处的空气中传来一声叹息,"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三个孩子势均力敌,谁也抢不到堡主之位,实在让人放心不下。王国必须有个统治者,所以我决定暂且不死,非官方占据堡主的位子,他们三个当然全都不高兴。我才不会轻易入土为安让他们捡便宜呢,必须等到他们拼得只剩一个、行过即位典礼才行。"说完他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喘息,贰花推断那可能就是他的笑声。

"是你的孩子绑架了我们?"

"莉叶莎,我女儿。她唤龙的本事最大。我那俩儿子的龙飞不上几里地就消失啦。"

"消失?我确实发现抓我们的那条龙是透明的,当时就觉得有点怪。"

"当然。唤龙法只在飞龙堡附近有效,反平方定律,至少我认为是反平方定律吧。龙远离飞龙堡就会化虚,否则我的莉叶莎宝贝儿早就统治世界啦。算了,不多耽误时间,你还得赶去救你那朋友呢。"

贰花惊得张大了嘴: "囫囵?"

"不。是干巴瘦法师。我儿子利奥【咕哒】特正要把他劈了。你救他的英姿真是让人赞叹啊。我是说即将救他。"

贰花挺直身板儿,本来就没多高,挺直也不费劲。"他在哪儿呢?"他踏着自认为颇具英雄气概的步子走向大门。

"跟着灰尘上的足迹走。莉叶莎有时会来看我,好女儿,还知道关心老爹爹。三个孩子里也只有她有种杀我。虎父无犬女。祝你好运吧,我记得曾经跟你这么说过,不,我是说我现在即将祝你好运。"

贰花沿着无人的甬道奔跑,龙好整以暇地跟在身后,格雷查的唠叨声逐渐迷失在繁复的时态变换中。没过多久贰花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得靠在柱子上休息。他水米未沾已不知多久了。

<u>为什么不飞去?</u>玖苇问。巨龙张开翅膀,试着拍打了一下,气流将它短暂地抬离地面。贰花看了一会儿,连忙跑过去骑上了龙颈。不久他俩就已身处空中,龙在离地几尺的高度上轻松滑翔,身后留下滚滚尘埃。

玖苇穿过一连串的洞窟,沿着足够整军撤退的宽大螺旋阶梯盘旋而上。阶梯顶部开始出现 有人居住的迹象,拐角处的镜子都被擦得锃亮,反射着苍白的日光。

我闻到其他龙的气息。

玖苇突然加速,快速扑动的翅膀化作残影,像追逐飞虫的燕子,贰花差点被气流掀下龙背。又是一个急转弯,他们冲出一条通道,进入又一个广阔的洞穴。重重巨岩矗立在地底深处,道道光柱被宽广的照明孔投了进来。而洞顶上……实在是热闹得很。玖苇继续拍动翅膀,贰花抬头仰望,看见一群龙形的轮廓,还有些人形的小黑点,不知怎么弄的,大头朝下在洞顶上行走。

这是龙栖殿。玖苇的语气似乎很满意。

贰花就这么一直看着,直到一个人形从洞顶脱离,在他的视野中越来越大......

灵思风看着利奥【咕哒】特苍白的脸飞速远去,不禁嘀咕起来: "真搞笑,我怎么飞起来啦?"

然后他的身子开始在空中翻滚,这才回到现实世界——他其实是在下坠,下面就是龙粪 斑斑的岩石。 刚一动念法师就慌了神。急中生智乃是惯例,可他只会一个法术,法术也抓住最紧要的关头在他的脑海里浮了上来。为什么不把我放了?法术问。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气流中的灵思风做起施法的手势。

"阿硕奈。" 咒语凝结成蓝色的冷焰,随风流动。

被恐惧和魔力支配的法师挥动了另一只手。

"艾比瑞斯。"蓝色火焰旁边又出现闪烁的橙色字样。

"乌尔硕灵。克梵提。派萨恩。嗯古拉德。费灵果马力。"随着一句句咒语的完成七彩的字样依次出现并环绕在灵思风的身旁。他双臂大张,接下来的第八个字将以八极光的形态出现并完成整个法术。此刻他已完全忘记了即将撞上的岩石。

"——"他刚要开口。

突如其来的撞击把最后的咒语憋了回去,法术破碎、光华消失。两条胳膊抱紧了法师的腰,整个世界在他面前猛地抖了一抖。巨龙收住俯冲的势头开始上升,龙爪堪堪在飞龙堡底层的岩石上擦过。贰花爆发出胜利的大笑。

"救到了!"

巨龙升到顶点,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懒洋洋地一拍翅膀,便从洞口飞出、冲进清晨的空气之中。

正午时分,违背常理倒扎在地上的飞龙堡顶端,一块开阔的草地上,龙和龙骑士们围成一个大圈,身后是众多的仆从、奴隶,以及其他在云端讨生计的人物。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草地中间的几条人影身上。

那是几名高阶龙主,其中就包括利奥【咕哒】特和他的弟弟利阿尔提斯,前者正揉着腿, 看神情便知道还有点疼。另一边站的是莉叶莎和她的几个跟班,还有野蛮人囫囵。两个派 系中间则是飞龙堡的世袭博学师。 "如各位所知,"博学师有点犹豫,"尚未死透的飞龙堡老堡主格雷查一世规定,除非他的一名子嗣——或者女儿——有能力挑战他(她)的兄弟姐妹,并在生死决斗中胜出,否则不可传位。"

"对对对,我们早知道啦,长话短说吧。"他身边的空气中传来一个尖锐、暴躁的声音。博学师咽了口唾沫。对于老堡主该死不死的这回事儿,他一直耿耿于怀。这老东西到底算死的还是活的呢?

"然而我们并不确定,"博学师的声音有点发颤,"是否允许让代理人挑战——"

"可以可以。"格雷查打断他的话头,"知道找代理人就表示够聪明。别废话了快开始吧。"

"我向你们发出挑战。"囫囵睥睨莉叶莎的两位兄长, "一起上吧。"

利奥【咕哒】特和利阿尔提斯交换了个眼色。

"你同时打我们俩?"说话的是身材高挑、长发黝黑的利阿尔提斯。

"嗯。"

"那可不公平啊?"

"嗯。我一个打你俩是有点欺负人。"

利奥【咕哒】特怒了: "蛮子口气不小——"

"别说了!"囫囵吼道,"我——"

博学师伸出一只青筋虬结的老手拦住了他。

"杀戮场上不得斗殴。"博学师说完还想了想,这句话好像不太通顺,"反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作为被挑战的一方,利奥【咕哒】特与利阿尔提斯两位大人有权选择决斗的武器。"

"龙。"二人异口同声。莉叶莎嗤之以鼻。

"龙可被用于攻击,所以算是武器。"利奥【咕哒】特坚称,"如有不满,来和我打。"

"嗯。"利阿尔提斯对囫囵点点头。

博学师感到一只无形的手在戳他的胸膛。"别张嘴傻站着啊。"格雷查阴沉沉地说,"抓紧时间不行吗?"

囫囵摇着头退后: "哎呀可别。有一回就够了。我宁可死也不骑那玩意儿打仗。"

"那就死吧。"博学师尽量温和地说。

利奥【咕哒】特和利阿尔提斯已经退向草地边缘,他们的仆从正牵着龙在那儿恭候。囫囵 看看莉叶莎,后者耸了耸肩。

"连把剑都不给啊?"囫囵恳求,"小刀也行啊。"

"没有。我没料到这一步。"莉叶莎突然显得有些畏缩,斗志荡然无存,"对不起。"

"对不起?"

"是的,对不起。"

"哦,我就记得你刚才好像说声对不起就打算搪塞过去。"

"别瞪我啦!我可以给你想出一条最上等的龙——"

"不要!"

博学师掏出丝绸手帕擦擦鼻子,接着把手帕举在空中等了片刻,然后松手。

囫囵听到了振翅声,他连忙转身,看到利奥【咕哒】特的坐骑已腾在半空,盘旋着向他和 莉叶莎袭来。龙喷着火焰低空掠过,所过之处一片焦痕。火焰向囫囵直冲而去。

即将烈焰焚身的关头,囫囵一把推开莉叶莎,自己也飞扑闪避,然而毕竟晚了分毫,手臂上顿时一阵灼痛。他落地、滚翻、起身,寻找另一条龙的踪影。利阿尔提斯从对向袭来了,囫囵被迫原地起跳躲开火焰,脑门却被擦身而过的龙尾扫中。他再次起身,摇摇脑袋恢复清醒,背上已被烧出一片水泡,火辣辣地疼。

利奥【咕哒】特一击不中,准备二度出手。他没想到囫囵虽然身材壮硕,动作却快得惊人,所以这次他干脆放慢了速度,留足后招。龙渐渐接近目标,囫囵原地不动,大喘粗气,胳膊软软地在身子两边垂着,空门大开。

龙从他头上掠过, 利奥【咕哒】特回头查看战况, 满以为会瞧见一大堆灰烬, 不料地上却空无一物。他疑惑地转回头来, 却发现囫囵正一只手攀住龙肩, 一只手扑打烧着了的头发。他立刻去拔匕首, 但本就反应过人的囫囵此刻在疼痛的刺激下更是快如闪电。他反手一掌抽中利奥【咕哒】特的手腕打飞匕首, 另一只手则扼住了他的咽喉。

驮了两个人的龙飞得不高,离地只有几码而已。幸好如此,因为在利奥【咕哒】特失去意识的瞬间,龙就突然消失了。

莉叶莎冲过来搀起囫囵。后者眨着眼睛: "咋回事? 咋回事?"

"厉害!" 莉叶莎不住地赞叹,"刚才你在空中回旋的那一套真是太厉害了!"

"嗯, 那最后到底咋了呀?"

"太复杂了我一时解释不清——"

囫囵看看天。利阿尔提斯比较谨慎,此刻还在高空盘旋观望。

"给你十秒钟赶紧讲讲。"

"龙啊——"

"龙咋啦?"

"都是想象出来的。"

"我胳膊上的水泡也是想出来的?"

"对。不对!" 莉叶莎连忙摇头,"回头再跟你细说。"

"那行,回头找个通灵的跟我说吧。"囫囵抢白了一句。他看到利阿尔提斯已经绕着大弧 线准备下降了。

"你好好听啊!只要我哥哥被打晕,他的龙就消失了,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跑啊!"囫囵将莉叶莎抛了出去,自己也扑倒在地。利阿尔提斯的龙以雷霆万钧之势飞过,在草地上又留下一道冒着烟的焦痕。

趁利阿尔提斯再次升空准备第三次袭击,囫囵发足狂奔冲向草地边缘的小树林。树林稀稀 落落,比疏于修剪的树篱笆强不了多少,可至少龙飞不进去。

利阿尔提斯也没打算追击。他驱使坐骑落在林外几码远的草地上,好整以暇地下了龙。龙 收起翅膀,探头在林子里四下寻找,利阿尔提斯则靠着树吹起不成调的小曲儿。

"我可以把你烧出来。"他等了一会儿说。

灌木从里全无动静。

"你藏在那边的冬青丛里吧?"

冬青丛化作一团火焰。

"我看见那边的羊齿丛动啦。"

羊齿丛变成一堆白灰。

"蛮子,别垂死挣扎了。不如投降吧?我烧死的人太多了,保证不疼。"利阿尔提斯打量着从丛灌木。

龙继续清理工作,焚烧每一丛可能藏人的灌木。利阿尔提斯持剑在旁等候。

囫囵突然从一棵树上落下,着地就开始奔跑。龙在他身后怒吼着试图转身,把灌木踩得七零八落。囫囵冲刺、狂奔,锁定利阿尔提斯,手中只拎着一段枯枝。

许多人不知道,双足动物的短距离冲刺往往比四足的要快,因为腿越多起步时用于理清顺序安排先后的时间也多。囫囵听到身后有利爪抓地的声音,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情况很是不妙。龙已经张开了一半翅膀,随时都会起飞。

他扑向利阿尔提斯,用枯枝架住后者扬起的剑锋,紧接着两人就撞了个满怀,干脆在地上扭打。

龙在咆哮。

囫囵精准万分地用膝盖顶中对手, 利阿尔提斯吃痛地惨叫一声, 同时胡乱挥拳打断了他的 鼻梁。

囫囵挣扎着站起,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张准备喷火的暴怒龙脸。于是他不假思索地飞起一脚 踢向还没起身的利阿尔提斯,后者头部中招,顿时栽倒在地。就在此时龙也消失了,喷出 的火焰快速消散,碰到囫囵时只剩下一点温暖的空气。除了灌木丛燃烧的声音外四周一片 死寂。

囫囵把不省人事的利阿尔提斯扛在肩上,大踏步向决斗场走去。中途还路过了仍旧倒地昏迷的利奥【咕哒】特,一条腿弯曲得很是别扭。他吭哧一声,把利奥【咕哒】特扛上了空闲的另一边肩头。

莉叶莎和博学师在草地尽头的高台上等候。她已经恢复平时的神气,平静地看着囫囵把两位兄长扔在她的面前。她身边的其他人都姿态恭顺,就像身处国王的宫廷。

"杀掉。"莉叶莎下令。

"杀不杀我自己定。"囫囵说,"再说趁人昏迷下手不合适。"

"再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博学师插嘴。

莉叶莎不满地哼了一声:"那就放逐他们吧。出了飞龙堡的魔法范围,他们就丢了能力, 和普通山贼没什么区别。你满意了吗?"

"可以。"

"真没想到你还有慈悲心肠啊,蛮——囫囵。"

囫囵耸耸肩: "我是有身份的人,做事得考虑,照顾形象。下个试炼是啥?"

"我警告过你,下一项试炼极为凶险。要想退出现在还来得及。可如果你顺利通过,就能成为飞龙堡的堡主,以及我的合法夫君。"

囫囵盯着莉叶莎的双眼,回顾一番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净是些风餐露宿的苦日子,总是和巨魔、城市警卫、山贼、邪恶祭司们拼死战斗,至少三次打的还是半神。人生如此辛苦,又有什么收获?他承认是搞到过不少财宝,可财宝都去哪了?

拯救遇难的处女也确实有些暂时的福利,但只要过上一阵子,性格再好的前处女也要管东管西,不愿让囫囵再去救助其他受苦受难的姐妹,他只好找个什么城市把她们嫁出去,还得搭上一大笔嫁妆。总而言之,人生留给他的只有虚名和一身伤疤。当堡主好像挺不错呢。囫囵笑了。有个大本营,还有许多龙和一帮能打的汉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呀。

另外这姑娘也真不错。

"第三项试炼?" 莉叶莎问。

"这次还不给武器?"

莉叶莎除下头盔, 让火红的秀发披散下来。然后她解开袍子, 露出一丝不挂的身体。

囫囵的视线扫过莉叶莎的娇躯,他的心里同时打着两个算盘。其一是算计她的金手环、脚趾环上的虎纹红宝石、肚脐上的钻石花,以及两片分得很开的螺旋形拉丝银网大概值多少钱,其二便是自己性欲的膨胀系数。两个结果都让他极为满意。

莉叶莎微笑着举起酒杯: "我想不会。"

"他都没说要来救你呢。" 灵思风劝不动贰花,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杀招。

龙在空中缓缓盘旋,灵思风眼前的世界以恐怖的角度倾斜着,他绝望地抱紧了贰花的腰。 他刚刚得知胯下多麟的巨兽只是某种以三维形式具现化的白日梦,恐惧和紧张却并没有因 为获得了新知而有所缓解,反而开始考虑万一贰花分心了可怎么办。

"被那么多十字弓指着,就算是囫囵也没胜算啦。" 贰花毫不动摇。

正说着,龙已飞到他们三人之前露宿的林地上空,太阳在碟形世界的边缘冉冉升起。明亮的青铜色光辉普照世界,黎明前的乌青天色顿时一扫而空,有时照到流水、冰层,或是光坝,便汇聚成璀璨的金色。(世界碟周围的魔法场密度并不均匀,导致碟形世界上光传播的速度要低于音速。奈夫大漠的索尔卡人就很善于利用光线传播的特质,数百年来他们用抛光的硅石建造了复杂精巧的大坝,巧妙地把阳光储存在山谷里。经过几周不间断的阳光照射,分布在大漠中的"光库"便流光四溢,从空中看去煞是壮观,只可惜贰花和灵思风刚巧没往那边瞧。)

前方忽然出现顶天立地的数十亿吨山岩,那便是魔法铸就的飞龙堡了。不过这景象还不算特别骇人,灵思风回了个头,看见飞龙堡的影子缓缓伸向远方,盖在云层之上……

"你能看见什么?" 贰花问龙。

龙柔声回答:山巅上有人在战斗。

"我就说吧?囫囵也许正自顾不暇呢。"

法师没有应声。过了一会儿, 贰花回头, 看到他正专注地望向虚空, 嘴唇无声翕动。

"灵思风?"

他只发出一点微弱的哽咽。

"抱歉,你说什么?"

"……那么高……要是掉下去……"灵思风嘀咕着。他的目光刚刚重新找到焦点,眼中闪过片刻的迷惑,接着就瞪得溜圆。真不该往下看啊。

"啊啊啊啊啊。" 法师边喊边往下滑, 贰花连忙抓住了他。

"怎么了?"

灵思风想闭上眼,可他丰富的想象力没有眼睑,根本闭不上。

"你不恐高吗?"他勉强问道。

贰花低头看看遥远的地表上飘荡的斑斑云影。他还没想过有什么好怕的呢。

"不啊。为什么恐高?不管四十尺还是四千寻,掉下去不都是个死嘛,我是这么想的。"

灵思风冷静地琢磨一番,觉得这话挺没道理。能掉多远并不重要,关键是落地啊......

贰花紧紧地抓着他: "稳住,我们快到啦。"

"还不如回城里去呢。我想待在地上啊!"

"龙能不能飞到星星上呢?" 贰花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那可就有意思了……"

"你疯了吧。"灵思风马上反驳。贰花没有答腔。他抻着脖子凑过去,发现贰花居然正带着诡异的微笑仰望渐渐隐去的群星,不禁毛骨悚然。

"你可别乱想啊。"灵思风威胁道。

你要找的人正在和龙女讲话。

"嗯?" 贰花还在盯着星星。

"啥?"灵思风追问。

"哦,对,囫囵。"贰花回过神,"希望我们还算及时。冲啊!往下冲!"

狂风尖啸,法师大睁着双眼。也说不定是被风吹开的,反正迎着风也闭不上。

飞龙堡平整的顶部向他们冲了过来,然后视角旋转,景物顿时化作两侧呼啸而过的绿色残影。小片的林地和田野就像是一块块接连而至的补丁。有片银光一闪而没,也许是那条流向山巅边缘的小河。灵思风努力想把关于飞龙堡的记忆驱出脑海,但记忆在他的脑袋里可快乐得很,一边吓唬其他居民,一边胡乱折腾。

"我想是有的。" 莉叶莎说。

囫囵慢慢接过酒杯, 笑容灿烂得像个南瓜灯。

周围的龙纷纷开始嘶鸣,骑士们抬头看天。一条绿影从决斗场上闪过,囫囵没了。

酒杯在空中悬浮片刻,接着掉在了台阶上,这时杯中的液体才溅出一滴。

这是因为巨龙玖苇在抓住囫囵的瞬间已经同步了他们的肉体移动状态。时间和空间的维度 其实非常简陋,远不能与想象力的维度相提并论,因此玖苇片刻之间就把一个静止状态、 性欲勃发的囫囵转换为高速横向移动的囫囵,除了浪费掉几口杯中之物外毫无副作用。莉 叶莎气得大叫,召唤自己的坐骑。金色飞龙凭空出现,她从护卫手中夺过十字弓就翻身上 龙,身上依旧不着一缕。眼见主上起飞,其他骑士也纷纷跨龙追赶。 博学师趁乱藏身柱后旁观一切。也许维度泄露是个双向的过程,那一瞬间,某个临近宇宙中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恍惚看到了女子骑龙的身影,并受此启发产生了新的理论¹⁵。而博学师捕捉到了那理论产生的跨维度共鸣,他笑了起来。

"要打赌吗?我说她肯定追不上。"格雷查死气沉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博学师闭上眼, 猛咽了口唾沫: "我以为大人此刻已经在亡者之国里安息了?"

"我可是法师啊。法师死的时候死神会亲自迎接的。哈哈,死神好像没在附近嘛……"

上路吧?

死神骑着白马来。那马有血有肉,只是双眼血红、鼻喷火焰。他在虚空中抓住格雷查的灵魂,反复揉搓,直到那灵魂缩小成一团耀眼的光芒,然后就吞了下去。

死神催动坐骑,白马腾空而起,蹄下爆出阵阵火花。

"格雷查大人!"博学师身边的宇宙忽隐忽现,他小声呼唤。

"何必那么揉呢。"格雷查的声音逐渐远去,即将消失在幽暗深邃的无限维度之中。

"大人……死神什么样啊?"年迈的博学师高喊。

"等我彻底研究明白了就回来告诉你。" 微风带来几不可闻的回答。

"好的。"说完,博学师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补充道,"请别晚上来啊。"

"你们两个混蛋!"被玖苇捏在前爪里的囫囵怒骂。

"他说啥?"灵思风高声问。玖苇开始升向高空。

15 译注:普拉切特的思路一直有点跳脱,有时随兴落笔、不加解释,导致某些梗显得很突兀或者难以理解。创作《魔法的颜色》时显然他还有点生涩,对整个《碟形世界》的风格和走向也没有具体构思。此处即是一例:可能是作者随手夸张,也可能是另有所指。有种解释认为此处系指美国作家 Anne McCaffrey的奇幻小说《Dragonflight》(1968 年),那书的主角是个骑龙的姑娘,叫 Lessa。然而此人并非精神病学家,该解释恐怕说服力不足。

"听不见!" 贰花的声音被疾风扯得支离破碎。等玖苇稳住高度,宏伟的飞龙堡在贰花眼中已成了小小的玩具陀螺。玖苇的翅膀拍打着空气,一群飞龙紧追不舍。空气愈发稀薄, 贰花的鼓膜第三次胀起。

追兵之首是条金色的飞龙,背上还驮了个人。

"哎,你还好吗?" 灵思风问候囫囵。他猛吸了几大口风才把这句话喊出口。

"我马上就要当堡主了,你们俩跑出来——"囫囵说不下去了,稀薄寒冷的空气连他也吃不消。

"空气怎么——回事?"灵思风眼前出现点点蓝光。

"啊嗯。" 贰花晕了过去。

玖苇消失了。

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三个人继续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贰花和灵思风的姿势颇为滑稽,他俩排排坐好,用双腿夹着并不存在的龙。接着被杀了个出其不意的引力回过神来,重新抓住了他们。

金龙飞过,囫囵正好落上龙颈。莉叶莎探头亲吻他。

这时灵思风已经落得远了,看不清囫囵的动作。他仍然抱紧贰花的腰,世界碟就一动不动地悬在头顶的远方,像张被钉住的圆形地图。但法师心里明白世界正在移动,像个巨型馅饼似的快速冲来。

"醒醒!"灵思风的喊声盖过了风声,"龙啊!想想龙!"

振翅声此起彼伏。他们从追兵中间掉落,眼巴巴地看着龙骑士们向上方远去。条条飞龙在空中嘶鸣盘旋。

贰花还是没有反应。 灵思风的袍子就在他身边来回扑打,可他就是不醒。

慌乱中灵思风也开始观想起了龙的姿态,尽量集中精神想象一条栩栩如生的飞龙。既然贰花都可以,那我肯定也能行。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世界碟显得更大了些,云层在下方翻涌。

灵思风又试了一遍,聚气凝神,调动每一条神经。来条龙吧。他催动伤痕累累且疲惫不堪的想象力寻找龙的影子……什么龙都行啊。

没用的。丧钟般的声音笑道,你不相信龙。

灵思风看到骑马的死神微笑着出现在他身旁。恐惧放飞了他的心灵。

耀眼闪光突然出现。

然后就是无边黑暗。

他的脚下是柔软的地板,身边是粉色的灯光,还有很多人的惊叫声。

他慌张地四下张望。所在之处好像是条甬道,周围满满的全是座位,上边还绑着许多衣着 古怪的人。所有人都在对他喊叫。

"醒醒!"他小声地叫着贰花、"帮我一把啊!"

灵思风拖着不省人事的旅伴远离吼叫的暴民,直到空闲的那只手摸到个形状奇怪的门把 手。他拧开门就钻了进去,随手狠狠地把门甩上。

灵思风研究了一番新的房间,一个年轻女子正惊恐地盯着他尖叫,手里的托盘都吓掉了。 那种叫法足以引来一大批救兵。他借着满身的肾上腺素冲过女人身边对面更多的座椅和同 样的甬道,他拖着贰花快速穿过,人们纷纷弯腰躲藏。座椅旁边还有一排窗户,能看见软 绵绵的云朵,以及一片银色的龙翼。

我是被龙吞了吧?灵思风想。胡扯。他自问自答,龙肚子里哪能看见外面?接着他就用肩膀撞开了过道尽头的一扇小门,后边是个比过道更怪的锥形房间,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小灯,四张形状特异的椅子上坐了四个惊得合不拢嘴的人。灵思风勇敢地一一回瞪,那些人则纷纷望向他的身边。

灵思风跟着转过头去,这才发现身旁的第五个人——年轻,留胡子,皮肤黝黑,像是奈夫大漠的牧民。

"我在哪呢?"灵思风问,"龙肚子里?"

年轻人猛然退后,把个小黑盒子挡在面前。椅子里的那几位纷纷倒伏。

"这啥?拍影机?"灵思风一把夺过小盒。吓了一跳的黑小子伸手就想抢回,可旁边的椅子男之一暴喝着起身,举起一截小铁管对准了他。

小铁管的效果出人预料,黑小子立刻缩了回去并举起双手。

"先生,请把炸弹给我。"拿铁管的人说,"请加小心。"

"这玩意儿?拿走!我不要!"对方谨慎地接过盒子放在地上。其他的椅子男也都松了口气,其中一位还对着墙说了些什么。灵思风看得莫名其妙。

"不许动!"举铁管的人喊。灵思风推断那应该是个什么魔符吧。黑小子退到了旮旯里。

"知道吗?"魔符持有者赞叹地说,"你真是太勇敢啦。"

"啊?"

"你朋友是怎么回事?"

"......朋友?"

灵思风低头看看贰花,后者正昏得安稳。昏迷没什么可奇怪的,怪就怪在贰花的衣服全变了样子。一套挺怪的行头,裤管只到膝盖,上半身是用鲜亮条纹做成的某种坎肩儿,头上戴了顶小草帽,帽子上还插了根羽毛。

这时灵思风忽然感到腿上也挺别扭,细看时发现自己的衣服也变样了。舒适的法袍不翼而飞,双腿被两条布筒包裹,再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随地地快速起跑。上半身呢,是跟裤子一样的灰色布料做的外套......

拿魔符的人说的话他也闻所未闻。简陋粗鲁,有点像是轴心地的蛮族语言。可为什么他一听就懂呢?

回顾一下刚才的经历吧。他们突然出现在这条龙的肚子里,他们在途中忽然现身,他们突然、他们突、他们——他们在机场偶然相逢,一见如故,决定登机之后就挨着坐。他答应到了美国就带这位杰克·厄尔华先生四处逛逛。然后杰克不舒服,他自己也慌了手脚,闯到驾驶舱吓住了劫机犯——说来"轴心地"是什么玩意儿啊?

林斯翁博士揉揉额头,现在他需要去喝上一杯。

悖论的波澜在因果律之海中扩散。

置身于整个多元宇宙之外的旁观者应当谨记:虽然灵思风和贰花刚刚才在空中的机舱里出现,可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历了登机和起飞的正常过程。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刚刚在这个维度中现身,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在同一个维度中过了一辈子。说到这里,普通语言深感自己无力表达,决定也得去喝上一杯。

一百万的三次方再乘上几倍个原子突然在不属于自己的宇宙里出现(然而其实没有出现,详见下文),正常情况下应该导致一场大爆炸。不过宇宙极其善于随机应变,这个宇宙及时拆解了自己的时空连续体以求自保,一直拆到可以安全接纳这许多额外原子的地方为止,然后再快进到——实在没有更适合的词汇,只能姑且称之——被该宇宙居民称为"现在"的时间点位。当然,这一系列变化无疑改变了历史,比如少了几场战争、漏了几只恐龙之类。但总的来说整个事件处理得相当平静。

在这个宇宙之外,突如其来的倒带和快进在万物总和中产生了反复激荡的波澜,导致空间扭曲、银河湮灭。

林斯翁教授,33岁,光棍儿,生于北欧瑞典国、长在美国新泽西,核反应炉分离氧化领域的专家,对上述事件毫无察觉。就算给他讲了也不会信。

厄尔华继续昏迷。空姐引着灵思风在乘客们的掌声中回到座位,紧张地弯腰查看他的旅伴。

"已经跟机场打过招呼了。"空姐告诉林斯翁,"一落地就能上救护车。啊,乘客名单上说您是博士——"

"不是医学博士,不知道他啥毛病。"林斯翁连忙答道,"他要是个反应炉,我还能凑合看看。是不是怎么休克了啊?"

"我也不——"

机舱尾部忽然发生了剧烈的撞击,空姐没能把话说完。几名乘客尖叫起来,突如其来的气流卷着报刊杂志,沿着机舱中间的过道盘旋肆虐。

一个东西沿着过道来了,很大,长方形,木头做的,还捆着铜箍,长了好几百条腿,就像海盗故事里装满不义之财的宝箱。箱盖大敞四开,里面没有财宝,只有许多四四方方的大白牙,还有一条红木色的舌头。

古代行李箱要把林斯翁吃掉啦。

林斯翁抓紧厄尔华,紧张地喃喃自语,真希望此刻自己身在别处啊......

无边黑暗突然出现。

然后就是耀眼闪光。

一百万的三次方再乘以几倍的原子从本来不属于它们的宇宙中不告而别,导致万物总和严重失衡,进入紧急调整模式,擦除了若干个次级宇宙。失控的魔法洪流在多元宇宙的根基中恣肆,充斥每个平静宇宙的缝隙,促生了一系列新星和超新星,导致星系碰撞、大雁四散奔逃、不存在的大陆沉入海底。高能魔法粒子射入远在时间尽头的世界,穿透大气层,形成灿烂耀眼的晚霞。在传说中的乍莱冰霜星系周围的彗晕中,一颗彗星贵族死去,彗星王子驰骋天际。

灵思风对上述事件一无所知。他抱紧贰花的腰,向几百尺之下碟形世界的海水中坠落。即 使如此众多的维度冲撞也不影响能量守恒定律。林斯翁博士在机舱中的小插曲让灵思风水 平移动了几百里、竖直位移了几千尺。

生词 "飞机"在灵思风心中一闪即逝。

下面的是条船吗?

灵思风落入环海冰冷的翠绿色怀抱。片刻之后,海面又激起一片水花——行李也掉了进来,上面还贴着法力强大的旅行符文"环球航空"¹⁶。

后来他俩就把行李当成木筏使。

¹⁶ 环球航空(Trans World Airlines,简称 TWA),美国大型航空公司,1930 年成立、2001 年倒闭。本书付梓于 1983 年,当时 TWA 还硬朗。

第四章 逼近地缘

漫长的工期过后,大工程终于即将竣工,奴隶们正在敲掉残存的黏土模具。

另有一队奴隶在用银砂打磨抛光。大工程的金属表面映着阳光,闪烁着新铸青铜天然、柔和的光辉。虽然已在铸造坑里放置了一个星期等待冷却,目前青铜仍旧触手温热。

克鲁尔帝国的司天君轻轻抬手示意,轿夫们得令,将王座放置在工程投下的阴影里。

好像一条鱼啊, 司天君想, 会飞的大鱼。什么海才可以让它遨游呢?

"确实壮观。"他低声赞叹,"堪称艺术之作。"

"手艺之作。"他身边最壮硕的随从纠正道。司天君缓缓转头,看着那人木然的面容。正常人该长双眼的地方,那人却装了两个金球,如此尊容想要木然实在不易。金球烁烁放光,看得人心里发毛。

"果真好手艺。"司天君笑道,"我想整个世界碟上也找不出比你更杰出的手艺人了,金眼?我说的对吗?"

金眼人暂时没回答。他全身赤裸,蔽体之物只有一条工具带,一个戴在手腕上的便携算盘,以及一身晒出来的黝黑。他绷紧了神经,两只金眼似乎凝视着其他宇宙,思索司天君此言是否别有所指。

"我要说既对,又不对。"站在王座后的低阶天文学家们听到如此无礼的答复,纷纷倒抽一口凉气。然而司天君似乎不以为意。

"请继续。"司天君命令。

"我在某些重要技能上仍有欠缺,但我毕竟是'金眼银手'达克泰罗斯。是我创造了守护比丘陵的钢铁战士、设计了奈夫大漠中的光坝、建造了七漠皇宫。然而——"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双眼,发出几声轻响,"我为比丘大帝制造了魔像军团,他赐我以黄金,然后挖掉我的双眼,以免我今后造出同样精巧的魔像。"

"明智而残忍。"司天君同情地说。

"诚然。于是我学会了聆听金属冶炼的火候、用触觉代替视觉。我学会了靠气息和味道分辨矿石。我制造了这双金眼,却不能让它们见物。

"后来我应召去建造七漠皇宫。酋长赐我以白银,却砍掉了我的右手,也算在我的预料之中。"

"想必大大耽误了你的工作。"

"我用那些白银和我举世无双的杠杆知识造了一只新手,足够日常使用。再后来我主持建造了第一座大光坝,足以储存五万个日光时。奈夫部落的长老会赐我以丝绸,却切断了我的脚筋,以防我逃跑。于是我用丝绸和竹子造了飞行器,从监牢最高层的塔楼上起飞,脱离险境。"

"中间又经历种种曲折,你就到了克鲁尔。"司天君说,"说到这里,让人不禁想到如果换个职业,例如种莴苣,或许对你更安全些,不用担心因作品而丧命。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达克泰罗斯耸耸肩: "因为我工于此道。"

司天君抬起头,再次打量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的巨型青铜鱼。

"美极了。而且举世无双。来,达克泰罗斯,说给我听,当时我许诺完工之后赐你什么?"

"您让我设计一条鱼,可以畅游星辰之间的虚空之海。"达克泰罗斯郑重说道,"作为交换——报酬是——"

"是什么?我的记性不如从前啦。"司天君抚摸着温暖的青铜。

达克泰罗斯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报酬是您给我自由,且不会砍掉我的任何肢体。我不要财宝。"

"啊,是了,我想起来了。"年迈的司天君抬起一只青筋暴露的手,"我骗你的。"

几不可闻的一声轻响,金眼人身躯一颤。他低头望向穿胸而出的箭头,无力地点了点头,嘴唇间流出一点鲜血。

整个广场鸦雀无声(除了几只等待用餐的苍蝇)。他抬起银手,极缓慢地戳了戳箭头。

"工艺拙劣。"说罢, 达克泰罗斯躺倒在地。

司天君用脚戳了戳尸体,叹道:"我们来默哀片刻,为工艺大师送行。"一只苍蝇落在金眼上,一无所获,疑惑地飞走……"默哀够了。"司天君招来两个奴隶把尸体扛走。

"探龟员们准备好了吗?"

发射长连忙出列: "准备好了,陛下。"

"祈祷文念过了吗?"

"都念过了,陛下。"

"距离发射门口还有多久?"

"发射窗口。"发射长谨慎地纠正道,"还有三天,陛下。届时亚图因的尾巴将处于绝佳的位置。"

"所以现在只差合适的祭品。"

发射长鞠躬: "海洋自会带来祭品。"

司天君笑了: "向来如此。"

"你能不能拐弯——"

"你能不能掌舵——"

一个浪头冲上甲板,灵思风和贰花大眼瞪小眼。"快舀水啊!"两人齐声大喊,纷纷抄起水桶。

过了一会儿,灌了水的船舱里传来贰花不高兴的声音: "我不觉得自己有错啊。"说着,他又递上一桶水,灵思风把水泼到船舷外。

"谁让你不好好站岗。" 灵思风抢白道。

"要不是我,咱们就被奴隶贩子抓走了,你忘啦?"

"我宁可当奴隶也不要当死人。" 灵思风直起腰看看大海,表情很是疑惑。

与六个月前逃离安卡摩普大火时相比,灵思风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变了个人,多了一些伤疤,去了好多地方。他在轴心地见识了五颜六色的民族和干奇百怪的民俗(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更多伤疤),而在奈夫大漠中央的脱水海上航行的那几天更是毕生难忘。在另一片更湿、更冷的海域中他目睹了漂浮的冰山。他差点使出碟形世界上最强大的法术。他——

——远方的地平线比刚才更接近了呀。

"嗯?" 灵思风自言自语。

"我说怎么着都比当奴隶强。" 贰花说。

灵思风把桶里的水泼向大海、面色凝重地跌坐在湿漉漉的甲板上。

"我说,我掌舵撞在礁石上,我错了,对不起。可是这船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要要沉的意思,就这么漂着,迟早能到陆地的。" 贰花试图安慰灵思风,"潮水肯定要流向什么地方嘛。"

"你看地平线。"

贰花眯起眼睛眺望远方。

"看着很正常啊。好像比刚才近了些,但是——"

"因为前边就是地缘飞瀑啊。我们要从世界边缘掉下去啦。"

漫长的沉默,只有船在洋流中打转发出的水声。浪头已经很强了。

"就因为这个才触礁的吧。咱们夜间偏离航线了。"

"要吃点什么吗?" 贰花在栏杆上的包袱里摸索着,拴这么高是为了免得浸水。

"你还不明白?妈呀!咱们要从地缘掉出去啦!"

"有办法避免吗?"

"没有!"

"那还慌什么。" 贰花淡定极了。

"我就知道不应该往缘向走这么远。" 灵思风对天抱怨,"真希望——"

"真希望我的拍影机还在。"贰花接上话茬,"可惜跟行李一起落在奴隶贩子的船上了 _____"

"都快掉下去了,要行李也没用。"灵思风泄了气,怒气冲冲地看着原处一条鲸鱼不慎游进洋流,正在垂死挣扎。

地平线更近了, 视野尽头出现一条白线。灵思风似乎能听到远方的瀑布发出的怒号。

"船掉下去会怎么样?" 贰花问。

"谁知道呢?"

"希望我们能一直航行,一直开到其他世界。" 贰花眼中泛起向往的神采,"真好啊。" 灵思风嗤之以鼻。

太阳升起来了,因为身处地缘所以显得比别处更大。贰花和灵思风靠着桅杆,心中各有打算,偶尔抄起桶胡乱舀几下水,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

附近的海面热闹起来。灵思风发现有几截树干和他们保持相对静止,水面之下的各种鱼儿游得热闹,想必水里到处都是从轴心地附近冲来的食物。他不禁思考时刻不停地奋力划水却纹丝不动的人生得是什么样,最终结论是差不多就他本人那样。他又看到一只小青蛙正在徒劳地试图挣脱洋流,便伸过船桨将青蛙救到船上。片刻后一张鱼嘴伸出水面咬住青蛙原本的位置,一无所获。

青蛙蹲在灵思风的掌心,抬头望着自己的拯救者,还在灵思风的拇指上咬了一口。他把青蛙收进衣袋,假装没听见贰花的笑声。

"你真慈悲。可是何必呢?反正再过一个钟头还是要死。"

"我乐意。"灵思风冷冷答道,顺便又舀了几桶水。这时洋流比之前猛了很多,水溅得更高,船四周的浪花此起彼伏。天气热得很不自然,海上甚至泛起了一层金黄色的雾气。

瀑布的水声更大了。一条灵思风生平所仅见的巨型鱿鱼跃出水面,在空中疯狂挥舞触手,接着又落回海里。远处有什么巨兽在嚎叫,幸好雾蒙蒙地看不清楚。一群飞鱼从水中腾起,带起一片七彩缤纷的水滴,凌空往回飞了几码,又落下去被洋流卷走。

他们要从世界上跌出去啦。灵思风扔下桶抱住桅杆,准备迎接末日的咆哮。

"让我看个清楚——" 贰花跌跌撞撞地冲向船舷。

船撞到了某种坚硬的物事,原地转了九十度,侧向贴在看不见的障碍物上不动了。冰冷的海水泛着泡沫冲上甲板,几秒钟之间灵思风就被翻涌的翠绿海水淹没。他放声尖叫,眼中的水底世界很快变成了意识消散的深紫色,他溺水了。

醒来时灵思风满嘴都是火辣辣的液体,咽下去烧得喉咙生疼,顿时恢复了意识。

他身下压着一块船板,贰花正满脸焦虑地低头检查他的情况。灵思风呻吟着坐了起来。

坐起来是个错误——世界边缘离他只有几尺之遥。

边缘之外,比无穷无尽的地缘飞瀑顶部稍低些的地方,是壮观的魔法奇景。

七十多里外、远离地缘洋流的地方,一艘挂着红帆的独桅帆船正在天鹅绒似的暮色里胡乱飘荡。红帆一般是私人奴隶贩子的标记。残存的船员此时都聚在前甲板上,把奋力造筏子的那几位护在中间。

船长是个戴护肘的壮汉,那是奈夫大漠游牧民的传统装束。他走南闯北,见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人物和事物,其中大多都被他偷走或者当奴隶卖了。刚出道时他在奈夫大漠中心的脱水海上当水手(碟形世界上的水具有罕见的第四形态,在高温和八极光的脱水效应交叉作用下可以脱掉水分,只剩下银色的残余物,类似自由流动的细沙,专门设计的船体才可以在上面滑动自如。脱水海固然违背常理,但其中生活的鱼类比海更加奇怪。)他向来不知恐惧为何物,直到此时此刻。

"什么也听不见啊。"船长对大副小声说。

大副向黑洞洞的下层甲板张望,乐观地猜测: "可能从船舷边翻出去了?" 刚说罢,被议论的东西似乎听到了他的话,立刻在下面划桨的那层弄出一阵疯狂的撞击声,接着就是木头破碎的声音。惊恐的水手们凑在一起,纷纷亮出火把和斧头。

即便怪物真的冲了过来,恐怕他们也不敢轻易出手。之前有几个人还没摸清怪物的底细就贸然展开攻击,它原本还一门心思地在船上来回搜索,受袭后便转而对付这些水手,逼得他们要么跳船入海,要么干脆被……吃?船长不是很确定。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木头箱子,尺寸稍大一些但也没太离谱。里边装的有时是旧袜子和杂七杂八的行李,有时(船长想到这里打了个冷战)似乎、似乎是、似乎有……他尽量不去回忆。落水淹死的那帮人或许比被箱子吃掉的还要幸运些。箱子有牙齿,白色的木头牙,样子挺像墓碑,还有一条红木色的大舌头……

船长尽量不去回忆,可惜没用。

他还在苦涩地思考一件事——以后再也不救来路不明、忘恩负义的溺水者了。当奴隶总比喂鲨鱼强吧?可刚救上来没多久,他俩就趁水手们研究大箱子的时候逃了。说来他们怎么会骑着口大箱子流落到大海中间的?那箱子咬掉……船长再次努力中断回忆,却总是忍不住琢磨如果那玩意儿发现自己的主子已不在船上了会怎样……

"筏子好了,头儿。"大副前来汇报。

"下水!"船长发令,"上筏!烧船!"

他在心里盘算:再弄艘船也不会太难。可如果进了毛拉们到处宣传的天堂,那就不知要等 多久才能轮到下次投胎哟。让那个魔法箱子下海吃龙虾去吧!

史上颇有些海盗达到了永垂不朽的境界。他们有的靠壮举或暴行,有的靠海量的财富,而这位船长很久之前就决定用持续苟活来达到不朽。

"那是啥鬼东西?" 灵思风问。

"漂亮啊。" 贰花赞叹。

"先弄明白是什么再说漂不漂亮。"

"那是地虹啊。"一个声音紧贴着灵思风左耳响起,"能看见它是你的运气,我是说从上边看。"

那声音还伴随着一阵冰冷、鱼腥味的呼吸。灵思风坐在原地僵住了。

"贰花?"

"什么事?"

"如果我转个身,会看见什么?"

"他叫忒提斯,自称是个海巨魔。这是他的船。他把咱们救啦。" 贰花解释道,"现在你可以回头了吗?"

"等等再说吧,谢了。那咱们怎么没从地缘掉出去呢?"灵思风的心中一片空灵。

"因为你的船撞上了地周围栏。"身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回灵思风想到了海底的深谷,以及在珊瑚礁之间徘徊的怪物)。

"地周围栏?"

"是啊,围着世界边缘的。" 忒提斯继续回答。灵思风依稀能从地缘飞瀑的轰鸣中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至少他希望发出声音的东西真是船桨。

"你是想说地周围吧?周围就是东西边缘的意思。"

"地周围栏也是边缘啊。"

"他说的是这东西啦。" 贰花指了指船下。灵思风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以为会看到一片可怕的景象……

船的轴向悬着一条绳索,距离水面仅几尺高。而船就被拴在绳索上,既不会被冲走,又能凭借一系列滑轮和小木轮子来上下滑动。只要背后的巨魔拉动绳索,他们的船就能贴着地缘飞瀑的边缘前行。"不掉下去"的问题解决了,那绳索又是靠什么固定的呢?

灵思风继续顺着绳子向前望去,几码外的水面上支出了一根结实的木桩。船接近木桩并从旁边擦过。桩子上有一条显然是为了行船而留下的沟槽,正好让小木轮从里面咔哒滑过。

他还发现主绳索上垂着好多细绳,间隔大约一码。

灵思风又看看贰花: "我明白这是什么了。可这到底是什么啊?"

贰花耸耸肩膀。身后的海巨魔又开了口: "前面就是我家了,咱们到家再说,我现在还要撑船。"

灵思风发现如果继续往前看他就势必要正视海巨魔的尊容。可目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已 经准备好接受视觉冲击,暂且就先盯着地虹吧。

地虹漂浮在地缘外的水雾之中,只有每天早晚两次当碟形世界的小太阳绕过世界龟亚图因 的巨大躯体、并以直角照射在世界碟的魔法场之时才能出现如此奇观。

那是一道双重彩虹,接近地缘飞瀑的是七种凡俗颜色,在大海的尽头闪烁跳跃。

最外圈的第八条色带最宽,不屑与尘世的颜色共享同一光谱。地虹的其他部分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那就是八极光、魔法的颜色、众色之王,其他一切颜色都是它苍白片面的投影。举世公认,鲜活、灿烂、炫目的八极光是想象力的色彩,它的存在便是物质臣服于魔法意志的证明。八极光便是魔法本身。

然而灵思风总觉得那颜色有点像是绿了吧唧紫。

过了一会儿,视野尽头的一个小点逐渐接近,变成一块小洲或是石岛。小洲的位置岌岌可危,海水从它两侧绕过,接着立即落到世界之外。洲上有间用浮木拼凑成的棚屋,灵思风发现地周围栏的主绳索就被几根铁桩钉在礁石上,然后顺着一扇小圆窗伸进屋里。后来他才知道如此设计是因为绳索上拴了一组青铜钟,一旦有什么漂浮物撞上这段围栏,屋里的海巨魔就能听到钟声。

小洲轴向的地方有一圈漂在水上的粗木围栏,里面圈着一两艘船的残骸,还有大量的浮木,包括木板、方材,甚至完整的天然树干,有几根树干上还连着绿叶呢。如此接近地缘的地方,世界碟的魔法场异常强烈。种种幻影自发释放能量,让所有事物都蒙上一层光晕。

小船吱吱嘎嘎地最后蹿了几蹿,靠上一座浮木拼成的栈桥。船的另一端碰上了陆地,和栈桥共同形成一个闭环。灵思风捕捉到置身于大型魔法场中的那种熟悉感觉——五感贯通,嘴里是油腻腻的蓝色味道、鼻子闻到的是铁皮的气息。纯粹而涣散的魔法能量正在他们身边无声地注入碟形世界。

灵思风和贰花爬上木头堆,前者这才看见海巨魔的真容。

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糟嘛。

"这个嘛……" 灵思风的想象力想了一会儿,吭哧道。

海巨魔的模样并不吓人,绝非他想象中烂糊糊的触手怪。法师眼前是个五短身材但长相还挺说得过去的老头,要不是全身似乎完全由水构成,随便扔到哪个城市的街道上都不会引人注意。仿佛是大海决定要自行创造生命,又懒得搞那套劳什子的进化流程,就从自己身上取了一团水捏出个双足直立的生物,又让它吧唧吧唧地上了海滩。巨魔全身都是种怪好看的水蓝色,灵思风看到他的胸部还有一群小银鱼游过呢。

"那么看人可不礼貌。"巨魔张嘴时涌出了一点泡沫,而闭嘴的动作就像流经岩石后水流再度合拢。

"是吗?为啥?"灵思风边问边想:他怎么维持形状的?不会溅出来吗?

"跟我回家去,我给你们找点食物和换的衣服。"巨魔向小屋走去,甚至没回头确认他们有没有跟来。当然了,否则他们还能去哪呢?夜幕降临,世界边缘吹起冰冷潮湿的海风。 地虹已经消失,飞瀑上空的水雾也开始消散。

"走吧。"灵思风抓住贰花的胳膊,后者似乎还不想离开。

"走啊。"法师催促道。

"你说等天黑透了,我们往下看,能不能看见世界龟?" 贰花眺望着翻涌的云朵。

"希望不能吧。真心的。快走吧,成吗?"

贰花不情不愿地跟他进了小屋。海巨魔已经点亮了几盏油灯,正舒适地坐在一张摇椅上。 看见二人讲来,他起身从水罐里倒出两杯绿色的液体。忒提斯的身体在昏暗的灯光下似乎 闪着磷光,仿佛夏夜里温暖的海面。他似乎比刚才高了几寸,让灵思风心中的恐惧上又涂了一层不安。

屋里的家具貌似大多是各种盒子。

"呃,你这地儿真不错。民族风。"灵思风夸赞道。然后他接过杯子,看看里面荡漾的绿水。最好能喝,他想,因为我渴得不行了必须喝。想完他就灌了一口。

跟贰花刚才在船上喂给他的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当时他挂记着别的事儿根本没留意味道,这会儿才有闲心慢慢品味儿了。

然后灵思风的嘴就扭了起来,他呜咽几声,不由自主地抬起一条腿并踢中自己的胸口。 贰花沉思着摇晃杯子,回味饮料的味道。

"格兰烈酒。"他评论道,"我老家的特产,冰冻除水的烈酒,用福桃发酵酿造。有一点烟熏气息……口感辛辣活泼。产地应该是西部的种植园……啊,是雷西格力行省,对吧?看颜色应该是明年的收成。可以问问这酒是从哪儿来的吗?"

(碟形世界上的植物可以分几个大类,包括常见的一年生,今年种、今年长;有二年生,今年种、明年长;有多年生,今年种、说不准什么时候长。另外还有几种罕见植物的基因发生了特殊的四维扭曲,属于"逆年生"——今年种、去年长。逆年生植物中尤以福桃最为特别,播种后最多可以往前生长八年。据说喝了福桃酒能让人窥见未来,然而从福桃的视角看所谓未来其实是它的过去。说来匪夷所思,但事实的确如此。)

"一切迟早都要漂进地周围栏。"海巨魔摇着安乐椅答道,"我的职责就是收集漂浮物,有木材、船只、酒桶、布匹,还有你。"

灵思风突然开悟了: "你说的是张网吧?你们在大海边缘拉了张网?"

"地周围栏。"海巨魔点点头,胸前泛起层层波纹。

灵思风望着小洲周围磷光闪烁的夜幕,脸上现出一个傻笑: "对呀,了不起!你们可以往海里沉桩,再固定在礁石上。哎哟喂!网得非常结实才行吧。"

"确实非常结实。"

"只要礁石和材料足够,就可以拉开好几里长。"

"一万里。我只负责其中的一段。"

"那可是围着世界碟绕了三分之一啊!"

忒提斯哗哗地点了点头。趁贰花和灵思风喝酒的时候,他给二人讲起了地周围栏的来历, 建造这东西花了多少力气,七百年前建造它的克鲁尔王国是如何古老睿智,克鲁尔如何组 建了七支海军负责维修、维护围栏并运输收获,寻求知识的智者们如何将克鲁尔建设成一 片乐土,智者们如何孜孜不倦地探求宇宙奥秘,撞进地周围栏的人如何变成奴隶且往往被 砍掉舌头。听众们多次感叹并提出若干问题,于是忒提斯又友好地解释了为何武力反抗全 无用处,坐船逃跑也只能逃往此岛和克鲁尔之间的三百八十个海岛,要不然就只能跳下地 缘。末了他又讲失去舌头其实要比其他下场要优越许多,比如失去生命。

停顿。夜幕中隐约传来地缘飞瀑的轰鸣,衬得室内的寂静更为凝重。

安乐椅的吱嘎声再次响起,在讲述的过程中,忒提斯的身材似乎又高了好多。

"不是针对你们啦。"他补充道,"我也是个奴隶。可你们要是跟我动粗,我就只能要你们的命。我也不乐意那么干。"

灵思风看看巨魔膝头那对水光闪闪的拳头,猜测一拳打出去大约有海啸那么大力道。

"你大概不明白情况。" 贰花解释,"我是黄金帝国的子民。克鲁尔当然不会想要忤逆皇帝陛下。"

"皇帝知道什么?" 忒提斯反问,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漂进围栏的黄金帝国人?"

"我绝不为奴!"灵思风喊道,"我——我宁可打地缘跳下去!"他都被自己的底气之足惊到了。

"你认真的?"安乐椅被甩飞,撞到墙上,忒提斯伸出一条蓝色胳膊箍住灵思风的腰。片刻之后他就举重若轻地单手拎着法师走出小屋,一直来到小洲缘向的边界。灵思风狼嚎般地尖叫起来。

"闭嘴,不然真把你扔下去。"海巨魔喝道,"我不是拎着你呢么?自己看看。"

于是灵思风看了看。

前方是温柔漆黑的夜幕,雾气笼罩的群星闪着平静的光芒。但不可抗拒的景象吸引他的视线向下移动。

世界碟上正是午夜时分,因此太阳正居于他们的下方很远处,缓缓从亚图因冰霜凝结的巨大胸甲下方穿过。灵思风绝望地努力把视线固定在自己的鞋尖上,但鞋尖已经伸到地缘之外,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法不看向别处。

海水被小洲分开,从法师的两侧流出地缘,向无限深空中倾泻。脚下一百码处,一条前所未见的巨大鲑鱼绝望地一遍遍从水沫中跃出,再翻滚着落进世界之下的金黄日光中。

日光投下庞大的阴影,仿佛支撑宇宙的柱子。再往下几百里,灵思风看到什么东西的轮廓

就像乍看是个酒杯、细看竟是两张侧脸的那种怪图,灵思风定神再看时下面的景物就全然变了样子,极为骇人。那是个大象的脑袋,尺寸堪比一块大陆,山峦粗细的象牙遮住阳光,向星海投下宽广的阴影。大象的头略微偏了些,露出一只红宝石似的大眼,堪比正午时天空中闪耀的红超巨星。

大象下面——

灵思风咽了口唾沫, 试图关闭脑子——

大象下面的很远处就是太阳,缓缓从太阳前掠过的是城市大小的鳞片、陨石坑、崎岖的表皮——毫无疑问,那是一片龟鳍。

"要我放手吗?"海巨魔问。

"呃啊啊啊。"灵思风奋力回缩。

"我在地缘住了五年都没胆量跳下去,我看你也不行。"忒提斯退后,任由灵思风扑倒在地。

贰花也来到地缘探头向外: "真了不起,要是拍影机还在就好了……那下面还有啥?我是说要是跳下去的话,还能看见什么?"

忒提斯坐在小洲边缘。月亮从云层后探出头,清辉照在他身上,宛如冰霜。

"我的故乡也许就在下面吧。"他缓缓答道,"越过你们那些胡扯的大象还有莫名其妙的龟。真正的世界。有时候我会坐在这儿向下看,就是鼓不起勇气多迈一步……那可是真正的世界,住着真正的人。我的老婆孩子就在下面的什么地方……"说到这里他擤了擤鼻子,"地缘最能试出人的本色。"

"求你别说了。"灵思风翻了个身,看见贰花仍然若无其事地站在世界边缘,"呃啊啊啊啊。"他简直想钻进石头里。

"你说外面还有别的世界?" 贰花探头打量着下面,"具体在哪?"

海巨魔挥了挥胳膊:"某处。我就知道这么多。很小的世界,大部分是蓝色。"

"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不明摆的吗?" 忒提斯抢白道,"我从边上掉下去了!"

然后忒提斯就给他们讲了深海界的事儿。那是另一个碟形世界,就在群星之间的某处,世界碟上有三个大洋,海之住民在里面建立了几个欣欣向荣的文明。他在那儿的时候是个猎肉工,乘着风力驱动的陆地船在风暴肆虐的大陆上捕猎鹿和野牛,过着危险重重的日子。某天一阵狂风把他们的船吹到了陌生的陆地,其他船员纷纷乘坐救生小车投奔一处遥远的湖泊,而船长忒提斯决定与船共存亡。暴风裹着船,在岩石上撞了个七零八落,最终从世界边缘掉落下去。

"最开始是往下坠。"忒提斯说,"下坠还不算太糟啦,落地时才疼。可我脚下什么也没有,只见我的世界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星海里了。"

"然后呢?" 贰花听得激动,大气都不敢喘,直勾勾地盯着雾气蒙蒙的宇宙。

"然后我就被冻结实了。幸好我的种族不怕冻,凑近某些世界时就会化开。我记得有个世界四周围着一圈山,起先我以为那是个世界碟,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大到你想不到的一条龙,全身盖满了积雪和冰山,把自己的尾巴衔在嘴里。当时我离那世界特别近,可惜最后还是像颗彗星似的擦过去了,只得继续流浪。再次醒来时就看到你们的世界向我扑过来,

我就落在克鲁尔逆旋向不远处的地周围栏边上。被冲进围栏的生物五花八门,当时克鲁尔正要找奴隶值守驿站,我就被安排到这儿了。"他顿了顿,凝视着灵思风,"每天晚上我都要坐在这儿向下看,可一直没有勇气跳。人在地缘,要鼓起勇气可不容易。"

灵思风坚毅地爬向小屋。巨魔友好地把他拎起来竖在地上,他又吓得叫了一回。

"真是厉害。" 贰花又往外探了探身子,"外面还有很多世界?"

"我想是有许多吧。"

"我猜说不定有个世界上可以发明某种,叫什么好呢,某种东西吧,能抵御严寒。" 贰花若有所思地说,"某种船吧,让人驾船从地缘飞出去,探索远方的世界。我想……"

"不许想!"灵思风呻吟,"不许说那些东西,听见了吗?"

"克鲁尔人都爱讨论那些东西," 忒提斯想了想又补充道,"有舌头的克鲁尔人。"

"哎,醒了吗?"

贰花继续打着呼噜,灵思风用力戳了戳他的肋骨: "我问你醒没醒。"

"呃嗯呜噜咕……"

"趁收破烂的船队还没来,咱们得赶紧跑!"

懒洋洋的曙光从小屋唯一的窗户涌进室内,照亮四散放置的盒子和杂物堆。贰花又哼了几 声,继续往忒提斯给他们的那堆毛皮和被子里钻。

"你看,这儿有好多武器什么的。"灵思风说,"他出去了。等他回来,咱们把他制服,然后、然后——然后再琢磨。怎么样?"

"不像是个好主意啊。" 贰花回答,"不觉得太卑鄙了吗?"

"形势所迫。这可是弱肉强食的宇宙。"

灵思风在杂物堆里翻来翻去,选中一把沉重的波浪刃弯刀,大概曾是某个海盗的宝贝吧, 看样子那玩意儿靠锋刃和重量都能造成可观的伤害。灵思风笨拙地举起刀。 "要是能伤到他,这刀还能被他留在屋里吗?" 贰花大声质疑。

灵思风没理他,在门边找了个地方藏身。十几分钟后门被打开了,他当机立断挥刀斩向约 莫是海巨魔头部的高度。刀刃切开虚空,砍进门框卡住了,扯得灵思风扑倒在地。

头上传来一声叹息。灵思风抬头,只见忒提斯忧伤地摇着脑袋。

"砍到也没用的。总之我好痛啊,心痛。"忒提斯从门框里拔出刀,毫不费力地把它完成个圆环丢了出去。刀击中岩石,弹起,旋转着落进地缘飞瀑之外的水雾中。

"太心痛了。"他从门口取出个麻袋, 扔给贰花。

"里头有头死鹿,就是你们人类爱吃那种。还有几只龙虾和一条鲑鱼。地周围栏里应有尽有。"然后他看看贰花,又低头看看灵思风,"你俩瞧什么呢?"

"那个——" 贰花。

"——比起昨晚——"灵思风。

"你好矮呀。" 贰花说出来了。

"哦我看出来了。"忒提斯谨慎地答道,"现在又开始人身攻击了是吧?"说完他挺直了身板,也就是四尺左右吧,"我是水做的骨头不代表我好欺负啊。"

"对不起啊。" 贰花连忙从被窝里爬出来。

"你们是泥做的。我议论你们的天生缺陷了吗?没有。老天爷把人生成什么样不由人做主,我是这么想的。你们要是非得刨根问底,那是因为这儿的月亮比我老家的那个引力大多了。"

"月亮?" 贰花懵了, "跟月亮有什么关系——"

"非得让我说那么直白," 忒提斯有些不耐烦, "我在经受慢性潮汐啊。"

屋子暗处的铜钟响起,忒提斯踩着吱嘎作响的地板走向声源。那是地周围栏主绳索连入屋内的部分,上边装着一堆复杂的杠杆、绳索和钟。

钟声结束,海巨魔缓缓转身子,焦虑地皱着眉头: "你们比我预想的还重要啊。不用等收集船了,他们会派飞镜来。克鲁尔人是这么叫的。"然后他耸耸肩, "我还没报信说你们来了呢,肯定是谁喝了福桃酒预见的吧。"

忒提斯从钟旁的柱子上取下一把大锤,敲出一段旋律。

"这信号会被驿站层层传递,一直传回到克鲁尔去。了不起吧?"

飞镜从海上来,飘离水面一人多高。虽不沾水,驱动它的天晓得什么力量却能狠狠地打在海面上,所过之处留下一条泛着白沫的尾波。不过灵思风认得那东西的动力。他不从吝于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懦夫、废物,连当废物都不怎么够格。但再怎么说他也勉强算个法师,脑袋里装着八大绝顶咒之一,该死的时候得死神亲自来接。只要瞧见精巧的魔法,他都能识别出来。

所谓的飞镜正向小洲凌波而来。那是片大透镜,直径约二十尺,完全透明。有好多黑袍人围着边缘坐了一整圈,每个都被皮绳固定在透镜上,满脸痛苦折磨地凝视着下方的海水,远看仿佛就是一圈石像鬼。

灵思风发出释然的叹息,从他嘴里发出这种声音实在是罕见,就连贰花的视线被从飞镜上吸引过来。

"确实,咱们挺受重视。"灵思风解释道,"要就是为了抓奴隶,犯不上费这么多魔法。"

"这是什么啊?"

"那碟子是用菲涅尔的神奇聚焦术¹⁷做的,"灵思风的口气权威极了,"用这个法术需要很多罕见且不稳定的材料,例如恶魔的呼吸什么的,至少要八个四级法师才能完成。另外还得加上坐在上面那些法师,看来都是天才恐水师——"

¹⁷ 译注: 菲涅尔神奇聚焦术 (Fresnel's Wonderful Concentrator), 名字典故是物理学的菲涅尔透镜 (又称螺纹透镜)。其特性是焦距短、体积和重量小、放大效果好,一度被用于曾经流行过的背投电视上。把飞镜做成菲涅尔透镜即可降低自重,同时让下面的水显得更大、以激励上面坐着的恐水师。

"意思是说他们恨水?"

"不,没那么简单。恨和爱都是吸引力,而他们是认真的排斥水,连想一想都受不了。真正出色的恐水师打一出生就要在脱水水里训练,光是魔法成本就要一大笔。恐水师是很好用的天气法师,乌云看见他们就掉头跑了。"

"听起来很可怕啊。"海巨魔在他们身后评论道。

"全都活不长。" 灵思风没理会,"受不了自己的体液。"

"有时候我真觉得哪怕花一辈子漫游世界,也总有没见过的新鲜事儿。" 贰花感慨万千,"经过这一遭,原来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世界啊。想想我一辈子的见识大概还不到世间万物的百分之一,就觉着——"他停了一会儿,"渺小,应该是吧。还非常愤怒。"

飞镜停在小洲轴向的几码之外, 掀起一层水幕, 悬浮在空中慢慢旋转。透镜中心杵了根矮桩子, 旁边一个戴兜帽的人物正示意他们靠上前来。

"快去吧,别让他们候着。很高兴能认识二位。"忒提斯跟他们分别握了个湿漉漉的手,又送了他们一程。最靠近小洲的两名恐水师看见海巨魔靠近,露出极为恶心的神情,往里缩了缩。

戴兜帽的伸手放下一条绳梯。另一只手里握着根银色魔杖,看样子就能猜到是杀人用的。 灵思风的第一印象立即得到印证——那人对着海岸若无其事地挥动魔杖,一块岩石凭空 消失,只留下一小团灰色的虚无之雾。

"做个示范,别以为我不敢用这东西。"

"你有什么好不敢的?" 灵思风反问。

那人哼了一声: "你的事我们全知道, 法师灵思风。狡诈诡谲至极, 敢于笑对死亡。你假装的懦夫样子骗不过我。"

灵思风本人都被自己的懦夫样子骗过了。"你——"虚无法杖应声指了过来,他的脸顿时白了,"你们对我挺熟啊。"灵思风心虚地说了一句就一屁股坐在光滑的透镜上,然后又按照兜帽头领的指示,和贰花一起用皮带把自己固定在透镜表面的螺纹上。

"哪怕你有一点想要使用法术的意思,"兜帽下的神秘人继续说,"你就要死。第三象限调和,第九象限加倍,全速前进!"

一面水墙在灵思风的背后腾空而起,飞镜猛然发动。岸边的海巨魔或许对恐水师们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飞镜大角度升空,到距离海面几寻远的高处才开始水平飞行。灵思风往透明的镜片下面看了一眼,发现不如不看。

"又上路啦。"贰花兴高采烈地回头向海巨魔挥手告别,后者已经缩小成世界边缘的一个点。

灵思风瞟了一眼同伴: "就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你犯愁吗?"

"我们不是还好好活着嘛?你自己也说了,只是抓奴隶的话没必要在我们身上花这么多本钱。忒提斯大概夸张了吧,这肯定是个误会,我估计他们会把我们送回家。当然,走之前先得逛逛克鲁尔,听起来妙极啦。"

"是啊。"灵思风木然答道,"妙啊。"不过他心里想的是:我见过刺激,也见过无聊。 无聊最棒了。

如果此时低头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下面的海里有一道古怪的 V 字形波澜正在冲刺,尖端直指忒提斯的小洲。可惜他俩都没往下看。那二十四名恐水师倒是一直在看,不过在他们眼中那波澜只不过是又一处骇人的景象而已,和它周围的恐怖液体没什么本质区别。这样想或许也没错。

时间向前追溯。燃烧的海盗船嘶嘶作响,沉入波涛之下,缓缓向海底的淤泥坠落。这儿距淤泥的路程要比别处更远些,因为船的正下方是极黑极深的格鲁纳海沟。传说这海沟凶险无比,连大海怪都要结伴壮胆才敢勉强靠近。在不那么凶险的海沟里,鱼类头上长着发光器,生活很说得过去。然而格鲁纳的鱼类根本不敢发光,虽然没有腿也要尽量悄悄爬着走,即便如此也往往会撞到恐怖的怪物。

船周围的海水从绿色变成紫色,再变成黑色,进而变成彻底的黑暗,相形之下连黑色都显得发灰。船上的大部分木料已经被水压碾成碎屑。

沉船旋转着经过一片片噩梦珊瑚和泛着病态幽光的海藻丛林。种种莫可名状之物在水中游弋,冰冷柔软触手在船的表面擦过,然后游向冰冷的寂静深处。

海底的浑水里腾起一个巨怪,把那沉船一口吞了。

过了些时候,缘向一处环礁上的岛民们发现潮水冲来一具丑陋海怪的尸体,全身都是嘴、眼睛和触手。海怪的尺寸更是惊人,比岛民的整个村子还大。但与海怪脸上那副震惊的样子相比,岛民们的小小惊诧便算不得什么。它似乎是被踩死的。

缘向更远处的另一处环礁。两艘船正在撒网捕捞该片海域的特产——凶猛的自由牡蛎。 可渔网好像兜住了什么东西,生生把两艘船拖出去好几里地,直到其中一名船长明智地斩 断网绳。

然而船长的惊愕在克鲁尔列岛中最后一处环礁的居民面前也要相形见绌。次日晚间,居民们被岛上那片小森林中传来的恐怖撞击和破碎声惊醒。有几个胆大的早上前去查看,只见从环礁最靠近轴向的边缘开始,一大排树木被齐齐撞倒,毁灭的路径直指缘向又伸向远方,所过之处尽是断裂的藤蔓、压扁的灌木,还有些疑惑且愤怒的自由牡蛎。

飞镜升得很高, 灵思风和贰花看到弧形的地缘快速远去, 飞瀑大部分时候都被蓬松的云朵挡住。从高空俯瞰, 海面深蓝, 云影斑斑, 让人几乎想一头扎进它的怀抱。灵思风打了个冷战。

"打扰一下。"他忽然开口。

正在眺望远方的兜帽人回身举起魔杖: "别逼我,我可不想用这个。"

"你不想?"

"这个到底是什么啊?" 贰花也问。

"阿罕杜拉的极负能量魔杖。"灵思风立即回答,"你别挥来挥去的,万一走火怎么办。"他冲着魔杖闪光的尖端点头示意,"我知道你心里痒痒,有这么厉害的魔法供你驱策,但是没必要大动于戈啦。还有——"

"闭嘴!"那人拉下兜帽,原来是个肤色特异的年轻女子。她肤色黝黑,不是乌拉布韦人那种棕黑,也不是克拉奇人那种锃亮的青黑,而是深更半夜山洞深处那种漆黑。她的头发和眉毛却洁白如月光,嘴唇周围也有些苍白。看样子也就十五岁上下,此时正吓得手足无措。

灵思风注意到少女握着魔杖那只手正在颤抖,毕竟在他面前五尺处晃悠的是一件致命杀器,很难注意不到。法师这才极缓慢地开悟(因为从没有过类似的想法)——这世界上竟然有人怕他。平时的敌我气势都是反过来的,他早就习以为常,默认为自然规律。

"你叫什么呀?"他尽量和蔼地问。少女虽然胆怯,毕竟手里还有根魔杖。灵思风想,要是我有这么根魔杖,什么也甭想吓到我。话说她究竟以为我有什么本事啊?

"我叫什么不重要。"

"什么不重要,真是个好名字。你要带我们去哪啊?为什么要带去呢?我觉得给我们讲讲也没妨碍啦。"

"你们要被带去克鲁尔。"少女回答,"不要挑衅,轴心人。否则我就要用魔杖了。我奉命把你们活着带回,可没人说不许缺零少件。我叫玛切莎,五级法师。明白了吗?"

"既然你对我知根知底,肯定知道我连个新晋法师都不够格啊。说真的我都不配被叫法师。"灵思风注意到贰花惊讶的样子,连忙补充道,"我就是个凑合法师。"

"你不会魔法,是因为八大绝顶咒之一强行盘踞在你的记忆里。"飞镜在空中划出一道大圆弧,玛切莎灵巧地调整平衡,"因此你才被无见大学驱逐。我们都知道。"

"你自己刚说过他是狡诈诡谲无比的法师。" 贰花抗议。

"没错。因为能熬过他所经历那些事情最后还活下来的人,好歹都能算是个会法术的。不过他之所以能惹出来那么多麻烦,多半都是因为他总把自己当成个正经法师。灵思风,我警告你,一旦让我发现你有半点发动绝顶咒的意思,我就立即宰了你。"玛切莎紧张地斥责道。"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找个地方把我们放了。多谢出手相救什么的,假如你能放我们安度余生那就太——"

"希望你没有打算奴役我们。" 贰花插了一句。

玛切莎似乎真的被惊到了: "当然不会!你怎么能那么想?你们会在克鲁尔会过上富裕、 充实、舒适的生活——"

"那敢情好哇。" 灵思风说。

"——只是活不长而已。"

克鲁尔是一座大岛,山多而林密,树林间偶尔露出一点白色建筑的边角。岛上的地势越往缘向越高,最高点甚至略微探出了地缘之外。克鲁尔人就在最高点建设了全国最大的城市,跟国家同名,也叫克鲁尔。因为建筑材料全都来自于地周围栏捕获的漂浮物,所以克鲁尔城的建筑大多都带着明显的海味儿。

说得直白些,当地人把一艘艘船的残骸巧妙拼凑在一起,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三层战船、单桅帆船、轻型帆船在乱七八糟的城市中左支右突,上了漆的船首像和来自轴心地的龙形船头时刻提醒克鲁尔人民他们的财富来自大海;多桅帆船和武装商船则为大型建筑平添几分风采。在蓝绿色的海洋和地缘的云海之间,克鲁尔城层层上升。城里住着大量的天文学家,家家户户的窗户和望远镜上都映着地虹的八种光华。

"丑死了。"灵思风抱怨着。

飞镜贴着地缘飞瀑的边缘移动。大岛靠近地缘的地方不仅地势升高,地形也逐渐收窄,所以飞镜登陆时已经非常接近城市。城市濒临地缘的峭壁顶部有一圈矮墙,上面装了一系列起重机架,绳索直垂海面。他们的飞镜平滑地搭上其中一具机架,正如船只入港。四个跟玛切莎一样白发黑脸的警卫早已在此等候。他们似乎没有武器,但灵思风和贰花刚上机架就被强壮有力的大手牢牢抓住,没有半点逃跑的希望。

警卫们押着新来的囚犯在船屋间迂回穿梭,把玛切莎和恐水师们抛在身后。很快道路开始下行,通往一座半是凿壁而成的宫殿式建筑。灵思风恍惚记得穿过了灯火通明的隧道、经过了能看到星空的庭院。几个老头身穿绣着秘法符号的长袍,在路边饶有兴致地看这一行六人经过。中途灵思风还遇见了好几次恐水师——他们因为体液而自我厌恶的模样明显极了。还有些人步履艰难,定是是奴隶。没等他再多琢磨点什么,一扇大门已经在他们面前敞开,他和贰花被温柔而有力地推进了门后的房间。然后门就猛地关上了。

灵思风和贰花站稳脚步, 四下打量着房间。

"哎呀。" 贰花想了半天该用什么词形容却一无所获,只好勉强感叹。

"这是牢房吗?" 灵思风大声自言自语。

"这么多的黄金和丝绸什么的,我从没见过这么华贵的房间啊。" 贰花补充。

奢华的房间正中铺着块极厚实的皮毛地毯,灵思风不大敢踩,以免那是什么趴地型的活物。地毯上摆了张放满食物的长桌,大多数菜肴是鱼,此外还包括一只法师见所未见的超巨型龙虾。其他一些碗盘里则都盛着些他从未见过的奇怪吃食。他谨慎地拿起一块像是绿色晶体包裹的紫色水果状玩意儿。

"冰糖海胆。"沙哑而愉快的声音忽然身后响起,"很好的美食。"

灵思风扔下海胆连忙回身, 只见从厚帘子后面走出了一个瘦高的老头。那面容跟他最近打 过交道的那些人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慈祥。

"海参泥也很好吃。"老头继续说,"那些绿色的小块是小海星。"

"多谢相告。"灵思风无力极了。

"其实味道很好啦。" 贰花的嘴里满满当当, "你不是挺爱吃海鲜吗?"

"看来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灵思风答道, "这酒是啥?章鱼眼球碾碎了的浆子吗?"

"那是海葡萄。"

"太好了。"他立刻灌了一整杯,"还行,就是有点咸。"

"海葡萄是一种小型水母。"老头解释了一句,"现在请容我自我介绍吧——你朋友脸怎么这种色儿了?"

"大概是文化冲击吧。" 贰花说,"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我还没说呢。我名为加哈尔特拉,是迎宾使。我的使命就是确保二位在此盘桓期间尽量舒适。"说着他鞠了一躬,"如有任何需要,请尽管开口。"

贰花一手托着杯油腻腻的酒,另一只手捏着块冰糖鱿鱼,坐在珠母椅子上皱起眉头。

"这一路上的经历有点不对头。起先有人说我们要被送来当奴隶——"

"纯属谰言!"加哈尔特拉立即插嘴。

"什么是谰……言?"

"我估摸是蓝色的盐吧。"灵思风在长桌的另一端回答,"你说这些饼干是不是用什么恶心材料做的?"

"——然后我们被不惜成本的魔法飞镜救了下来——"

"那是压缩海苔。"迎宾使回答灵思风。

"——但是接下来有人威胁我们,还是用大手笔的魔法器具——"

"嗯,我也觉得差不多是海苔。"灵思风说,"要是真有谁自虐到去吃海苔,大概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然后我们就被警卫押到这儿来了。"

"温柔地推到。"加哈尔特拉纠正道。

"——没想到房间里异常奢华,里面全是美食,还有个人说要死命哄我们开心。说了这么多,我是觉着你们的态度矛盾得很啊。" 贰花终于说完了。

"对啊。"灵思风附和,"他就是想问你们等会儿是不是又要翻脸?现在算中场休息?"加哈尔特拉抬起双手示意他们放心:"请别多想。这许多措施只是为了尽快把你们送来。我们绝对没打算奴役二位,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就好。"灵思风说。

"你们只是要被送去献祭。"

"献祭?你要宰了我们啊?"灵思风喊了起来。

"宰?当然啊。必须的!不杀掉怎么献祭?不过请不要多虑,处死的过程相对无痛。"

"相对?相对什么无痛?"灵思风提起一瓶海葡萄水母酒掷向迎宾使,后者抬起一只手,似乎要挡住酒瓶。

加哈尔特拉的指尖爆出一阵八极光,空气顿时变得粘稠无比,证明强烈的法力正被释放出来。飞行的酒瓶先是速度变缓,接着干脆停在原地缓缓旋转。

与此同时,灵思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抛向房间对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按在墙上,喘不上气。他又惊又怒,合不拢嘴。

加哈尔特拉放下手,在长袍上擦了擦: "我不想这么做的。"

"看得出来。"灵思风嘟哝。

"可是何必用我们献祭啊?" 贰花抗议着,"我们素不相识啊!"

"正是如此啊。用熟人献祭那可不好。另外,你们是上头指名的。我不太了解这尊神明,可他说的很是明白,就要你们。好了,我还有事要忙,现下暂且失陪。"迎宾使出了门,又探头回来,"二位请自便,不要多虑。"

"可是你什么也没说清楚啊!" 贰花喊道。

"何必多言呢?你们明早就要上路了。知道太多也没用。睡个好觉吧,至少相对好。" 他随手关上门。门缝里闪过一阵八极光,证明房门已被魔法封死,最厉害的锁匠也无法打 开。

叮、咣、铛……皎洁的月光和地缘飞瀑的轰鸣声中夹杂着地周围栏上的钟响。

地周围栏第 45 段的段长特尔顿足足五年没听过如此乱响的钟了,上次还是有只大海怪撞进了围栏。他从小屋里探头张望,这一段没有小洲,他的屋子只好建在打进海床的木桩上。外面一片漆黑,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两下。按规矩他应该划船出去看看落网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可在此等湿冷的夜色中出门真不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关上门,给叮当乱响的钟裹了几条麻袋,回去继续睡了。

睡不着。连围栏的主绳索都在嗡嗡响,好像网住了什么大家伙。特尔顿盯着天花板看了几分钟,尽量不想巨眼珠和长触手之类的东西。终于,他起身吹灭了灯,欠开一点门缝。

确实有东西在沿着围栏冲来,而且来势汹汹,一步能蹿几米远。短短的一瞬间,他瞥见了 长方的形体、好多腿、浑身上下都是海草——虽然那玩意儿没有五官可以显示喜怒,特 尔顿却觉得它非常愤怒。

怪物把小屋撞了个粉碎,特尔顿攀住地周围栏才堪堪保住一命,几周后方被返航的收集船队救走。后来他抢了片飞镜(之前的经历让他获得了惊人的恐水力)逃离克鲁尔,几经周折,最终抵达奈夫大漠。那儿是碟形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降水量是负数,饶是如此,特尔顿总还觉得潮。

"试讨门了吗?"

"试了。" 贰花说, "上次你问时就是锁的,现在还是锁的。不过还有窗户呢。"

"真方便啊。"灵思风蹲在墙上抱怨,"你不是说窗外就是地缘嘛。只要开窗就能一步掉进太空,要么冻个结实,要么高速撞上其他世界,要么扎进太阳?"

"值得一试啊。要来块海苔饼干吗?"

"不要!"

"那你什么时候下来?"

灵思风吼这一声有一部分是出于无奈。加哈尔特拉用的是罕见且极难掌握的阿塔瓦私人引力扰乱术,直到法术自然失效之前,灵思风身体对"下"的认知都与碟形世界大多数的居民差了九十度。如今他正站在墙上呢。

之前他扔出去的酒瓶仍然在几码外悬浮。酒瓶其实并未停止,只是减慢了几个数量级,在 灵思风和贰花眼里它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把自己移动了两寸。玻璃在月光中闪耀,灵思风叹了口气,试着在墙壁上找个舒服姿势。

"你真就从来也不愁吗?"灵思风暴躁地逼问,"咱们一早就要被献祭给什么神了,你还有心思坐在这儿吃海里的破烂儿?"

"我觉得应该会有转机。"

"我们连为什么献祭都不知道啊。"

你想知道吗?

"你说话了?" 灵思风问。

"说什么?"

你幻听呢。灵思风脑子里的声音说。

灵思风横着坐起来: "你是哪个?"

贰花焦虑地看看他: "我是贰花啊。你忘啦?"

灵思风捧住脑袋: "终于到了这一天! 我脑子脱线了。"

脱线好哇。那声音又说,现在里边太挤了。

破的一声轻响,引力扰乱术顿时失效,灵思风也栽倒在地。

小心啊,差点压到我。

他挣扎着撑起身子,在法袍口袋里摸索。抽出手时掌心里多了一只青蛙,蛙眼在昏暗的光 线中闪烁。

"是你?"

把我放在地上, 然后退后。青蛙眨了眨眼。

灵思风遵命行事, 把疑惑的贰花也拉到一边。

房间里暗了下来。风声大作。一道道绿光、紫光和八极光凭空出现,快速盘旋着向青蛙凝聚,并且放射出小型闪电。很快青蛙就化作一团金光,接着光团向上拉长,将整个房间染上一层温暖的黄色。光团中心是个形状莫测的轮廓,而且还在不断变形,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巨型魔法场的尖啸声,让人脑袋发麻……

魔法旋风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原本青蛙蹲踞的地方,出现了一只青蛙。

"厉害。"灵思风说。

青蛙责备地看着他。

"了不起。"灵思风继续挖苦,"一只青蛙,施法变成一只青蛙。绝了。"

"看身后。"一个几乎称得上是亲切的柔和女声说。那声音让人听了就想和她喝上几杯,却来自一个本不应该出声的位置。他俩全身僵直地转了个身,就像装在旋转底座上的雕像。

一个女人站在破晓前的幽光中,看起来——简直像——有一种——其实她……

事后灵思风和贰花对那女人的所有特征都各执一词,唯一的共识是她很漂亮(却说不清究竟哪些物理特征让她显得漂亮),以及有双绿色的眼睛。不是普通人那种淡绿色的眸子,而是翡翠似的浓绿,伴着蜻蜓翅膀一样的虹彩。灵思风对魔法所知不多,可其中关键的事实之一就是无论什么男神女神都无法改变自己眼睛的色彩……

"幸——"灵思风话没说完就被她抬手阻止。

"一旦说出名字,我就必须离开。你记得吧,我是只有不受召唤时才会现身的女神。""呃,是的,我知道。"灵思风避开女神的目光,"您就是被称为'女士'的那位?""正是。"

"那么说你就是女神啦?" 贰花来了劲, "我一直都想见女神呀。"

灵思风僵住了,等待神威震怒。没想到女士居然笑了。

"那就请你这位法师朋友介绍我们认识。"

灵思风清清嗓子: "啊,对。女士,这位是贰花,是个旅游的——"

"——我曾关照过他好几次——"

"——贰花啊,这位是女士。就是'女士',明白吗?不许叫别的。别给人乱取名,行吗?"灵思风绝望地对贰花抛出各种眼色,对方毫无知觉。

灵思风颤抖了。他不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在碟形世界大多没有好下场。偶尔他口袋里有点闲钱时也会往各种寺庙的功德箱里投上几枚,毕竟在外靠朋友呢。平时他不爱招惹神明,希望神明也别搭理他。人生已经很复杂了,不必再添乱。

众神之中唯有两位不可得罪,其他的无非相当于大号人类,喜欢喝酒打仗嫖妓。但命运和 女士可惹不得。

命运之神在安卡摩普的众神区里有座铅铸的小庙,目光空洞、神色凝重的信徒们会在月黑风高的夜里集会,举行命中注定却毫无意义的仪式。而女士也许是整个造物史上最为强大的神力,却没有任何寺庙。赌徒行会曾有几名胆大的成员搞过实验性质的祭拜仪式,还偷偷在行会地窖的最深层演练了一次,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就纷纷死于贫困、谋杀,以及单纯的死亡。女士是不可称其名之神,凡寻求者必不得见,却常对危难之中的凡人施以援手。当然啦,说不准的,有时也没有援手。她憎恶祈祷珠碰撞的声音,却总被骰子的声响吸引。没人知道女士的真容,然而将身家性命全押在一把牌上的赌徒掀开底牌时却常常看到她的容颜。当然啦,这也说不准。天界众神之中她最受赞美,同时也最受诅咒。

"我老家那边儿没有神。" 贰花说。

"其实有的。"女士说,"处处都有神,只是你们不以神为神。"

灵思风在心里摇醒自己。"那什么,我不是催促啊。但再过几分钟就有人从那扇门进来把我们带出去宰啦。"

"没错。"女士同意。

"想必您不会告诉我们原因?" 贰花问。

"我会的。克鲁尔人要在地缘发射一架青铜探龟器,主要目的是研究世界龟亚图因的性别。"

"没什么意义嘛。"灵思风评论道。

"有意义的。你想想看,也许有一天亚图因会在太空中的某处遇到同类,届时它们是会争斗?还是交配?稍微动动心思,不难发现亚图因的性别对我们非常重要。至少克鲁尔人这么认为。"

灵思风把世界龟交配的场面排出脑海。但有难度。

"所以他们要发射这架探龟器。"女士继续说,"这是数十年心血的结晶,里面的观测员也非常危险。为了降低风险,克鲁尔的司天君和命运做了交易,打算在发射时杀两个人献祭。作为回报,命运同意眷顾探龟器。很划算吧?"

"我俩就是祭品?"

"对。"

"我还以为命运不爱讨价还价呢,他不是说一不二嘛。"

"平时是这样,但你们让他不爽已经很久了。他特别指定要你们献祭,甚至允许你们从海盗手里逃脱,再漂进地周围栏。命运有时候很残酷。"

一阵寂静。青蛙叹了口气, 踱到桌下去了。

"但您会救我们吧?" 贰花小心询问。

"你在揣测我的意愿。"女士说,"我是个任性的神啊,赌徒们都知道。之前我藏身在青蛙的心思里,被你好心救起。谁也不想看到柔弱无助的小动物被冲向死亡。"

"谢谢您。"灵思风说。

"现在命运全心全意跟你们作对。我只能给你们一次小小的机会,其他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说罢,女士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 贰花打破沉默: "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女神。"

房门被打开,加哈尔特拉举着魔杖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两名警卫,武器是传统的长剑。

"啊。"迎宾使亲切地问候,"看来你们都准备好啦。"

准备。灵思风心里有个声音说。

八小时前,加哈尔特拉用魔法把飞行的酒瓶固定在封闭的时间场中。经过几个小时,法术能量渐渐流逝,直到无法抵抗宇宙本身的常态场。几微秒之间现实就恢复了控制,可见的证据就是酒瓶忽然飞完了剩下的抛物线,砸在加哈尔塔头上,溅得警卫们满身都是碎玻璃和水母酒。

灵思风抓住贰花的胳膊, 飞起一脚踢在警卫之一的胯下, 然后就扯着他就冲进走廊。没等加哈尔特拉完全倒地, 两名宾客已经踏着石板跑远了。

灵思风拐了个弯,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环形露台,中间的四方庭院里大部分都是池塘,几只 水龟正在睡莲间晒着太阳。

前方是两个措手不及的法师,身上深蓝与黑色相间的袍子表示他们都是恐水师。其中一个动作快些,已经抬起手、念出法术的第一个字。

灵思风身边一声短促的尖响,是贰花在吐唾沫。恐水师仿佛被蜂蛰了,怪叫着避开,顾不上继续施法。

另外那位还没机会动弹,灵思风就已经抡拳招呼过去。拳头承载恐惧的力量,把那人直接 从露台上打落池塘。不料池水哗啦一声分开,像是有个看不见的大气球砸了进去,恐水师 嚎叫着悬浮在自己的斥水场中。

贰花正看得出神,灵思风抓住他的肩膀便跑向疑似活路的走廊,任由中了唾沫的恐水师抱着湿于满地打滚。

起先身后还有喊声,等他们穿过走廊和另一处庭院就很快甩掉了追兵。灵思风选了扇看似 安全的门,探头瞧瞧屋里没人,就把贰花拉进去又关上大门。

"我们在岛国的宫殿里迷路了,不可能逃出去。"灵思风靠在门上边喘边说,"另外——嘿!"屋里的东西终于穿透了他慌乱的视觉神经。

贰花已经在盯着墙看了。

这房间当真奇怪, 里面是整个宇宙。

死神正坐在自家花园里磨着镰刀。刀刃已经锋锐无比,偶尔撞上刀刃的微风也会被切为两段。花园所在之处是个有顶的平台,能俯瞰碟形世界的种种复杂维度。花园后面就是冰冷沉寂、高不可测的永恒山脉。

唰!唰!磨刀石滑过刀刃。死神哼着挽歌,用足骨在结霜的地砖上打着拍子。

有人穿过了生长夜之果的黑暗果园,带来水仙被踩烂的甜腻气息。死神愤怒地抬头,只见一双堪比猫腹深处的漆黑双眼,眼中满是无尽星辰,远非现实宇宙中的星座可以比拟。

死神与命运对视,然后笑了——没肉的脸庞做不出其他表情。他继续手头的活计,磨刀 石有节律地摩擦锋刃。

"给你个任务。" 命运的话语飘向死神的刀刃,元音和辅音当即被干脆利落地切分开来, 绸带一般飘在两端。

今天已经排满了。死神的声音凝重如中子,**伪都的白死病还在肆虐,几百年未曾见的大瘟**疫。我要去巡游那里的街道,救许多子民远离病痛。此乃我的使命。

"是那个小游客和不听话的法师。"命运在黑袍的死神身边落座,凝视碟形世界所在的遥远宇宙。从高维度看去就像是块多面体宝石。

磨刀声停了。

"他们再过几小时就会死。命中注定。"

死神动动身子,继续磨刀。

"我以为你会高兴。"命运又说。

死神耸了耸肩。他全身上下可被瞧见的部分都是骨头,耸肩的样子甚为可观。

我曾追逐他们的脚步。最终却意识到所有凡人都有一死,迟早而已。万物皆有终点。死亡可以被暂时逃避,却无法永远拒绝。于是我扪心自问,何必担忧呢?

"我也不容欺骗。"命运说。

我听说确实如此。死神依旧在笑。

"够了!"命运跳了起来,"他们必须死!"随着一团蓝焰,命运消失了。

死神点了点头,继续磨刀。又过了几分钟,刀刃似乎终于让他感到满意。他起身,横刀, 瞄准长凳另一端噼啪燃烧的粗烛。两次挥刀,火焰断成三截。死神笑了。

片刻之后,他来到房后的马厩给白马配鞍。马友好地喷着响鼻。那马有血有肉,但双眼血红,毛发如上过油的丝绸般光滑。死神是仁慈的主人,给白马的待遇或许超过碟形世界上的大多数牲畜。他没什么重量,马匹也不用吃力。虽然有时返程时会带着鼓鼓的行囊,里面的东西却轻若无物。

"那么多的世界!太棒了!" 贰花兴奋地喊。

灵思风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继续在群星充斥的房间里晃悠。贰花正在研究一座复杂的浑天仪,机器正中是青铜铸造的整套亚图因-大象-世界碟体系,小粒宝石点缀其中。众多恒星和行星被细银线穿起,环绕在亚图因周围。

"太棒了!" 贰花重申。房间四壁全是用小颗夜明珠缀成的星座图,以纯黑的挂毯为底,让人感觉置身星海。屋里还有许多画架,上面挂着从地周围栏不同区段看到的亚图因局部大幅素描,每片鳞甲、每个陨石坑都巨细无遗地做了标注。贰花看得眼都直了。

灵思风感到深深地不安,最让他不自在的是屋中间架子上挂着的两套制服。他焦虑地绕着制服研究。

制服的材料好像是上等白皮革,上面还挂着许多皮带子、铜喷嘴,以及其他种种陌生甚至可疑的装置。裤腿下连着厚底高筒靴,袖子末端则是大号手套。最奇怪的莫过于铜铸的大头盔,显然是要拧在制服脖子上的领圈里的。那俩头盔几乎没有任何保护作用,随便用什么剑都能劈开,更不用提头盔正面那没什么用的小玻璃窗了。头盔顶部还插了一丛白色羽毛,对改善制服的整体外观毫无贡献。

灵思风起了一点点些微的疑心。

面前的大桌子上铺满了星图和写满数字的羊皮纸。灵思风断定不管穿这制服的是什么人,总之他们是要勇敢前往从没有人勇敢前往过的未知领域——除了偶尔掉下去的倒霉水手,不过水手可不算数。此时他的疑心已经成长为可怕的预感。

灵思风回身, 只见贰花正满怀期望地看着他。

"不行——"他连忙打断。贰花毫不理会。

"女神说他们要送两个人从地缘下去。" 贰花两眼放光,"你记得忒提斯说人在太空需要保护服吧?克鲁尔人已经搞定了,这就是太空战甲。"

"看着有点小啊。"灵思风赶紧抓住他的胳膊,"咱快走吧,在这儿耽搁也没——"

"我说你怎么总慌慌张张的?" 贰花责问。

"因为我的整个余生刚从我眼前闪过,很短啊!你要是再不动弹,我就把你扔这儿自己跑了。你随时可能提议穿——"

门开了。

两个壮汉走进房间,身上除了一条连体毛裤之外别无他物,其中一个还在用毛巾擦干身体。他俩向灵思风和贰花点头示意,似乎并不觉得吃惊。

个子较高的壮汉坐在长凳上,对灵思风招了招手:

"?Tyø yur åtl hø sooten gåtrunen?"

光线在碟形世界周围魔法场中传播的速度极慢,比相对低魔的世界里的音速快不了多少。尽管如此光还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物质,只有某些特殊的时刻例外,比如现在灵思风飞速转动的大脑。

¹⁸ 译注: 作者手滑, 忘了自己之前说过碟形世界上没有东西南北。理解万岁。

电光火石之间, 灵思风马上猜到贰花即将用自己的独家语言学和外国人沟通, 也就是还说自己的语言, 加倍放大嗓门、拼命拉低语速。

灵思风果断出手,一肘捶得贰花喘不上气,趁后者吃痛受惊时立刻挡在他身前,做出从自己嘴里扯出舌头、再用剪刀剪掉的样子。

第二个探龟员(该职业的使命就是前往太空、靠近亚图因,故而得名)原本在研究桌上的星图。他抬起头,疑惑地看着灵思风与贰花的互动,两条英雄风范的浓眉拧了起来:

"?Hør yu latruin nør ü?"

灵思风满脸堆笑,把贰花推向那人。贰花似乎突然注意到桌上放着的大号青铜望远镜,灵 思风见状偷偷松了口气。

"!Sooten ü!"长椅上的探龟员发令道。灵思风点点头,陪着笑从架子上取下了铜头盔,使出全身力气砸在那人头上。探龟员轻轻哼了一声就扑倒了。

另外那位吓了一跳,刚踏前一步就被贰花笨拙地用望远镜从背后击中,也不省人事。

一片混乱之中, 贰花和灵思风面面相觑。

"行吧!"灵思风依稀觉得自己好像输了,却说不准输的是什么。"你别张嘴。外头有人在等这两位穿好制服出去呢。他俩大概把咱们当奴隶了。过来帮忙把他们搬到帘子后面,然后——"

"——然后穿上制服。" 贰花拎起另外那个头盔。

"对。我一看见制服就知道最后肯定得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大概因为这世界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吧。"

"你自己都说没可能逃脱。" 贰花正在套上半身制服,脑袋闷在里面瓮声瓮气的,"怎么着都比被献祭强哇。"

"一有机会就开溜。别胡思乱想。"

灵思风把一条胳膊胡乱插进制服袖子,又不小心被头盔撞了头。他不禁想到此刻自己正被 天上的神灵关照呢—— "谢谢啊。"他怨恨地对着老天发言。

克鲁尔国的克鲁尔城边缘是个半圆形的露天剧场,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万人,座无虚席。造成半圆形是因为剧场毗邻地缘,地缘飞瀑里升起的云海正好凑上了另外半圈。此时观众们等得颇有些不耐,他们想看双重献祭和太空船发射,可迄今为止两件事都没有进展。

司天君示意发射长过来。

"如何了?"短短的三个字满载着愤怒和威胁。发射长吓得脸煞白。

"没消息,陛下。"说完他又强作欢颜地补充道,"加哈尔特拉已经醒了,请陛下放心。"

"他要是不醒,下场也许还好些。"

"是,陛下。"

"还剩多长时间?"

发射长瞟了一眼快速攀升的太阳: "三十分钟,陛下。过了发射窗口,克鲁尔将随着世界碟的旋转偏离亚图因尾部,强力旅人号只能坠入世界龟之间的深空。我已经设好自动发射器,所以——"

"很好,很好。"司天君挥手让发射长闭嘴,"发射必须进行。注意看守空港。等抓住那两个混账,我要亲手把他们处死。"

"是, 陛下。呃——"

司天君皱起眉头: "还有什么要禀报?"

发射长咽了口唾沫。这不公平。他是实用魔法学家,并不擅长外交辞令。正因如此,某些 聪明人才安排让他报告坏消息。

"海里冒出个怪物,正在港口里袭击船只呢。刚才有个信使来报的。"

"大吗?"

"不算特别大,但是据说异常凶猛,陛下。"

克鲁尔和地周围栏的统治者思考片刻,耸了耸肩: "海里到处都是怪物,没什么新鲜的。 派人把它灭了。还有啊——发射长?"

"陛下有何吩咐?"

"如果再来添乱,我不介意把今天的献祭名额增加一个。"

"是,陛下。"发射长连忙退下,逃到司天君的视野之外。

强力旅人号已经不再是前几天刚从模具里凿出来的那具质朴的青铜外壳。此刻它正端坐在剧场中心的木塔顶端,面前是一条直通地缘的轨道,最后几码陡然抬升。

飞船和发射台全部出自"金眼银手"达克泰罗斯之手,他宣称最后的一段仰角是为了防止强力旅人号在下坠的途中卡在岩壁上。也许只是巧合,飞船在经过仰角后会像鲑鱼一样高高跃起,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扎进云海,戏剧效果好极了。

剧场边缘传来一阵喇叭声,探龟员的仪仗队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登场。紧随其后的就是穿着白制服的探龟员本人。

司天君立即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比如英雄走路自有一种气概,绝不会东倒西歪。可有个探龟员显然走得晃晃荡荡。

克鲁尔人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探龟员和仪仗队准备穿过剧场,经过了一系列为保障发射圆满成功而为各大法师、祭司设置的圣坛。司天君皱起眉头。等队伍行进到一半,他已经下定结论。探龟员到达登船的梯子脚下(他们似乎不想上船?),司天君站了起来,可他的命令被观众们的欢呼淹没。他扬起一只手,手指岔开,做出施法的传统手势。但凡熟悉魔法语言且读唇的本事凑合的旁观者都不难发现此刻他念诵的正是维斯凯的飞天诅咒。识相的应当速速避开。

然而咒语的最后几个字还没说完,司天君就被剧场拱门处的骚乱分散了心思。警卫们丢盔 弃甲,有的沿圣坛逃窜,有的则从安装起重机架的矮墙上翻了出去。

一件东西追了出来,门口的观众停止欢呼,纷纷闷头逃窜。

那"东西"像是一堆海草,速度不快但气势逼人。一个警卫战胜了恐惧,挡在它面前投出标枪并正中目标,扎在海草当中。观众刚刚开始欢呼,紧接着就看到那堆海草一口吞掉了警卫,便又安静了下来。

司天君挥手驱散完成一半的飞天诅咒,转而放出他所知的最强法术——谜符地狱火。

八极光在他的指间盘旋,空中出现了玄妙的秘法符文,而后符文拖着青烟、咆哮着射向那只怪物。

令人满意的大爆炸,火焰直冲清晨的晴空,燃烧的海草四处飞溅。烟雾和蒸汽笼罩了那怪物,过了好几分钟才逐渐散去。

地砖上留下一大圈焦痕,圈里有几团仍在闷燃的海带和海藻。圈子正中心出现了个平平无奇的木头箱子,只是尺寸略大了些,身上毫无过火的痕迹。剧场后排有人在笑,可紧接着那箱子下面就伸出许多小腿,站起来正面对上了司天君,观众们的笑声戛然而止。普通的木箱子没有脸面,"面对"自然无从谈起,但这箱子显然没这障碍。司天君惊恐地意识到眼前这口看似平凡的箱子正在以某种不可描述的方式眯起眼睛盯着自己。

箱子开始坚定地向他逼近。司天君颤抖了。

"法师!" 他喊道, "法师都哪去了?"

脸色煞白的法师们从圣坛后、椅子下探出头来。有个胆大的见司天君神色不妙,急忙抬手放出一道闪电。电光击中箱子,炸出一片白色火花。

在场的所有奥法师、附魔师、秘术师纷纷效仿,在司天君面前踊跃表现,放出情急之间想到的第一个法术。一时间空中法术密布。

一大团不断膨胀的魔法粒子掩盖了箱子,周围环绕着种种扭曲攒动的诡影。更多法术源源不断地加入战团,火焰与雷霆齐发,八色光华纷纷射向箱子周围环绕的混沌烟雾。

自从史前法师大战以来,还从没有哪个地方能集中如此强大的魔法能量,连空气都开始颤抖闪耀。法术们互相碰撞,种种半衰期难以预测的野法术忽然产生并随即消亡。烟雾笼罩下的地砖炸裂迸射,有一块甚至变成了最好不要详细描述的玩意儿、逃到某个黑暗的维度中去了。各种异象也逐渐显现: 凭空降下的一片小铅块滚得满地都是;可怖的鬼影窃窃私

语并做出下流手势;四角的三角形和两条边的圆形凭空诞生,紧接着汇入轰鸣咆哮的野魔法烟柱,飞散到克鲁尔各处。此时大部分法师已经放弃攻击逃跑了,然而这并不重要,那箱子正在吸收地缘附近特别丰富的八极光粒子。现场腾起的魔法烟雾已经有四分之一里高,吸走了克鲁尔地区的全部魔法能量,让所有魔法活动集体失效。驾驶飞镜的恐水师们尖叫着扎进波涛,没开封的魔药衰变成不纯净的水,魔剑也化成液体从剑鞘里滴落。

然而烟雾之中的箱子从未减缓步伐。它被魔力风暴照得铮亮,矢志不移地继续逼近司天君。

灵思风和贰花待在强力旅人号的发射塔顶端观赏盛况。仪仗队早没影了, 武器丢得满地都 是。

"看,是行李来了。" 贰花叹道。

"别指望它。通灵梨木免疫所有已知的魔法,永远跟随主人。就算你死后到了天堂也能有干净袜子穿。话虽那么说,我可不想让你死。咱们快跑吧。"

"往哪跑?"

灵思风捡起一把十字弓和几支箭矢,"只要不是这儿,随便哪都行啊。"

"行李怎么办?"

"别操心。等那风暴抽干附近所有的游离魔法自然就停了。"

其实魔法风暴已经快消停了。剧场里仍旧云雾不断,但气势远没有之前凶险,并以贰花肉 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散。

很快浓烟就成了薄雾,依稀可见的火焰中显出箱子的轮廓,四周的地砖逐渐冷却、崩裂。

贰花柔声呼唤,箱子停下脚步,似乎在聆听,然后就灵巧地移动小腿转了个身,向强力旅人号走来。灵思风看着它心里挺不是滋味儿。行李天性淳朴,基本没有思考能力,只会踩倒一切胆敢威胁主人的事物。它里边的时空框架大概都和外面不一样。

"毫发无伤。" 贰花高兴地说。行李在主人面前蹲下,贰花打开箱盖。

"现在可不是换内衣的时候。"灵思风催促,"警卫和祭祀马上就要回来啦,他们火气正旺呢!"

"水。" 贰花喃喃自语,"全是水!"

灵思风探头看了看,衣服、钱袋之类玩意儿踪影全无,箱子里灌满了水。

水面上腾起一片浪花,从行李里涌了出来。落在地面后却没有散开,反而变成了一只脚。水继续流,又是一只脚、然后是两条腿。很快海巨魔忒提斯就出现在贰花和灵思风的面前,疑惑地眨着眼。

"我认出来了。"过了半晌,忒提斯终于开了口,"是你们俩。那我就不惊讶了。"

说罢他无视灵思风和贰花震惊的表情,四下看看。"我本来在门口坐着看夕阳呢,这玩意儿就突然从水里蹿出来把我吞啦。真是怪事啊。这是哪儿?"

"克鲁尔。"灵思风瞪着行李,后者显出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它经常吞人,不过再打开箱盖时就再找不到人的踪影,只剩下主人的换洗衣物。灵思风猛地掀开箱盖,里面果然只有贰花的贴身衣裤,滴水未沾。

"哎呀呀。"忒提斯抬头往上看,"嘿!这不是他们要从地缘扔下去那艘船吗?对不对? 肯定是!"

一支飞箭射穿忒提斯的胸膛,留下一点波纹,他本人似乎毫无察觉。可灵思风察觉到了。 几个士兵出现在剧场边缘,还有更多的在门口探头张望。

又一支箭射中贰花身后的发射塔并弹开了。这个距离的箭矢还没有多少杀伤力,可是迟早……

"快上船!" 贰花喊, "他们不敢拆船!"

"我就知道你要上船!"灵思风抱怨着,"早看出来啦!"他踹了行李一脚,行李退后几寸,凶狠地张开盖子。

一支标枪从天而降, 就扎在灵思风脑袋边的木头里。他惊呼着跟随另外二人爬上梯子。

他们登上强力旅人号脊背上的狭窄走道,箭矢在身边嗖嗖飞过。贰花带路一溜儿小跑,灵 思风总觉得他有点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飞船正中央是个被一圈搭扣锁住的圆形大舱盖,忒提斯和贰花蹲下研究如何开门。

飞船舱内部,一粒粒细沙正在慢慢下落;几个小时过去,掉落的沙粒填满了下方精密设计的杯子;然后杯身下沉,放开固定的摆锤;摆锤扯掉固定装置的别针。链条移动,咚的一声……

"啥声音?"灵思风连忙向下看。

箭雨停了,祭司和士兵全都呆若木鸡,死死盯着飞船。一个面带愁容的小人儿从人群里挤出来,似乎在喊什么东西。

"怎么了?" 贰花还在忙着拧螺丝。

"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灵思风说,"这么办。他们要不肯放人,咱们就威胁要砸船,明白吗?就这么定了,行吗?"

"行啊。" 贰花向后倾斜着身子,"搞定。现在应该能打开了。"

几条佩剑的壮汉争先恐后地爬上飞船,灵思风认出其中就有那两个探龟员。

"我——"没等他一句话说完,船就摇了一下,开始极缓慢地沿着轨道滑动。

在那慌乱的一瞬间,灵思风看到贰花和忒提斯已经打开了舱门,下面就是通往船舱的梯子。海巨魔率先先钻了进去。

"咱们得下船啊。"灵思风小声提醒。

贰花露出疯狂的笑容: "星辰啊。浩瀚宇宙,里面有无数的世界。从没人见过的景象,除了我。"说完他也钻进了船舱。

"你疯了。"灵思风哑着嗓子骂道。飞船开始加速了,他只能勉强保持平衡。他回过身去正好看见一个探龟员想跳上船背却落在船的侧面,没找到任何借力之处,只得惨叫着摔了下去。

强力旅人号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灵思风看到贰花的身后就是阳光照亮的云海和壮观的地缘飞瀑,正呼唤不要命的蠢材投入它的怀抱……

他还看到一帮人在往发射轨道末端的坡道上堆积木材,想赶在飞船冲出地缘前让它脱轨。 轮子压上了木头,唯一的效果不过是让船体颠了几下。贰花没抓牢,跌进船舱底部,舱盖 顺势跌落,被十几个小搭扣牢牢锁死。灵思风飞扑过去大哭着试图打开。

云海更近了, 剧场外围的地缘更是近得吓人。

灵思风站起身来。事到如今,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张皇失措。飞船冲上坡道,像出水的鲑鱼般亮闪闪地跃进地缘之外的天空。

几秒钟后传来小腿蹬地的声音。行李也跟着主人冲出地缘,凌空蹬着腿飞向宇宙。

尾声

灵思风颤抖着醒来,他快冻僵了。

这就是死后的世界吧,他心想,寒冷、潮湿、雾气蒙蒙。是冥界,成群结队的死灵哀伤地穿过沼泽,周围鬼火闪烁——等一下……

冥界应该没这么难受啊?灵思风别扭极了,一根树枝硌得他后背酸疼,胳膊腿也被枝桠划得伤痕累累。头还晕乎乎的,看样子应该是刚被什么硬物砸过。如果冥界就这样子,那简直是地狱了——等一下……

树。灵思风耳朵嗡嗡响、眼前乱闪光。他排除万难把心思集中在刚冒出来的这个字上。 树。木头做的。对,枝枝杈杈的。灵思风正躺在上面。树。滴着水。四周是冰冷的白云, 下面也是。这就怪了。

灵思风还没死,此时正遍体鳞伤地躺在一棵小荆棘树上,小树长在石缝里,石头从泛着白沫的地缘飞瀑里支出来。对现状的认知像冰冷的锤子般击中了法师,他打了个寒战,树枝立即危险地吱嘎作响。

一团蓝影在灵思风面前飞过,冲进轰鸣的瀑布,又折回来落在他脑袋旁的树枝上,是只蓝绿色羽毛的小鸟。鸟儿看着灵思风,吞下刚从瀑布里抓来的小银鱼。

他这才注意到附近有好多一样的鸟。

它们在瀑布上轻松地飞舞,偶尔扎进水中抓起一条不幸的小鱼。有几只鸟落在树上,羽毛上泛着虹彩。灵思风看得呆了。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地缘翠鸟的人。这些小鸟很早以前就发展出独特的生活习性,远在克鲁尔人建造地周围栏之前,它们就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在世界边缘讨口饭吃了。

翠鸟似乎并不在乎灵思风。灵思风则不禁想到自己的悲苦未来——一辈子只能挂在树上,吃偶尔捕到的生鸟和生鱼。

树忽然动了起来。灵思风开始往下滑。他吓得抽泣,连忙抓住另一根树枝。可他迟早是要睡觉的呀……

景物起了微妙的变化,天空染上一层紫色。一个高大的黑袍人凌空悬浮在树旁边,兜帽遮住他的面容。

汝当随我归去。兜帽下的声音沉重如鲸鱼的心跳。

树干又是一声吱嘎,一条树根从岩缝中松脱,带出的碎石打中灵思风的头盔。

当法师生命将尽, 死神总要亲自来迎。

"那我的死因是什么?"灵思风逼问。

死神被问愣了。

啊?

"你看我不缺胳膊不少腿,也没溺水,总得有个死因吧?让死神亲手杀了可不像话,必须得有个原因。"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不害怕。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找到勇气,只可惜好景不长。

死神似乎想到了答案。

你可以被吓死呀。死神的声音依旧凝重,但其中多了一丝丝犹疑。

"不害怕。"他得意洋洋。

不需要原因。我杀了你吧。

"不行!那是谋杀!"

死神叹了口气,摘下兜帽,下面并不是灵思风意料之中的骷髅头,而是一张苍白、略透明、忧虑十足的恶魔脸。

"我装得不像,是吧?"恶魔弱弱地问。

"你不是死神啊!你是谁?" 灵思风逼问。

"淋巴结核。"

"淋巴结核?"

"死神没空。伪都爆发了大瘟疫,他要去巡街,就派我来了。"

"哪有死于淋巴结核的!我是法师,我有特权!"

"行吧行吧,本来我指望这次立个功呢。你换个角度想,假设我用镰刀给你一下,你一样 是个死,跟死神亲自动手没区别对吧,谁也看不出来。"

"我能看出来啊!" 灵思风不服。

"你不能,你死了。" 淋巴结核给他讲道理。

"滚。"

"你说得对。"淋巴结核举起镰刀,"但是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呀?这事儿对我的仕途很重要啊,而且你自己也要承认你那人生不怎么样,转世投胎只能更好——哎呀。"

"转世!"灵思风乐了,"所以传说都是真的!"

"我可什么也没说。"淋巴结核谨慎地回答,"一时口误。说正经的,你到底要不要自愿去死?"

"不要。"

"那就自便吧。"淋巴结核老练地挥起大镰,灵思风却没了踪影。他已经往下坠了几米,而且还在继续远去。身下的树枝就在这当口突然断了,他再度坠向了太空。

"你回来呀!"淋巴结核喊。

灵思风没回答。他脸朝下迎着风坠落,面前是逐渐稀薄的云层。

然后云彩彻底没了。

宇宙在灵思风眼前闪烁。那儿有世界龟亚图因,有小小的月亮,还有远方的一点闪光——那一定是强力旅人号。群星璀璨,就像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钻石粉,呼唤勇敢的人前来探索……

整个造物都在等待他的到来。

灵思风扑了上去。

他似乎别无选择。

【全文完】